

479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中外古代戰史
卷三

高曉航

陸軍大學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4919B

中外古代戰史卷三目錄

第六章 五代兩宋對外之戰

第一節 緒言

第二節 五代之遞興遞廢

其一、契丹之興與南下之動機

其二、五代遞嬗之概況

其三、舉一個例——遼晉滹沱河之戰

其四、五代遞興遞廢之原因

A、君主認賊作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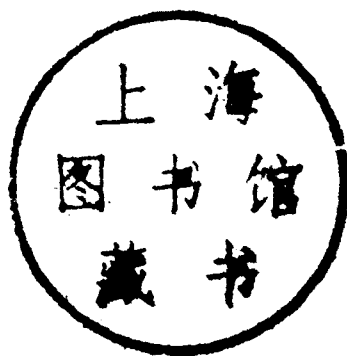
B、文人靦顏事仇

C、武將擁兵自重

第三節 兩宋之屢戰屢功

其一、北宋之恢復政策

中外古代戰史 卷三目錄



~~1552113~~

中外古代戰史

A、太宗對交趾及遼之役

B、真宗對遼之役

C、仁宗對西夏之役

D、神宗對交趾及西夏之役

E、屢戰無功之原因

(一) 文人典軍

(二) 黨爭誤國

(三) 募兵制度

其二、南宋之屈膝政策

A、話說北方國家大勢

(一) 遼之由盛及衰

(二) 金之物興與宋之連合

(三) 金宋交戰與宋之南渡

B、南宋虎頭蛇尾之戰

(一) 建康之戰

(二) 偃城之戰

(三) 朱仙鎮之戰

(四) 和議忽起詔班師

C 屈膝政策之由來

(一) 文武意見上之爭執

(二) 高宗恐復土失位

(三) 南宋不能在北方作戰

第七章 成吉思汗之武功

第一節 第一次征伐中國

第二節 遠征中亞細亞

第三節 第一次侵略歐洲

第四節 第二次征伐中國

第五節 第二次侵略歐洲

中外古代戰史

其一、寇掠俄羅斯

其二、寇掠波蘭

其三、寇掠匈牙利

第六節 戰役所感

附記 日人所記元兵征討日本經過之概況

元寇

其一、元寇之原因

其二、文永之役

其三、弘安之役

其四、戰役所感

第八章 明朝之武功

第一節 太祖起義及開國

第二節 逐元之戰

第三節 拓地之戰

其一、掃北之役

其二、征南之役

第四節 國防設施

第五節 倭寇及朝鮮之役

其一、戚繼光殲滅倭寇於平海衛之役

其二、赴援朝鮮之役

第六節 亡於內憂外患

其一、黨爭誤國

其二、流寇猖獗

其三、滿清崛起

其四、士大夫無恥

第九章 清朝乾嘉以前之武功

第一節 滿清創業及開國

其一、努爾哈赤之武功

A、統一滿洲諸部

B、征服扈倫諸部

C、初次伐明之役

D、薩爾濟之役

其二、遷都瀋陽

第二節 太宗文皇帝之武功

其一、征服東海諸部

其二、平定內蒙古

其三、征服朝鮮

其四、六次伐明之役

第三節 破李自成於山海關之戰

第四節 平定中國之戰

第五節 底定西北之戰

其一、准噶爾部之崛起

其二、清與喀爾喀部及準噶爾部之關係

A、喀爾喀與內外蒙古之由來

B、喀爾喀與準噶爾之交惡

C、清聖祖之親征噶爾丹

D、聖祖與高宗之平西藏及準噶爾部

第六節 清高宗之經略西南方

其一、與緬甸及暹羅之關係

其二、清與安南之關係

其三、與廓爾喀之關係

第十章 中英鴉片之戰

第一節 西力東漸

其一、帖木兒後之中亞形勢及莫臥兒帝國之盛衰

其二、英人侵略印度之概況

其三、俄羅斯之東侵西伯利亞及中亞

中外古代戰史、卷三目錄

中外古代戰史

其四、英人逕叩中國之關門

第二節 中英鴉片之戰概況

其一、戰役起因

其二、戰役經過

其三、戰役結果

其四、本戰役吾國失敗之原因

A、政府昧於世界大勢

B、軍備落伍及指揮拙劣

中外古代戰史卷三目錄

第二篇 中國古代戰史

第六章 五代兩宋對外之戰

第一節 雜言

呂氏春秋蕩兵篇有云：「兵所自來者久矣，滅與遞廢，勝者爲長……」。若自反而言之，則可曰：「兵所自來者久矣，遞興遞廢，敗者爲奴……」。吾國自黃帝敗榆罔誅蚩尤，以武功開國以來，歷代皆本諸勝者爲長之古訓，不斷改良或增強其國防力，故至中古乃有漢晉隋唐隆盛之世，其所以致此之由，乃積歷代戰勝之餘威而成者也。

唐太宗定府兵制，爲自古以下之良法。詎知高宗而後，天下太平，對於軍人漸不重視，於是衛士感待遇（指精神方面）今不如昔，遂稍稍逃亡，番役更代，多不以時。武后之時，府兵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髮手足以避其役。及玄宗即位，愈益耗散，墮亡者往往不補。其如折衝果毅等官，原有崇高之地位，與優厚之待遇，此時以經歲不得遷之故，多恥爲之。折衝府竟至僅有兵額，而無兵可交；府人至衛佐，悉假人爲童奴，六軍衛皆市人白徒。戎器，馱馬、鍋幕

一、糶糧並廢。

玄宗開元十年（公元七二二年）有丞相張說者，不察府兵所以致此之因，惟見當時所生之果，認爲府兵如此腐敗，豈能衛國，於是廢府兵制，始募兵以充宿衛。此制一開，政府威權日減，及安祿山發難，所募之兵皆股栗不能授甲，遂使安史二賊廣續爲禍，唐社幾墟。

及肅代兩宗平定安史之亂，乃以修文教廢武備爲事。於是挾兵器者有禁，習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爲官者，父兄擯之而不齒。見諸詔令者如次：

（一）代宗廣德二年（公元七六四），禁王公百吏及百姓著皂衫及壓耳帽子（當時之軍裝），以異諸軍官健。次二年禁贖王駙馬，不得參掌禁兵，現任者改職。又二年禁皇帝宗室與軍將婚姻。附馬郡主婿，不許與軍將交游。

（二）憲宗元和元年（公元八〇六），京城內無故有人於街衢中帶戎仗及聚射者，委吏執送府縣科決。

唐室自遭安史之亂，遂恨軍將如寇讎。政府不能納之于正軌，每日以削弱軍將在社會之地位爲事。於是以此「因噎廢食」之結果，卒使中央權力日退，而藩鎮跋扈之跡愈顯。及朱全忠野心一萌，唐室遂墟。時在公元九〇七年，距張說廢府兵制僅一百八十五年耳。

五代之主，率爲行伍出身，以軍功起家，亦以軍權竊國。幼既未學，壯亦未親見，及登大位，豈能熟慮及此。故衆全忠倡首，將士卒悉歸其面，以識軍號。使爲士卒者不得自例於四民之列。亂世立法，原不足語夫常制，然後繼各代，悉依此爲例，遂使宋室更採取變本加厲之策，而徵兵制乃永無恢復之望矣。

當以漢族自詡之中國，正自廢其生存權利，尙以爲得計之時，而北方兵民不分之異族，乃日益坐大。及安史亂後，乘機南下，拓地日廣，勢力愈張，遂成漢族數百年之威脅。幸爾宋適逢北方異族內部亦有更嬗之亂，故於遼金兩世，猶能維持一個偏安局面。及成吉思汗一出，北方頓成混一之局，至元世祖立，南宋遂遭侵逼之禍，終使其子孫欲保崖山一地而不可得。宋室遂墟。漢族乃爲元族之奴。蓋募兵制所結之惡果也。茲述其概況如次：

第二節 五代之遞興遞廢

其一 契丹之興及南下之動機（參閱附圖第七其一）

A 阿保機稱帝

契丹者蓋屬通古斯族。南北朝初期，其部衆以潢河（即西喇木倫河）附近爲根據地，佔有內蒙古東部（今熱河及其以東）一帶之地盤，其勢力不大。及隋唐之際尙爲中國之屬州。暨安史

之亂後，唐室衰微，乘之，南侵拓地，勢乃大張。

其國舊分八部，各戴大人，八部大人中更推一大人統全部，以三年爲交替期。及公元九〇七年耶律阿保機統領契丹，用漢人之避難來奔者爲謀士，始改革法度，力謀中央集權。遂誘殺諸部大人，廢交替之制，定世襲之基，稱皇帝，者爲契丹太祖。時公元九一六年後梁末帝貞明一年也。

B 征伐四鄰

太祖既革新內政，欲征伐四鄰，乃先北向，侵室韋，女真諸部。女真者蕃殖於黑龍江下游地，亦屬通古斯族；室韋在女真西北，據黑龍江中游沿岸，屬蒙古族。尋西向，略回紇地；於青海附近降吐谷渾及黨項諸部；踰流沙征天山附近諸城。遂東遠擊渤海國。

渤海國亦爲通古斯族所建。該族之一種曰靺鞨部者，南北朝時散在東北地方數十部。就中黑水，粟末二部尤強。黑水靺鞨據黑水（即黑龍江）附近，粟末在其南，蕃殖於粟末水（即松花江）沿岸。及公元六九〇年大祚榮爲粟末靺鞨部長，威勢頓強。唐睿宗封爲渤海郡王。自是改國號曰渤海，時在公元七一三年唐玄宗開元元年。民間傳說之李太白醉寫番表，即係與渤海國之交涉也。

大祚榮後，子武藝，從父孫仁秀等皆賢明，國勢益張，其屬地東蒞日本海，西接契丹，南連新羅，北編黑水以下諸部，隱爲東方一強國焉。仁秀之後四傳而至湮譚，國勢寢衰。契丹太祖乘是時擊渤海國，圍其國都忽汗城（今吉林寧古塔附近），遂降之。時公元九二六年也。

C 乘機南上中國

自契丹征服渤海，其屬地內包蒙古，西則吐蕃，回紇，大食，東則新羅諸國，皆前後來貢。太祖以征渤海之年死，子太宗立，謀侵中國。當時唐室已亡，羣雄割據，諸方相爭伐，內亂不已，當然易啓異族侵凌之機，故契丹得南下，而問鼎於中原焉。

其二 五代遞嬗之概況

▲ 後梁與後唐之遞嬗。

後梁太祖朱全忠，既篡唐室，據大梁（今開封）稱帝。以與晉王李克用有舊怨，乃結好燕王劉仁恭，頻侵河東（李克用之根據地今山西省）。已而克用死，其子李存勗嗣。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之禮事契丹太祖夫婦。先滅燕，乘勢南下大破梁軍。是時太祖已死，其子末帝遂降存勗。時公元九二三年也。

晉王李勗存滅後梁，即位洛陽，是爲後唐莊宗。莊宗遣兵降岐併蜀，黃河南北，關中四川之

地，悉歸版圖。於是吳越楚諸王亦前後入貢。然莊宗自是驕滿，耽宴樂，日與優伶廝混，將士怨望，遂叛，於鄴都奉王族李嗣源據大梁。莊宗欲征之，途遇弒。嗣源入洛陽即帝位，是爲明宗。有孟知祥者，乘其內亂，略四川地，據成都，稱後蜀王。

B 後唐與後晉之更迭

後唐明宗死，子開帝嗣。明宗養子李從珂反，陷洛陽即帝位。時石敬瑭鎮河東，有威名。從珂舊與石有隙，乃遣兵圍晉陽。敬瑭分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維翰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即燕雲十六州）與之。契丹太宗援之，大破後唐兵，乘勝入大梁，於公元九三六年踐帝位，是爲後晉高祖。

C 後漢與後晉之遞嬗

後晉高祖之得天下也，契丹力居多。故割山西河北北境十六州。歲贈金帛三十萬酬其勞；且諸事對契丹執臣下禮。及高祖死，從子出帝立，頗失禮於契丹。太宗怒，大舉南下，依罽沱河戰勝之餘威（戰例詳其三），直趣大梁，擒出帝，據而不去，國號曰遼，河之南北諸州概降之。太宗貪中國金帛多，頻出兵掠四方，諸民憤怨，所在盜起，不能鎮壓。太宗遂留兵守大梁，自率餘衆北還。途死，從子世宗繼位，歸臨潢（今熱河林東縣巴林）。

後晉將劉知遠，昔守太原，及太宗北歸，逐遼守兵，即帝位於大梁，是爲後漢高祖。

D 後周與後漢之遞嬗

後漢高祖即位一年死，子隱帝嗣，多殺宿將。鄴都鎮將郭威，恐禍及，率部下叛入大梁，爲衆所推，即帝位，是爲後周太祖。時公元九五一年也。

先是隱帝叙父劉崇守太原，至是建北漢國於河東，乞援於遼，頗圖恢復。後周太祖死，世宗新立，日乘機與遼合兵，侵後周。世宗逆擊大破之於高平（今山西高平縣），世宗有英略大志，思統一天下，先汰士卒，銷天下佛像鑄兵器，大張軍備。尋西向奪後蜀北邊，又謀拓地於南。

唐之末年楊行密據揚州稱吳王，據今江蘇安徽江西地，公元九三七年其將李昇篡吳，建南唐國於金陵（今南京）。至其子李璟南滅閩併福建地。閩故爲唐末王審知所建國，至是亡。璟又西攻楚取湖南地。遂欲北略後周，屢與遼北漢後蜀等國通使，以爲遠交近攻之計。公元九五六年後周世宗，知南唐奸謀，乃先發制人，連破其兵，南唐遂請和，悉獻江北地。世宗既定南方，公元九五九年復自將北侵遼境。

E 炎宋與後周之遞嬗

遼自太宗後，內訌相繼，世宗即位不五年被弑，太宗子穆宗立。耽畋遊，嗜旨酒，國勢頗不

振。後周世宗乘之，悉奪瓦橋關，（今河北清苑附近）以南地。不幸罹疾不治而死。子恭帝年僅七歲即位。時冀士等以宿將趙匡胤，夙有威望，當出兵北上之際，於陳橋（今開封北四十里處）擁立之，即位於汴，是有宋太祖。

F 宋之一統與久安策

自唐之亡，羣雄割據，擾擾者五十餘年，其間佔中原者有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姓，故史名之曰五代。及宋代周而興，四方諸國，前後衰滅復見一統之政云。

唐末以來，節度使各於其藩鎮，有民政兵馬兩大權，五代時多係其部下所擁立，因而威嚴不重，節度使益經朝廷，即租稅亦靳不上輸。節度使之勢力更賴其部下兵士維持，故兵士尤跋扈。於是太祖欲一掃宿弊，與宰相趙普謀，探列左列諸策：

（一）諭宿將功臣，使罷節度使，以文臣承其乏，自是節度使兵權漸弱。

（二）節度使向所轄之州郡，令直隸朝廷，由朝廷特派文臣以爲通判。州郡之政事，必使與通判共議，不得專制。於是武將漸失民政之權。

（三）朝廷新命轉運使於天下，使理其地方租稅金穀。自是節度使全失財政之權。

（四）淘汰禁軍，精選天下驍勇之士以補之，且增其兵數使與都外統兵數相敵。於是內外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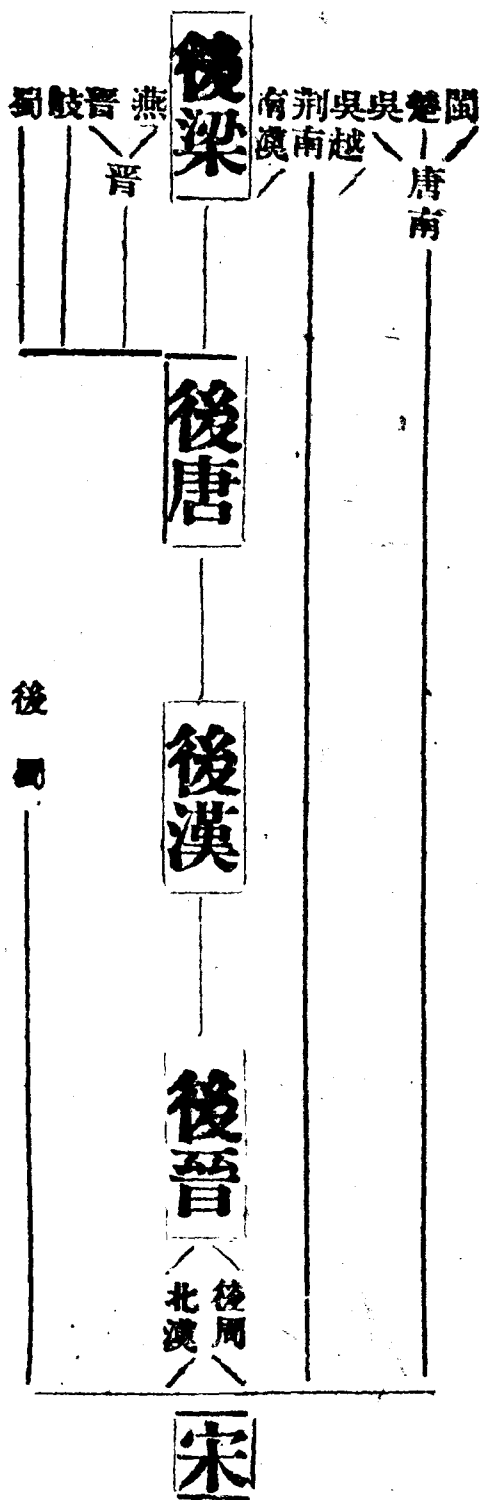
重得宜，兵士之跋扈亦漸息。

太祖既收民治，兵馬，財政三大權於朝廷，一新內政，乃外討列國，以圖統一天下。

當時列國之不從者，北有北漢，南有羣雄。北漢恃遼援難遽滅，姑措之，而先經營南方。時南唐已衰，湖南獨立，羣雄相等。太祖因遣慕容延釗平其亂，且使途過荆南，襲而降其國。荆南者五代初高季興所建國，據湖北一部，歷事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久維國命，至是亡。後蜀大恐，謀與北漢夾擊宋室。公元九六五年太祖乃使王全斌劉光義曹彬分由劍閣夔門進軍伐蜀，降之。於是湖南湖北四川之地悉歸宋，宋南之南境，直接南漢矣。

南漢者，五代初劉儼所建國。儼都廣州（今番禺），併兩廣及交趾（今越南）為南方一強國。及宋取湖南，儼孫劉表屢出兵侵其境，公元九七一年，尋為宋將潘美所滅，至是南方列國，僅餘南唐吳越而已。

南唐舊為南方一強國，然自後周世宗時失其江北地，尋又失湖南地，國勢不振，宋將曹彬與吳越合兵擊降之。未幾吳越之地亦歸宋。於是更北向擊北漢，未竟其志而死。弟匡義以「燭影柱斧」之疑竊篡位，是為太宗，紹太祖之志滅北漢，一統天下，茲列各國興亡之跡如左：



其三 舉一個例——遼晉瀋沱河之戰（參閱插圖第七其二）

五代時後晉石敬瑭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得居兒皇帝大位，後因其子變卦，與契丹不和，屢起刀兵。

後晉開運三年十一月契丹大舉入寇，趨恆州（今河北定縣），晉將杜威等聞之，將自冀（今河北冀縣）貝（今河北清河縣）向南撤退。張彥直時在恆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趨恆州，以張彥澤為前鋒，與契丹夾瀋沱河而軍。晉主詔以高行周符彥卿共戍涇州（今河北橫陽縣）景延廣戍河陽（今河南孟縣）。指揮使王愬言於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十為前鋒，奪橫

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杜威許諾，王清與宋彥筠俱進。

王清作戰甚銳，契丹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杜威不許，宋彥筠敗走，王清獨率麾下力戰，至暮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王清及士衆盡死。契丹遙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杜威又受契丹許其作中國皇帝之欺騙，於是全軍盡降契丹，并反戈爲契丹前驅，後晉遂亡。

五代之戰，大小亦有數十，其虎頭蛇尾之情形，大致如右列所示，故舉此一例，可概其餘。至於五代間之戰鬥力如此不強，究係因何而起，吾人亦可由民國二十年以前之實際狀況想像之。蓋募兵制之積弊也。

其四 五代遞興之原因

五代共計僅五十三年，更換八個姓氏，十三個皇帝。其變亂之極出人意外者，則爲陳橋之變。世宗將趙匡胤由低級陞至高級，原認爲太祖可靠，詎知彼死不久，即有此陳橋之變，後周遂亡。吾人檢討此種遞興遞廢，遇如電火之原因，可以三事表之，即（一）君主認賊作父，（二）文人靦顏事仇，（三）武將擁兵自重是也。茲詳言之如次：

A 君主認賊作父

朱全忠稱帝之年，契丹太祖率衆三十萬寇雲州（今大同），晉王李克用與之連和，約爲兄弟

石延之帳中，縱酒盡歡，約共擊梁，詎知既歸而背盟，更附於後梁，致使晉王大仇未報，飲恨以終，此爲事存昂之所知也。然存昂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此種惡例一開，以後再永無平等之地位矣。石敬瑭後唐之名將也，徒以避禍之故，乃稱臣於契丹，且以父禮事之，並許事成割形勝之地以報（燕雲十六州：幽、薊、涿、順、檀、瀛、莫、新、媯）一仗。武、蔚、雲、應、寰、朔）。劉知遠曾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終拜衣以行。最後且受契丹太宗冊封，爲中國大晉皇帝，割十六州以與契丹，中國人民致受異族數百年蹂躪下之蹂躪，皆石敬瑭一人爲厲之階。而中國大好山河之屢換外來異族之主人，亦多半由上述一君主之認賊作父，有以致之也。

B 文人靦顏事仇

吾國古時文武合一，兵農不分，故對於「文」之解釋，似僅指藝術而言——禮樂射御書數；孔子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也。至於文人之稱謂，所見於經傳者，書經文侯之僉曰：「追孝於前文人」係指有文德之人而言，魏文帝（曹丕）典論論文有曰：「文人相輕，自古皆然」，係指有文學之人而言；宋史劉摯傳中有云：「士嘗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劉摯

係輔宋哲宗之母執政，有「元祐之治，隆比嘉祐」之稱。按宋係在五代之後遞興，其當時所謂文人，係指僅有學而無品之人，概可斷言。

據史所載文人在五代亂淆之世，確已佔極重要之地位。然並未見每代有十年以上之壽命，其故何耶？蓋五代當時之文人，沿晚唐之惡習，已淪於僅供人欣賞，而無獨立經世治國之能力矣。何則？南北朝以前文人登庸係採鄉舉里選制，非在鄉里有名望，不得當選，故凡有志經世治國之士，皆須將自己之所學，在鄉里實習一番，博得好譽，始有資格當選。是以被選之人，鮮有寡廉鮮恥者。及隋興險濶制外另創制舉之制，唐朝因之。雖給士子多開一仕進之路，免致非常之才湮沒。但及試之法主經義與時務策，致使應試者晝夜埋首六經義理，再無餘暇考察世運變遷及人文進化之機會。雖定有時務策以補上述之弊，但應試之人，目的在中選，不在指陳時政利弊。故爲迎合主試者（天子）心理計，多將時務策寫成歌功頌德之文。間亦有剴切實言論時務者，借此輩不達時務（皇帝喜諛不喜謗）之徒，多遭落選之懲戒。是以有唐以降所選之文人，僅富於文學而乏文德。時尙如此，而國格以衰，終釀成五代之亂。

（一）唐梁遜燼之際

朱全忠篡位之時，唐之宰相張文蔚，楊涉及薛貽矩，蘇循，張策，趙光遠等，率玉冊傳國寶

，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瘞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及該等至大梁，朱全忠即皇帝位，設宴勞文蔚等，文蔚皆慚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盛稱功德，循且仕於梁朝。當梁太祖召集宗戚於宮中行家宴時，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於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以唐室之宰相，竟不如朱全忠之兄有胆氣有見識有廉恥。此爲唐之制舉所得之惡果也。

(二) 自號長樂老之一生

馮道字可道，景城人，性樸厚，能文章，可謂第一等之文人。歷事唐，晉，漢，周，皆嘗將相，自號常樂老；曾著長樂老自叙，以述其經歷。履行有古人之風，字號得大臣之體，故所至爲人主所重。惟事四姓，相六帝，視喪君亡國不屑意。其他不知馮道之變操行品德如何，亦可推想而知矣。

(三) 周宋遞嬗之際

周世宗於重病彌留之際，爲使其七歲幼子侍承帝位計，乃將起匡胤由殿前都指揮使地位拔

擢爲殿前都檢點，以代姻戚張永德，其處置不爲不重大，而匡胤受景宗知遇之深，亦超乎一般文人武將之上。但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未見其有峻拒之跡。還汴時，故作姿態曰：「太后主上，我北而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赦。」及其返汴後，宰相范質，王溥等即屈服，僅韓通一人死焉，而韓通爲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乃一軍人也。當趙匡胤至轅元殿行禪代禮時，百官聞召悉至。因天色已晚，尙未有禪詔，正焦急間，忽有翰林承旨陶穀，由其袖中取出禪代之詔，遂用之。趙匡胤乃即帝位。文人之無恥，至此已極。而宋太祖所用之趙普，其操行如何，史有定論。蓋燭影斧柱爲宋太祖自食其報耳。

○ 武將擁兵自重

自安史亂後，藩鎮之權日益，朝廷之威望日低。亂至父死則子領其兵不受代，士卒亦自舉將帥爲留後，而後請朝廷承認之，朝廷不能制之，勉容其請，姑息既甚，藩鎮益驕。雖經德宗一再制裁其勢，然卒不能恢復以往威信之規模。

及黃巢亂中，巢之餘黨朱溫（更名全忠）反被唐室錄用，雖李克用一再請討朱溫，朝廷不許，惟優容之。至是朝廷威望全失，藩鎮間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受矣。

及朱溫終篡唐室稱帝，而高勳下亦做朱溫所爲，擁兵自重，當唐莊宗李存勗大舉南下時，無

一有遼前勳王者，梁遂亡。以後晉石敬瑭以河東節度使代唐爲帝；漢劉知遠以河東之衆（四萬人）入大梁稱帝，周郭威以部下推戴之故代漢稱帝；宋趙匡胤以部下推戴之故代周稱帝。五代之遞與遞廢，皆未出武將初則擁兵自重，繼則乘機稱帝之公式。是以變亂相繼，迄無止境。而炎宋勃興（公元九五九），太祖不得不採樊文抑武之策，盡有不得已之苦衷在焉。不過武將禪代之禍雖免，而異族侵凌之患迭至，終使其子孫向異族稱姪稱孫，毫無奮勉自強之氣。迨元世祖南下，宋室遂墟，中國人民淪爲異族之奴隸約九十年，皆重文輕武之所賜也。

第三節 兩宋之屢戰無功（參閱隋圖第七其三）

其一 北宋之恢復政策

太宗既繼太祖即位，遂紹其志，自將伐漢，降之。又思增拓國境，於是南與交趾，北與遼（契丹）關係起焉：

A 太宗對交趾及遼之役

（一）與交趾之關係：交趾爲唐安南都護府之地，故又有安南之名，舊隸於唐，及五代時，南漢漸衰其獨立之勢，有丁部領者據其地立羅越國。宋太祖滅南漢時，部領入貢，太宗對爲交趾王，時公元九七三年也。已而部領死，有內亂，太宗乃以公元九八〇年興師南伐，炎熱無功而還。

一。是時瞿越之軍事總督黎桓，乘外寇蒞境，國內擾亂之機，廢丁氏而自立，公元九九三年來貢於宋。太宗授之爲交趾郡王。以厚兩國之交。交趾自是爲一外國。

(二) 與遼之關係：公元九七，九年宋太宗既滅北漢，乘勢侵遼南邊。時遼穆宗死，景宗嗣，遣耶律休哥大破宋軍於高粱河（今北平之西），次年進圍瓦橋關。以後二十五年間宋遼兩國絕好，河北之地常爲交戰之區。

景宗死，子聖宗嗣，年甫十二，母后蕭氏攝政。后聰明得將士心，以耶律休哥有智略，舉使防宋。宋太宗利聖宗新立，使曹彬率大軍代遼。休哥逆襲大破宋軍於岐溝關（今河北涿縣），深掠內地。宋自是一意防戰，無復進取之勢。高麗女真兩國，舊與宋約夾擊遼後，見宋無進取意，皆降遼。

B 真宗對遼之役

及太宗死，子真宗嗣，聖宗大舉侵宋，宋宰相寇準奉真宗至澶州（今河北大名）却遼軍。宋愍於頻年交戰之禍，遂歲輸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以與遼和，時公元一零零四年也。

C 仁宗對西夏之役

(一) 西夏之興

太宗真宗之世，宋連年與遼稱兵，其時西夏新建國號，頗窺宋之西陲。西夏乃黨項後裔，屬西藏族，唐太宗時，黨項降唐。及後吐蕃待勢，屢遭其攻略，歸於唐，移居陝西東北，部衆漸蕃殖。唐之末季，其部曾有拓跋思恭者，值黃巢亂，出兵援唐，以功封夏國公，賜姓李，自是其子孫世據夏洲（鄂爾多斯南），統近鄰諸洲，殆爲一獨立國。

太宗時李繼捧君其國，始入中國朝宋，其族弟李繼遷，率同志降遼，遼封以夏土，遂併繼捧之衆，屢侵宋邊。子德明嗣，姑臣事遼宋兩國。及德明子元昊立，有雄略大志。會河西之回紇部叛遼獨立，元昊降之，悉併其地，莫都興慶（今寧夏省城）阻黃河，依賀蘭出以爲固，號大夏皇帝，有雄兵五十萬，遂東向進窺宋邊。時公元一〇三八年也。

（二）仁宗對西夏及遼之防戩與媾和

時真宗已死，子仁宗在位。使文臣韓琦范仲淹等防之，互有勝敗，陝西之地，長爲兵馬之區。遼聖宗以公元一〇三一年死，興宗嗣，乘宋與西夏有事，聚兵南京，以示南下，欲得周世宗所略故地。於是仁宗增歲幣銀帛各十萬，僅得請和而已。

遼已與宋和，更說宋與西夏使罷兵，於是宋與西夏以歲幣銀帛一十五萬，而夏受宋冊封，約

執臣下體，兩國和成，時公元一〇四四年也。

D、神宗對交趾及西夏之役

(一) 神宗之變法維新

宋見唐末五代藩鎮之跋扈，與兵士專橫等，深懲之。建國以來，亟亟欲改其宿弊，遂致國力日弱。太宗於行交趾，真宗敗於遼，仁宗又敗於西夏，雪茲恥辱，實宋一大急務。然仁宗之世，因皇后郭氏廢立，朝臣本其「文人相輕自古皆然」之劣根性，樹黨相爭。仁宗死無嗣，以太宗曾孫英宗繼大統，因議其生父追禮，朝臣又紛議爭執。以是內多黨禍，未能盡力外事。

及英宗死，子神宗立，年少氣銳，甚欲用武開邊，以張國威。然年年以巨幣贈遼及西夏，又建國以來優待功臣，并其子孫族衆濫授官爵，因此二端，財政頗匱。於是神宗乃用王安石以求富國強兵之策，其法如左：

甲、富國之法：

(1) 青苗法：自播苗之期，朝廷以資貸民，至秋熟償金，而加息金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率，以還朝廷。

(2) 募役法：使人民分等納免役錢，而免其勞役，朝廷另募無職之民，以充其役。

(3) 市易法：滯市易省於京師，使購市上所不賣之物於官，或與官物交換。又以資貸商人，使遵律納息金。

乙、強兵之法

(1) 保甲法：採民兵制度之旨，十家爲保，五百家爲都保，都保置正副二人，使其轄下保丁、貯弓箭，習武藝。

(2) 保馬法：以官馬貸保丁，其死病之時，則使按值給償。

(3) 倍植將才法：元豐中，定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黃石公三略，太公六韜共七書爲武經，頒列器宮，以之試士。

神宗既舉王安石內建富國強兵之策，乃次第從事於外征拓土，於是與西夏及交趾之關係復起。

甲、與交趾之關係：交趾郡王黎桓通宋後，凡十三年，經其宿將李公蘊黜黎民，篡位自立，國號曰大越，時在公元一〇一〇年（宋眞宗祥符三年）。其子德政破南佔城（今之交趾支那），眞臘（今之柬埔寨）諸國，其孫日尊改國內制度，國運日興。

日尊子乾德與神宗同世，神宗聞大越與佔城有戰事，欲乘其釁擊之。乾德大怒，於公元一〇七五年大舉侵宋南境，以代宋去新法爲口實。宋遣郭建與占城眞臘二國夾擊大越。大越敗而請和。

。然宋軍死亡亦過半，遂不能張國威於南方。

乙、與西夏之關係：自西夏李元昊與宋媾和，約二十餘年西陲無戰事。及神宗即位，宋軍與西夏，兩國之和局復破，時元昊之子，秉常在位，屢擾宋邊。於是王韶先取河湟地，以絕西夏與吐蕃諸部之連絡。因上言西夏可伐，神宗乃令韶恢復河湟地方。王韶雖連開邊境，而兵士死亡甚多，且吐蕃諸部叛服無常，故卒不能屈服西夏。公元一〇八二年乘西夏有內亂大舉侵其地，反大敗，遂議和。

(三) 神宗之得不償失

甲、外征無功而還，先是神宗欲滅西夏，降交趾，而後專用力於遼，以恢復北邊，而張國威，漢武帝之經營西北，固如是也。詎知積弱已深，急切難振，且文臣掣肘，諸事作梗。致使一切希望，皆未如願以償。而遼乘宋與西夏交兵之際，以新定境界爲名，奪宋北邊。宋不能爭。於是神宗經略外國之策，乃全失敗。

乙、內啓新舊兩黨之爭：神宗之政，不僅其經略外國失敗，又於國內肇始黨禍。蓋王安石之新法，本以充實國庫爲主，是以國民皆不歡迎新法。當時名臣歐陽修司馬光等，以其違宗制（重文輕武），專與相抗，當時在野之學者亦痛詆之。

宋之學者，一則惟守漢唐學者之註疏，鑿鑿爭辯；一則尙六朝隋唐以來所流行之佛教，更講禪宗之關係，文字之訓詁，經傳之義理。仁宗時周敦頤（濂溪），胡瑗（安定），啓其端；神宗時程灝（明道），程頤（伊川）繼其後，遂開宋學一派，漸是非天下政治。彼等以王安石新法，爲坏先王之政，聲助歐陽修司馬光等極力攻之。于是朝廷遂有新法舊法兩黨，互軋不已。歷三帝凡三十年之黨爭如左表

帝	王	黨派	領袖	執政	年限
神宗	宗	新法黨	王安石		由公元一〇六九至一〇八五年
哲宗	太皇太后攝政時代	舊法黨	司馬光		由公元一〇八六至一〇九三年
宗	親政時代	新法黨	章惇		由公元一〇九四至一一〇〇年
徽宗	皇太后攝政時代	舊法黨	韓忠彥		由公元一一〇〇至一一〇一年
宗	親政時代	新法黨	蔡京		由公元一一〇一至其以後

黨爭既如上述之迭起迭仆不休，而君主又關意，一帝甚似一帝，至徽宗益每况愈下。於是北寇南下，而北宋遂亡。

E、屢戰無功之原因

北宋自太祖以降，屢欲恢復燕雲十六州。征南，征西夏皆爲征北之預備工作。然此預備工作迄未完成，終因力竭勢蹙，反啓北人南下之機，何耶？蓋有三大弱點在焉，即（一）文人典軍，（二）黨爭誤國，（三）募兵制度是也。茲分言之如次：

（一）文人典軍

文人之無行以及文人得勢之由來，已于前節叙及，茲不重述。惟文人典軍之歷史，實由宋太祖開創此制，前古則未之有也。當宋太祖與趙普陰謀取天下于孤兒寡母之手時，眼見當前有二種惡人在支配中原，第一爲朝秦暮楚之文人，第二爲動輒叛變之軍人。若欲維持民族之正氣，則須重武輕文，雖有減低國防力摧毀民族精神之虞，但能使帝業鞏固，亦不防漸漸用政治改變文人氣節。故宋太祖但軍人一變心，即可使帝位換人，欲維持幾百年帝業，實不容易；若欲維持帝業至相當年代，則須重文輕武，與趙普詳細討論之後，而取後者——重文輕武。至於盃酒釋兵權，以及以文人爲統帥之辦法，皆係此一策略之表現於實際者也。

文人與軍人同爲一類圓顛方趾之人，彼等典軍究有何好處耶？此問題或爲衆人之所疑者。筆者爲文武合一之人，對此並無偏頗一方之意。不過據心理選業之觀點，以解釋此文武分途在心理上自然生有不同之見解及結果大致如下：

甲、文人之能成爲文學之人，除其生來性情與此相近外，其讀書環境亦須在清靜幽閑條件下，方能完成其基本工作，即熟讀古今書籍，簡練古今文人作文方法，自己獨創新法是也。在此環境下所陶冶之人，如其天性是文人，則愈造成近似女性之人。不僅怕人殺人，即人殺雞犬亦不敢（美其名曰不忍）視之：不僅怕槍砲聲，即小孩玩爆竹，亦將掩耳趨避。雖其天性具剛健之氣，但一經書籍筆硯磨練，亦有此種現象發生。筆者即爲過來人也。

乙、軍人能成爲民族英雄，除其生來性情與此相近外，其習武環境亦須在荒野淒涼條件下，方能完成其基本工作，即熟習戰場生活，養成忍苦耐勞精神，俾適應戰場實況是也。在此環境下所鍛鍊之人，如其天性是軍人，則愈造成近似野蠻性質之人，不僅殺人如殺雞，即人吃人亦游戲爲之；不僅不怕槍砲聲，即在槍林彈雨下挺身前進，亦敢毅然爲之，雖其天性具文弱之質，但一經野外操場，戰場磨練幾日，頓有英氣勃勃之現象發生。筆者亦嘗體驗此種理論之真實性也。

宋太祖怕武將帶兵造反，故以文人典軍，亦本上述之理論，認定文人不敢造反（俗語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始敢取此措施。但軍備係保障國家人民，土地，主權，三者而設，必須強有力方可。今既取文人典軍，則其所得之結果，適與此相反，即文人典軍，猶如羊羸率虎兵，不僅怕敵虎傷害，且怕爲自己部下所食，晝夜以鈍其銳牙禿其利爪爲務。這正是自己業經完全時，而敵虎已

無強敵在前，可以任意橫行矣。故北宋之攻無結果，防無成效，其主因即仕文人典軍之一項也。

(二) 黨爭誤國

北宋之黨爭雖歷史上稱爲新舊黨之爭，實際而爲法家與儒家之爭。不是爲宋室，而是爲孔門；不是爲孔門，而是爲自己盜名欺世（冒牌儒者）。夫秦之能統一六國，漢晉隋唐能揚威國外，皆係本孔子之真主張，即：「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三大目標得來。法家鼻祖韓非，學自句卿句卿學自孟子，孟子學自子思，子思乃孔子之嫡孫也。此爲正統學派之一分支，史有定論。

至于所謂儒家之一派，則自稱爲孔子之正統派，因爲孔子學禮學詩並有「汝爲君子儒勿爲小人儒」之對其弟子訓詞，故曾以孔門後學者自稱，司馬遷寫任林列傳，亦含有此種着眼。不過此羣儒者，於秦統一之時，被秦始皇從李斯（荀卿弟子）議，活埋於驪山下者數百人，以後皆銷跡歛跡不敢出。及楚漢相爭之際，劉邦發見儒者即以儒者之冠作溺器，羣儒避之。不過出一酈食其始給儒者爭得一席之地，但僅有叔孫通一人發跡而已，其餘則仍沒世而無名也。

及漢武出，日以開邊爲務，時有「可北征」「不可北征」之爭論。漢武帝爲折服持「不可北征」之份子，乃拔儒者董仲舒於高位，因爲當時朝議常以孔孟之言爲證，而董子確爲治孔學之一

人也。然董子所治之孔學，乃孔子因魯史而作之春秋。春秋所贊成者，爲「大一統」爲「尊王攘夷」爲「九世之仇可復」爲「文公其能刑矣，三罰而民服」。漢武用董仲舒以及僞學之公孫弘，皆有爲而爲，並非以儒者可能治國，平天下也。

以後各帝不明漢武之用意，給胷牌儒者開一方便之門，於是潮湧而入漢廷。王莽利用此羣「儒者」之弱點，而加強其篡奪之基礎，及勢力已成；竟篡漢稱帝。當時歌功誦德者有四十萬人，皆爲「儒者」，當時有名之大儒揚雄在焉，此爲一「儒者」暴露其「心目所向」之第一次也。

及東漢光武復國，竭力獎勵氣節，此羣「儒者」爲取得作官地位，或爲一日三餐果腹計，乃以氣節自勉，結果卒釀成東漢末黨錮之禍。吾人讀歷史祇見其蠢然無知無識，殊不知彼等確爲第一流之聰明者，蓋不如此即無飯可以果腹，東漢末之甘心遭黨錮者，亦猶印度人之甘爲乞丐，皆爲生活而如此也。

此群「儒者」經三國，五胡十六國，南北朝約五百年，確爲人卑視之期。及隋唐科舉制一立，則彼輩遂以吟哦詞賦作進身之階，而獵取高官厚祿。唐之不唐，遂於無形中，由彼輩「儒者」之手中斷送；五代之遞興遞廢，亦與彼輩有密切之關連也。

洎乎趙匡胤篡位稱帝，趙普遂自稱以半部論語輔宋削平羣雄，由此給「儒者」更樹立一堅固

基礎。即以往不過爲帝王一弄臣，承制撰詔而已，此後並將典軍大權，取於手中，可謂「儒者」文運亨通，已達登峯造極之境矣。惟俗語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之說，及其帶兵衛國，亦有一敵不殺，一果不獲之感。故王安石主張變法，彼輩既愧以往無功於國，又懼來日無飯可吃，遂極力向女流面前撥弄是非。乃造成起起伏伏之形勢。結局黨爭未已，北寇適至，致使長江以北皆非我有，良可哀也。

或者要問：「儒」之一字究竟作何解？一儒者「究竟作何事情？孔子是不是儒？一切讀書人皆願隸屬於孔門之下是何緣故？吾人對此四問題，暫作如次之答解焉：

甲、儒之一字，從字面而言，係懦弱之意，凡從需之字，皆有柔緩意義，如儒、孺、蠕、與強悍適爲反比。

乙、儒者之工作，以替人相禮爲生。古禮爲其飯碗；守舊爲其習性；文弱爲其本分；唾面自乾爲其涵養。

丙、孔子自稱爲儒者，但爲君子儒。彼亦替人相禮，亦授生徒。但彼及其弟子之最後目標，爲達到周公時代之禮樂復興，天下大一統。如其以和平方式不能達成時，亦不妨憑藉武力完成之。彼一再稱贊周公及管仲，即此意也。

丁、有一種小人儒者，儒者條件悉備，但無廉恥。聽說闖人有喪事，遂率領子弟不請自往，目的在吃數日酒席，亦有窮極無聊之份子，向人乞討米麥者，蓋變相之乞丐也。此類「儒者」不僅不能比孔子，即比妓女乞丐亦不如。但彼輩願隸於孔門旂幟之下者，蓋孔子被專制帝王尊為萬世師表，後以孔子近支自詡，可遇機求得一席地，大過官糴；或遇幸運亦臨，亦可陪享于廊廡下，吃一點冷豬頭及冷飯。其他，則未之聞也。

西漢未崇尚儒者，幾乎「國」；而東漢，亦由此而衰；唐亦社稷為墟，今宋太祖竟採用「飲鴆止渴」之策，雖維持幾百年帝系，但使其子孫一再向異族稱姪稱孫，最後稱孫亦不受異族歡迎，宋社為墟。為黨爭之所誤也。

附林同濟論文人——見大公報副刊戰國第二十八期（卅一年六月十日）

我們在前一期的本刊上討論文人，以為中國文化大體上可說是「文化人」的文化，所以，要認識中國文化的性質，最好是認識文人是什麼。中國文人並不是簡單單單如四方所謂 *Lettered* 乃是一千年來大一統皇權積威下所鍛鍊而成的一種特產，涵義複雜而微妙，不是一句話形容得清的。我們的辦法是就「文」的一字在中國慣用上所包含的各種意義，下一番分析工夫，使中國文字本身來自行解釋「文人」的涵義，如此也許可以最客觀而最切當。

我們上次提出四點：一、「文」與「質」對立；二、「文」帶有「偽」意；三、「文」合「弄法」色彩；四、「文」與「武」對照，有「反力」的氣味。

本篇繼續討論，再提出三點，質諸大家。

(一)

文的「反力」的涵義，邏輯上只有一個結果。文之究也必弱。而文乃與「弱」字合而成「文弱」一詞。恰與武與「斷」字合而成「武斷」一詞雙雙對觀。

文弱含有兩方面：生理上的文弱，與心理上的文弱。

俗語道：「文弱書生」。文人生理上的退化，其來有自。所以平常一提到中國傳統的文人，我們的心目中乃湧出一副面孔青黃，瘦骨柴立的模樣。他是弱不禁風，他是力不縛雞。記得從前有一位教育家說：「我自美國一遊回來，乃感得中國男子個個帶三分的女氣，中國女子個個露三分的病態」。其實病態並不是女子的獨佔品。中國的傳統文人，從不脫病魔手裏。你只須翻開任一部詩詞，大半部是呻吟病榻之作。「我是個多愁多病身，怎禁你傾國傾城貌」。張生張生，你不過是一般賣字販文者的普通寫照阿！然而這模樣的張生竟成爲傳統的中國標準男性。確顯出中國社會中文人價值的優越，弱者立場的得勢。我們都曉得西方的標準男性是寬其肩而毛其胸，長其

是而齊其腎。他們女性所欣賞的，乃赤血沸騰的大丈夫，與我們的「小白臉」恰恰對照。文人化的文化，與戰士化的文化，固自不同。

生理上的文弱，要影響到心理上的狀態。生理與心理之間本有一番極密切的關係在。例外不提。以常態觀之，生理上的文弱者，心理上多欠健康。換而言之，力不縛雞的書生，類不免是畏蕩退縮的懦夫。文弱書生大有流爲「無行文人」的危險。

世說稱：「陸士龍爲人，文弱可愛」。文弱自有其可愛處。一是因爲其無能爲力，可引起對方自滿自豪之概。不過隣愛文弱，畢竟是一種頹萎的口味，道地的又人的價值。西方人承其騎士風尚之遺，却往往視文弱爲可鄙。

其實文弱取愛正是文人處世之方。這種取愛，等于求隣，顯是弱者在「因弱賣弱」的巧手段。老子謂水爲天下谷之訓，到了文人的手裏，無形中弄成爲一種俯首帖耳，以乞祭餘的賤術。真令人扼腕而長吁……老子之訓乃本其自然主義的信仰而起，其中是帶有三分憫惜生命，尊重生命的真意。那料得這片尊重生命的赤心，落到文人身上竟成爲偷生苟活的變相。

偷生的心理根據，即是怕死一念。惟其怕死，所以偷生。十個文人九個怕死。也就是說，十個文人九個偷生。所謂偷生者，自己無獨立存在的本領，而倚賴人家的優容與體恤以爲生也。此

所以巧言令色，諂媚承旨的手段，會不期然而然的與文人發生不解之緣。文人無行，乃因為無行是許多文人謀生之方。史稱陳萬年教諂。則是有些文人不甘「拍馬」的妙術易世而斬，而因而特地費盡耳提面命工夫，對兒曹闡發此中三昧，總希望瞑目之後，有子肖我，衣鉢得傳。於是諂媚之一藝，不但是文人的生活方式，乃往往成爲文人的家傳單方了！

(二)

另有一個宜人的名詞，是一切文人暗中追求的理想風格，就是「文雅」兩字。所謂文雅者，與琴棋書畫作伴，爲山水風月吟哦。吟哦是文雅道地的必要原素。無雅不詩，能詩使雅。你如果要成文雅式的文人，有兩步必須經過。第一步必須培養「詩癖」。詩的好壞不論，有癖使佳。拿起字來會推敲，拿起韻來會膽押。三日一律，五日一古。其捷者尤能對客揮毫，其巧者可以即座聯詠。第二步必須訓練「酒量」。能吟不能飲。只算做半個詩人。有詩無酒，配不上十分雅事。酒之爲用大矣哉！李太白日飲三百杯，所以詩帶「仙」味。平常人無此「雅量」。可是最少亦須在高朋滿座之頃打個通關。你看那位亂髮半披，鬚眉揚吐的先生，當其舉樽巡座對着個個來賓仰指猜拳，三拳一杯，一滴不流，他是何等得意，何等翹然自命是絕世翩翩！「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不能詩，如果能酒，也不失文雅五分。有了詩癖，加上酒量，我們的文人乃大步踏入名

士之門。做了「名士」，那是無事不可爲無醜不可出了！難怪大家都想做名士。

文雅兩字是與俚俗相對。文雅即不俗之意。文人之中，也有些真正不俗之人。他並不矯飾，他並不誇耀。不必做詩，不必使酒。踴躍獨行，孑然自處。不謁人，不見客。王城萬人，一身藏拙。如果能力許可，他將購得三椽，山中來往。晨觀朝望，夕看落霞。或而江干獨釣，或而雲裏採藥。文人於此，乃雅到「隱士」的派頭。如果名士每不免沾沾自喜未能免俗，隱士則胸懷浩蕩，不着一塵。這些隱士式的文人，確有一段神仙風味。他是精神派的像徵，生怕物質化的事物。向他瞞天下，他要洗耳。向他談世事，他要搖頭。他確確是「欺俗」。他的主義是獨善。辦法是「出世」。與大富貴無緣，却亦與老百姓隔絕。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然其奈此輾轉流亡，惟悴呻吟的蒼生何？先生固睜目無睹掉頭不顧也。

其實這種掉頭不顧，表面上當然高蹈。但是其心靈深處，每盤着一點的隱衷。他究竟是個弱者，躲避現實。他也許是個失意之徒，逃陣歸來。高蹈之間時露出敗北神色，怯胆模樣。獨善主義無非是掩護弱點的招牌。凡是隱士式的生涯，大半屬怯懦的表現。深一點看，「文雅」一詞與「文弱」大生聯帶的關係。

最後而最要的「文」之意義，即是「文字」之文。說文解字叙：「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盧顧亭林說：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以文爲字，乃始於秦始皇琅琊石刻上「同書文字」之辭，無論如何，文早作「字」解。甚且可說，文爲字先之字。書序：「由是文籍生焉」。注：「文，文字也」。

在任何的社會裏，文字之興，即是文化之始。文化的最要意義是思想或概念的傳遞與貯積。文字乃此種傳遞與貯積的媒介。不但此也，有了文字遂產生了一般專門文字之人。換言之即產出一個特殊階級——即普通所謂知識階級。尤爲重要者，這般所謂的知識人，竭其全副精力，日夜攻讀。一輩子所日常接觸者，就是文字：別的沒有，就是文字：就是那些汗牛充棟的古人之言，聖人之訓，就是那些到處逢源的成語格言。積之日久，這種特殊職業，免不了要產生特殊頭腦。於是我們的思想生活中，乃發生所謂「書獃癖」者。書獃癖者。書本的頭腦也。

中國文人的書本頭腦，與西方的並不完全相同。中國的書本頭腦，並不只是一種埋書叢的習慣，也不是一種龍鍾學究的善忘。中國的書本頭腦是一種整個的宇宙觀 Weltanschauung——一種「文字迷」的宇宙觀。道地的中國文人。對一切事物，只能由字「念」到，甚且只能由字「看」到。他不能直接念及現實，他失去直接看到現實的本能。所以論到治河水利，歷代文人的建議

，幾於千篇一律，總脫不出大禹治水行所無事之一套。究竟一朝代的黃河水道水勢是否依然是大禹的當年，這些「文字蟲」却認為不干事，一談到兵制邊防，大多數的名臣奏議，都是背誦經典之餘唾，高談那些假武修文，散牛放馬，那些佳兵不祥修德來還。時且不忘殷勤自慰，都說是那些窮荒不毛之地值不得天子勞師。究竟這些塞外的遊牧民族，他們的生活形式與經濟需要是否免不了掠邊的行爲，是否「舞干羽而可格」，我們的文政治家，却未遇發生疑問。

我曾經看過七八位老人回到北平什利海「賞雪」。彼此坐下亭中，點起香線來，剎時共寫「即景詩」。香線燒到半根，全續「佳作」完卷。但是沒有一個老頭子曾經略略轉頭「看雪狀之究是如何。他們只提起筆桿，閉起目來，在亭內搖頭擺尾，咒起那些十數百年前謝道蘊的飛絮因風，蘇東坡的飛鴻泥爪，寢安的洛陽高臥，鄭繁的驢背灘橋。本來即景之詩，用不着看即景描寫。古人的經驗與妙語，早已道破，後來人無以復加。賞雪的妙訣，端在體驗古人的好辭，不在欣玩目前的真景。說是到什利海賞雪，這不過借題發揮，「具文」的舉動。什利海也能，小臥房也能，橫正賞者，不是堆庭之雪，乃是書中之雪。即景詩的內容，自有他超時間超空間的不變因素，與一時一地的「幻象」何干？

這是沒辦法的。道地中國文人，只能由古人之言以向生命接觸。活潑潑的生命，硬真真的現

實，他們無法看到，不願看到。他們的慣技乃是向文字堆中求認識，格言叢裏尋辦法。他們所關心的，不是現實「是否」如此，乃是一切「應當」如此：不是「事」實如此，乃是「理」該如此。

所謂理者，並不是西方人所謂自然律則，乃是古聖賢所審定的天經地義。換言之，理之一物，不是向現象探求，乃是向古籍搜索。傳統中國人的理的觀念，本與書本打成一片。事事質諸古人，就是說徵諸「文獻」。而「文獻」一物，遂成爲中國千百保守精神的培養所，的食糧庫。徵諸文獻的習慣，持之日久，當然要發生一種「泥古」癖氣。我們日常都說了，書生「守文」，書生「拘文」。中國人的守舊精神是極帶有書本氣的，是一種咬文嚼字工夫的表現的。

書本頭腦的特點，尙不在此。最重要的，就是這些書騷子，迷途到那爛書叢裏，已是七里霧深，前後左右，皆是螭蟻痕。習以爲常，於是總有一日開始拜認「文字」即是「行爲」*Regarding words as acts*。倘若有事待辦，文人的做法，是只須寫一道字，說是此事「該」辦，或此事「行將」照辦，那麼，此事就說是「已」辦了！事實顯不如此，而我心理上却偏認其確是如此。無當有，假當真。這種的心裏現象，心理學家謂爲一種「假信」*Makeb lcvb*，一種無意中的「自瞞」*Self-deisun*。我無以名之，名之曰「文字迷」。

假信是人類的普通現象。文字迷的假信，却是文人化的中國文化內特有的東西。

唐納教授 (R. H. Tawney) 說過了，中國政治上最大的毛病，就是這種文字迷的假信。西方人辦事，言論只是實行的起點；中國人辦事，言論乃是一切的終點。這種假信不除，中國政治不清。我們自評也時常說道：「中國人多議論而少成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雖說是文人無力量不能推動，但是更深一層的膏肓症乃是因為文人頭腦中基本上就以「議論」為「成功」，當然要「成功」少了。

這種以議論為成功的把戲，在官場中發達特甚。我們有個專名詞，就是「做官樣文章」。事關頭上，大家認為非做不可。而我于是亦大喊特喊，認為非做不可。而且我的說法，引經據典，條條是道，比人家總響亮一層。然而滿天打雷，終不下雨。雷聲愈大，下雨的變會愈微。他本來何嘗要做事，他只要做官樣文章罷了；走到我們的衙門，無論大的小的，那一個不是堆案的計劃方案，累篇的「等因奉此」，真可說是應有盡有，也似乎如臂使指。但是實際上實行者，何歲何人？原來文人的行政，本是「具文」。文人官吏的拿手好戲，本是「辦文書」一事。上自京都，下至縣治，歷代所謂政府者，那真是為民造福，那真是生聚教訓？揭其蓋而穿之，只是團團「辦文書」的中心，做官樣文章的策源地。官書旁午，野有餓殍。公文愈多，民生愈瘁！官家忙，百姓慌。

蓋所忙者只是命下對上的文書，與老百姓本無少補。文書愈繁，文吏愈多。文吏愈多，而岐文深繚，假公濟私的機緣乃愈發而不可制。換言之，政府只是消費機關。政府愈大，消費愈多。中國古來代有主張「無爲」而治者，也許就是看透文人政府的消費性，因而提倡簡易不擾吾民也。即說近年來的各種建設運動，不管是工業，還是農村，個中幾分是爲文人造飯碗，幾分是爲百姓增富力，這確是一個饒有意義的探問。

其實文章之所以成爲文章者，除了作用的微妙之外，才在乎其內容的「別緻」。所謂文章者，滿紙雲烟，說不出怎麼會事。博士買驢，書契三紙無一驢字。我們於此便可明瞭「文章」與現代文化內所稱的「文學」，爲什麼是截然兩事，不容混談。有內容的文章，就是文學；無內容的文章，就是文章。在這点上，文學家，著作家之所以異於一般文人者，亦在於此。莫要囫圇的等量齊觀。文豪與文人之間，著作與「屬文」之間，是隔有一條大河道。

文學各國皆有。文章恐怕是中國的特產。最少我們可說，文章發達到最頂峯，「神州」常首屈一指。中國是文章的最大量，最熱鬧的生產地。即是希臘的詭辯派，歐洲中古的神學徒，站到中國文人之前，終不免小巫見大巫之感。

說來亦甚可怪。文之一字在古代似多指「道藝」而言。論語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鄭注云：「文，道藝也」。朱注云：「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再看論語「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一語，朱注亦云：「道之顯者謂之文，監禮樂制度之謂」。道可說是天道入道。藝可說是一種技術——即六藝之謂。所以古代所稱的「文人」似指有文德之人而言。（例如書經，文侯之命：「追孝於前文人」。疏云：「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即是漢代的「文學」尙不是「學經之人」。到了六朝以降，文乃漸漸多指「文辭」「文章」而言。而文人之一物，乃成爲一般浮誇漢麗的屬文者之代名詞。宋史，劉摯傳云：「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文人，無足觀矣。」可見文人到了六朝，已不是榮耀之稱。我們幾可說他是不知道藝，缺乏器識的「文章炮製者」。六朝的駢體文，開文章之先河。明清的八股文，極文章之完備。文字本是代表真實之命名，而文章乃更是名之虛者，所謂只具形式的一種符號。至於明清的八股，則形式的形式，根本上就無所謂內容矣。八股興，中國的文人乃大批的，整個的成爲文章炮製者。文章愈行，文學愈廢。八股興，中國的政治，乃一貫的，普遍的成爲「官樣文章」的繁榮地。官樣文章愈多，國計民生愈促。直到今日，說是我們知識人，已屬大都現代化。然而千餘代代相傳的頭腦，一朝難移。西方的科學知識，到了我們那「文化人」的腦中，乃不期然而然的一變而爲一種「洋八股」。舶來的知識，只須「鸚鵡式」的誦述一遍，萬事皆亨。究竟這些洋聖人的話，是否背誦四書的老法子便能通曉，是否

全部的如法炮製，便可適應我們的特殊場合？——這些問題都不在洋八股的範圍內。

好了，我們認得我們的文人了。例外不在話下，一般說法，他乃是一位孜孜人事，殷殷義識之人。重外表，不免略帶浮誇。多花樣，口味總偏複雜。帶三分虛偽，握一套具文。做事敷衍，對人裝假。一方面懦弱不競，却看不起有力之徒。一方面高唱德化，斥武事為取禍之階。生活是賦離現實。論道必尊古拘文。他的處世手段是以弱取憐。他的求進方法，是諂媚夤緣。臨職則文章堂皇，實際上一事莫舉。公餘或招友宴朋，藉詩酒以博雅名。得志時則多不免要倚勢舞文，假公行私，有時且不惜文致無辜，排擠同輩。失志時却都會相機抽身世外，唱獨善以遂「私衷」。這就是中國一般的文人。這就是中國一般文人的頭腦與心腸。這就是中國的「文人性」。

如果我們承認文人是支配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製定了中國文化的色彩，那麼以上般般，也最小是中國文化的幾個特點。

我們不願深非文人，不願深非文人化的文化，無奈我們民族的文字明白的告訴我們如此如此，如果我們宣佈中國人的第一罪惡，便是「太文」。你說我們措辭過當嗎？

三、募兵制度

自古立國，不可無兵。兵之有制，如國之有法。法不立，則國亂；制不當，則兵危。兵制者

，誠國家治亂興亡之所繫也。宋承五代，亂亡之餘，憑藉兵士擁戴之力，取天下於孤兒寡母之手。深恐他人效尤，故極力貶抑武將之權。已如前述，茲不重贅。惟對募兵制度，完全予以保留，實爲不智之舉。韓琦以文人而負西北邊防重鎮者也。彼論募兵制文中有云，「養兵雖非古，然積之久不可廢，又自有利處。昔者發百姓戍邊者無虛歲，父子兄弟，嘗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詩乎（註）？調兵于民，其弊如此。後世既取強健無賴者爲兵，兵行雖民間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習戰陣，而豪勇可使，讒得與農夫同日道也」。

註：石壕吏詩：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迎吏呼抑何怒婦啼抑何苦聽婦前致辭
三男業承成一男負書至二男爭戰死存者且投生死者長已矣。

韓琦上述之論文，悉爲文人舞文墨弄之奮筆，毫無半星價值，吾人今日可逐一予以指駁，以證其罔。彼云「募兵之利，可免生離死別之苦；並使杜甫石壕吏一詩之慘劇不再重現；且有無賴爲兵，良民爲農，各安其業之趣云云」彼祇見壯士出征時與家人離別時之苦，彼未聞契丹入汴時燒殺淫掠之奇慘事乎？彼祇讀杜甫石壕吏一詩，認爲極盡人間之慘事，該詩是否係杜甫寫實之作不得而知，但彼未聞契丹入汴後，遣使括借士民錢帛乎？彼祇見無賴爲兵，良民爲農，各適其性

，各安其業之利，彼未見叛將弼臣藉之，以取天下，以奴役人民，如虎狼之啖生人，毫無賢愚老幼男女之區別乎？因韓琦有上述之認論，故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終未改成徵兵制。及神宗欲以保甲法，逐漸將募兵改爲徵兵。因相沿成習，朝野不願改制，兩黨又互爭不已，致使徵兵制終未實現，而北宋危矣。

宋代之兵制分爲四級，（一）禁兵，宿衛京師宮禁者也；（二）廂兵：州鎮之兵也；（三）鄉兵，民兵；（四）藩兵，塞下熟羌部落，藉保藩籬者也。皆以召募而成，其所生之弊有五：（甲）士卒之本質欠健全；（乙）驕惰不堪用；（丙）冗兵太多；（丁）費用浩大，國家財力絀於供應；（戊）州鎮邊城，國儲不足。茲摘宋代名臣論時弊策之言，以實吾之說焉：

甲、歐陽修云「一遇凶歲，增募禁兵，以爲救荒之法：吏招人多者有賞。民方窮時，爭投之。州郡吏以民之長大壯健者，招去爲禁兵；稍怯弱者，藉爲廂兵。民一去爲兵，則安佚而享豐腴，終身嬌惰而竊食。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范鎮奏疏有云，「河北連歲招兵未已，皆是坊市無賴子弟及隴畝力田之人：謂爲軍營子弟，求刺爲兵」。

乙、歐陽修云：「禁廂兵生於無事，飽於衣食，一切苟且，其勢不得不驕惰。衛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僱人荷之，其驕如此，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

，則謂之借情；兵亦謂官情我。官之酬勞文符，曰情夫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十萬，有司不敢緩日月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持挺而呼，羣聚欲擊天子之命吏。無事之時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

丙、范鎮奏疏有云：「況今田甚曠，民甚稀，賦歛甚重，國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養兵以至是也」。蘇軾練軍實有云：「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是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一卒無用而食於官者，凡二十年。則養兵十萬而五萬人可去；屯兵十年，而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爲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爲棄民」。

丁、蘇軾定軍制中有云：「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指天子）。賦歛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禁兵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遠者數千里，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一遷，雖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

戊、范鎮奏疏曰：「今日京師以至天下州郡，大率無儲蓄，邊城甚者或無三數月之備，不幸

有連年水旱，將何以養兵？」韓琦奏疏有云：「西北屯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于此時先慮而速救之，一旦邊陲用兵，水旱相繼，厥而圖之，不可及也。」

（四）結言

漢兵篇有云：「兵之所自來久矣，遞興遞廢勝者爲長」。今北宋在強敵環伺之下建國，而有自創其術國工具之措施，其不受人侵凌焉能可得。論語有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其二、南宋之屈膝政策

宋代開國，即種下積弱之因，已如前述。迨神宗圖強不成，反惹起內部之爭，一起一伏，民乃坐困，外患更接踵而來。於是宋室陷於危殆之境。此時在遼之北有一女真國勃興，屢與遼交戰，宋知之，擬取遠交近攻之策夾攻大遼，遂遣使自海道以通女真，於是宋與女真之連合始成，時在公元一一二〇年也。

遼受南北夾擊之後，不久即亡。宋遂與女真（此時改國號曰金）接觸。當宋金連合之時，曾約定功成之日宋得燕雲十六州，其餘遼地悉爲金有。及至戰事發生，一切戰功悉爲金有，而宋並無戰績可言，金人由是輕之。金雖如約僅以六州及燕京歸宋，但要求每年納幣帛五十萬，及燕京

代稅錢一百萬緡。宋之所得反不能償其所失。

金既與宋接壤，親見宋朝只重文章不重腕力之風尚，頗以爲可欺，遂不斷提出嚴苛之要求，迫宋廷接受。宋欲以道義折服金人，金豈肯聽此花言巧語。於公元一一二五年大舉南下，只五個月即渡過黃河，直迫汴京城下，宋乃向金求和，割地賠款，始免亡國之患。次年金又來犯，陷汴京，擄徽欽二宗及宗室數千人北去。徽宗之子趙構由金營逃出，即位楊州是爲高宗，亦即南宋之第一帝。以後時戰時和，直至蒙古族勃興，始將東亞之金宋等國由地圖上完全抹去，而建一空前之歐亞大帝國，遂轉入另一時代。茲述之如次：

a. 話說北方國家大勢

一、遼之由盛及衰

公元一零零四年遼宋既訂澶淵之盟，遼聖宗乃自將大軍四十萬東伐高麗，降之。不久又西向征回紇；東向滅渤海遺族之據吉林者。迄公元一零三零年頃，遼之屬地東蒞日本海，西接天山之麓；南包中國本部之北；北至外蒙古臚胸河（今克魯倫河）。國中建五京：以臨潢爲上京，遼陽爲東京，內蒙古東隅之大定爲中京，今之北平爲南京，後又以山西之大同爲西京。其納貢稱臣者，有高麗，吐蕃，吐谷渾，黠曼斯以下凡六十國。

公元一零三一年靈宗死，子興宗立，興宗死，道宗立，親任耶律乙辛。於是內則賢臣去朝，外則諸部反側，國運日傾。公元一一零一年道宗死，其孫天祚帝立，淫虐不問國政，阿骨打乘機連破遼兵，降混同江附近諸部，公元一一一五年遂建國號曰金，稱皇帝，所謂太祖是也。天祚帝率大軍親征至混同江，以陣中亂作引還。太祖追擊破之，遼勢遂一蹶不振。

二、金之勃興與宋之連合

女真舊爲靺鞨屬通古斯族，靺鞨諸部中，尤以粟末，黑水二部最爲強大，渤海即粟末靺鞨，女真卽黑水靺鞨也。該族蕃殖於黑龍江沿岸，西北接室韋，西南連渤海，東瀕日本海。渤海盛時，女真曾隸其下。及遼滅渤海，其西部之在混同江（松花江）附近者，列於遼版籍，名曰熟女真；其東北部自黑龍江而散仕長白山之間者，唯受羈縻，名曰生女真。

按出虎水附近之生女真，有完顏部者，于公元一零四零年以烏古迺爲其部長。該人雄武有力，近鄰諸部從其指揮，勢力漸張，遼命爲生女真節度使。烏古迺死，其後嗣皆力拓境土，勢益振。自烏古迺五傳，至其孫阿骨打，以公元一一一二年爲女真主，翌年背遼獨立。公元一一一五年遂建國號曰金，稱皇帝。

公元一一二〇年遼伐金，反敗而還。金乘勢降熟女真，陷遼東京，益進兵逼遼上京。是時宋

使適在金，約夾擊遼，其條款如次：

- 一、金自北以攻遼中京，宋自南以取遼南京，夾擊之。
- 二、功成之日，舉後晉時所與契丹之中國地歸宋，其餘遼地悉為金有。
- 三、宋與遼之歲幣，以之贈金。

于是太祖進兵，攻陷遼之上中二京，追天祚帝又陷西京。宋如約遣童貫，蔡攸等攻遼南京，遼將留守南京者力戰，屢破宋軍，貫等不能進。

太祖見宋軍無功，乃自居庸關入，陷南京（今北平），以宋出師愆期，且不能下南京為口實，違前約。另要宋於前定歲幣外，每歲增錢百萬緡，且輸糧百萬，以為攻陷南京之慰勞。而宋僅得南京及其附近六州，時公元一一二二年也。翌年金太祖死，弟太宗立，西向擊遼天祚帝。天祚帝投西夏不成，轉投黨項，途中為金軍所獲，遼遂亡。遼自建國至斯，凡二百一十年。時公元一一二五年也。

三、金宋交戰與宋之南渡

甲、戰爭起因

金既滅遼，與宋接壤，以生於東北冰天雪地之民族，目視氣候和暖，物產豐富之中國，不免

龜涎三尺。又見宋之君臣只重文章，而不重戰略，人民只重私產，而不重國防。於是取而有之慾望大增，乃日伺南下吞併河北之機，秣馬厲兵以待之焉。

宋之君臣既無克遼之功，反以金爽約爲憾。既不贖所約糧二十萬石，又擅納金之叛將，或招遼之遺臣。雖無目下以金爲敵之準備，但招金人藉口之事件，却不一而足。金遂以皇族粘沒喝，斡離不爲將，分兩道伐宋。前者自幽西之北國太原，後者自河北之北昭燕京（今北平），遂長驅進逼宋之汴京。

時宋徽宗方營土木，耽宴樂，兵備全廢。及金兵入寇，倉皇不知所措，遽傳位其子欽宗，且下罪己之詔，徵四方勤王之師。欽宗雖立，但一無作爲，時欲遷都於南，以避金兵。幸有文臣李綱者，以元豐（神宗年號）中提倡讀武經之結果，而有軍事眼光，知二帝一去，大勢瓦解，遂固諫死守汴京。然朝臣皆無鬥志，切望議和，欽宗遇遣使請和於金，其時金之要求，大致如下：

- 一、當輸納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裘緞百萬疋，爲犒師之用。
- 二、當割讓中山（今定縣），太原，河間三鎮地。
- 三、宋帝當以伯父之禮奉金帝。
- 四、當以宰相及親王各一人爲質。

宋雖從其要求，以不能輸所約犒師費，故金人尙圍汴京不去。及四方勤王兵漸集，金師懼變引還。

乙、宋之南渡

宋見金兵無故自退，以爲金兵懼其勤王之師，乃爽約密使三館固守不讓，又招誘遠舊臣之在金者，且囚金之使者，以洩圍城之忿。

金太宗大怒，遂第二次大舉南下，粘沒喝拔太原，定河東地（今山西省），直逼汴京，幹離不亦定河北，與粘沒喝合圍汴京。先是李綱種師道，頻嚴兵備，請防金人再侵，欽宗不聽，却詔罷四方勤王師，惟發使乞和於金而已。及汴京已受圍，朝臣等尙論和戰之可否，而不講戰備，城遂陷。金人執欽宗徽宗及其后妃皇族，悉括汴京之金帛珍寶而歸。於是河東河北全土，悉淪陷於金，時公元一一二七年也。

時欽宗之弟康王構在相州（今河南彰德），聞汴京陷，二帝北狩，乃繼宋統，是爲高宗，即位之初，主任李綱，銳意改兵制，嚴武備。又登庸宗澤，張所等諸名將，以圖恢復河北河東。州郡響應，國勢日張，數年積恥，大有從此一雪之望。詎知不久高宗寵用黃潛善等，罷李綱。又從潛善言，避金徙都南楊州，時公元一一二七年也。以楊州在南，史稱南宋，以別汴京之北宋。宋

一南徙，而河南關中江淮之地，相繼入金，遂無恢復之望矣。

b. 南宋虎頭蛇尾之戰

金太宗聞宋罷李綱，移都於南方，乃乘機三道南伐。使其室西向破潼關，以圖中；兀朮東向略山東地；粘沒喝取中道向河南。宋宗澤募四方義士，固守汴京，兀朮粘沒喝等不能進。已而宗澤死，汴京陷，金軍長驅至揚州。高宗渡江避難杭州。金軍尋渡江，高宗遂奔溫州，而使韓世忠防禦江淮；張浚防禦關西，各當一面。浚自關中出河南，以擣金人之虛，欲牽制其南侵。金將裏室地擊於富平，大破之。西夏王李乾順亦乘宋敗與金盟，頻遣兵南出，開拓邊境，不復受宋封。迨金軍北還，高宗真都臨安（即杭州），遂不北上。

宋自南渡以後，和多於戰。雖有忠勇將士，力爭於外，但高宗日與文臣以及嬖幸接近，益淡其恢復之志。縱屈膝向金稱臣稱姪亦不辭焉，遂永無恢復之日矣。

其間在金軍由江南北還時，有金山與建康之戰；以後有河南朱仙鎮之大捷，皆有一鼓作氣，恢復失地之希望，但終爲奸相秦檜所阻，致演成虎頭蛇尾之勢，直至南宋滅亡。茲分述之如次：

一、建康之戰（參閱附圖第七其四之甲）

高宗由杭州走溫州之後，兀朮即進佔杭州。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

海口（今吳淞口）大治丹艦，欲俟金兵歸時邀擊之。及兀朮由秀州（今嘉興）趨平江（今吳縣），世忠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又於金山麓王廟埋伏二百人，以備活捉兀朮。及金兵至，果有五騎趨廟，伏兵四起，獲二，逸三，其中有兀朮在焉。已而接戰江中，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助戰，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兀朮之婿龍虎大王亦於是役被擒。

兀朮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兀朮遂自鎮江浙流西上，金軍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金軍將至黃天蕩（今之八卦洲），無路可行，窘甚。或曰，老鵝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今南京下關）。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瓜埠（今南京市）。

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即督師詞中「建康之戰，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未回耳」之役是也。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擬趨淮西，會連賴又自淮州（今山東）遣李蕙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則以軍艦舳舻相接，西自黃天蕩，東至金山，阻於其間。金兀朮一再求世忠放行，而不可得。

會有閩人王姓者，教兀朮於舟中舖平板，人伏其下。俟無風時，趨出渡江。而宋軍爲海舟，無風則不能動。且以火箭射其蓬索，宋軍將自破矣。兀朮採之，果一日風息，兀朮以小舟出江，

種忠絕流擊之，但不能動。兀朮以火箭焚宋舟，宋軍大潰，兀朮遂濟江。

(二) 宋岳武穆郟城之捷 (參閱附圖第七其四之乙)

宋朝自徽欽二帝被虜北去，高宗偏安於浙杭一隅，和戰久而未決。金兵屢以包圍及突破摧破宋軍，漸養成目無敵人之驕氣。此際韓世忠以行伍出身屢破金軍，岳武穆以行武出身亦屢戰屢勝，岳武穆所用之戰法爲「中央突破，其成功之現像爲，「擊走敵人」，足使當時金人懼而後人仰者爲「以少擊衆」。茲一述郟城之捷如左：

宋高宗紹興十年五月金兀朮，撒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宋軍分路迎擊。秋七月，武穆留大軍於潁昌（今河南省許昌縣）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金兀朮駐開封及周家口以東，觀狀大懼，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僞軍）之兵逼郟城，武穆遣子岳雲領騎兵直貫其陣（突破），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尸布野，兀朮以拐子馬（其威力等於現下之坦克）一萬五千來。武穆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斬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武穆奮奮擊，遂大破之。

金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武穆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武穆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遠攻潁昌，汝宜速援王

貴」。既而兀朮至。王貴將遊弁軍岳雲將背蒐單，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

(三) 朱仙鎮之戰

武穆又使梁興會太行忠義(陝北)，兩河(河北山西)豪傑敗金人於垣曲(今山西垣曲縣)，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今河南沁陽縣)，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武穆遣車朱仙鎮，距汴京，(今河南開封)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背蒐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返汴。時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之。其時中原河東河北忠義之士，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揭旂以岳爲號，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發兵擊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其部下亦多秘密向飛接洽投降。飛大喜，語其部衆曰：「直抵黃龍府(金之都城即會寧府)，與諸君痛飲耳」。

(四) 和議忽起詔班師

當岳飛將乘勝平定河北之際，然宋相秦檜持和議何堅，請詔使飛班師，並遣使於金乞罷兵。兀朮懲前敗，且以達賴等遺族叛於漠北，正有後顧之憂，遂許和。時在公元一一四一年，其議和之條款如左：

一、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今陝西省寶雞南）爲兩國界以北爲金屬地，以南爲宋屬地。

二、宋歲納銀絹各二十五萬。

三、宋君主受金冊封得稱宋帝。

四、宋徽宗梓宮及章太后（高宗之母）歸宋。

兩國和議成，宋之學者軍人等多不喜之。軍人因昔日之勝，確信河北諸地，不難恢復；學者守義理之說，以金爲君父之仇，不可與和。秦檜原以和議爲己功，故有異日者即力抑之。岳飛先以反被誣下獄處死，尋張浚韓世忠以下諸將亦失兵權。檜又與文字之獄，凡一言一句涉嫌疑者，即貶竄之，以塞學者之口，自是無敢言戰者。而金亦內訌漸繁，不能南圖，因是南北相安無事者，殆二十年。

以後雖有戰爭，然多半一戰即和，從未有一次使金人放棄宰割南宋之畫者。如以中國慣例，「誰居中原，即爲正統」言之，則南宋直爲金之藩屬。不過當時之文人不能以武力爭光，特以筆尖貶金地位，而自高抬身價，今當全國皆兵之際視之，適爲一恥辱耳。綜計宋與金訂和約，至元滅金止，凡五次，其議和條款大略如左：

年 代	兩國之關係		宋納金之		兩國之境界
	金	宋	歲幣及帛		
公元一二二二年 宋徽宗宣和四年	平	等	絹銀 十萬兩	正	以河北東北一帶與金其餘河北之地歸宋
公元一一二六年 宋欽宗靖康元年	伯父	姪	全	右	宋以河北三鎮讓金
公元一一四一年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	君	臣	絹銀 廿五萬兩	正	以淮水及大散關為兩國界
公元一一六五年 宋孝宗乾道元年	叔父	姪	絹銀 廿萬兩	正	如前約
公元一二〇八年 宋寧宗開禧二年	伯父	姪	絹銀 三十萬兩	正	如前約

是時蒙古已起於外蒙古之而不而罕山（即肯特山）附近，鄂嫩，克魯倫三河水源之處。先伐金，奪河北，滅西夏，併河西；又與宋合兵夾擊金，斃之，遂破宋，悉收江南地。統一東方亞細亞，遂建一空前絕後之大帝國。亦即兩宋最有意義之結論焉。蓋重文輕武之結局固如是也。

C、屈膝政策之由來

北宋之際，雖朝野間有重文輕武之成見，但歷來嘗未忘恢復之策，故其措施亦甚有可值一記者，惟南渡以後，初期尙有一二忠貞之臣，鼓吹恢復，及岳飛冤獄一興，則無論賢愚，率皆不問國事，縱有孝宗即位一度謀欲恢復，然知難而退，旋即屈服。嗣後更無消息。吾人對於南宋之屈膝政策內在原因，可以三事概之，即（一）文武意見上之爭執，（二）高宗恐復土失位。（三）南宋不能在北方作戰是也。茲分言之如次：

（一）文武意見上之爭執

張浚一賢臣也，且素以恢復爲志。當紹興七年四月高宗詔飛詣張浚議北伐大計時。浚謂飛曰：「王德淮西（今河南汝南縣）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

飛曰：「王德與讎瓊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祉）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

浚曰：「張浚，楊沂中如何？」

飛曰：「張宣撫（浚）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

浚駭然曰：「固知非太尉（飛當時之官階）不可！」

飛曰：「都督（浚之官階）以正聞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

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終喪服（時飛母已死），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結廬母墓側。張浚大怒，遂以強宗元權撫宣判官，監其軍。以後鄺瓊果與王德不合，呂祉擬裁抑之，瓊殺祉叛降劉豫，張浚引咎辭相位，秦檜乃因放之，張浚太窘。秦檜之入關，亦係張浚所荐，嗣後檜殺飛，史家以浚豫謀責之。實際浚未曾唆檜殺飛，而其被貶實由檜爲之，緣何責浚豫謀？蓋居台輔之上，不知任賢使能，徒以氣意用事，卒壞南宋北伐大計。張浚實難辭其咎也。

至於秦檜必致岳飛於死地者，亦因意見上之爭執已耳。據史所載：「岳飛在鄂州（今武昌）聞金將歸河南地，上書言金言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云云，秦檜銜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原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尙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讎隙云云」。由此可見紹興諸將中，僅岳飛一人上疏反對和議，結局亦唯飛一人認死。南宋初期文武間意見上之爭執，已至不堪收拾之境矣。尙欲謀恢復，談何易哉？

（二）高宗恐復土失位

高宗雖爲一庸主，但於紹興七年前尙汲汲以恢復爲志，由內用張浚與趙鼎爲相，外用韓世

忠岳飛等爲將之措施中，以及兩次至建康督戰，皆可表明其內心之所向焉。

及至紹興七年正月聞上皇（徽宗）及太后之喪，繼以秦檜爲樞密使，始定都臨安，罷免賢臣，信任奸黨，力主和議，逐漸怠其恢復之志。後世論史者，咸謂高宗原爲藩王，因徽欽二宗北狩，彼始乘機膺登大位。當徽宗在時，尙有教父於危之念。及上皇已死，僅剩其兄欽宗一人。自念以後縱能救其返國，而本人將處於何地？是以內心中不免有未來之利害打算。秦檜一見機會已到，遂即時乘間試探，終得高宗承認與信任。及檜死贈申王謚忠獻，皆高宗酬功之表示也。

此段論斷，由歷史中亦可尋出線索。紹興八年十月趙鼎引疾求罷，陞辭時，言於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者」。又有一節則記曰：「先是宰執入見高宗，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以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不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事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云云。以後則爲誅殺逐放阻止和議者之種種事實，並未聞高宗有一憫惜意，蓋爲其預定之計畫，不得不如此，概可知也。直至紹興一十六年欽宗死，高宗始承認和議係出於本意，至於秦檜但能贊助而已。其用心之苦，亦足多矣。

夫北宋開國之初，爲預防藩鎮跋扈，維持帝業安全，寧使國防空虛，而用重文輕武之策。卒使胡人南下牧馬，其子孫退保江南，整個江山失去一半。南宋草創伊始，即存下個人爾後榮辱問題，致使恢復大計，半途而廢，忠盡之臣，悉遭誅放。宋趙對其當時國民之負義，亦良多矣。然從未聞有倡革命之舉者，專制之毒及文弱之氣，抑深矣哉。

(三)南宋不能在北方作戰

南宋欲在北方作戰，除對當前之敵須以壓倒之力克服外，尚須克服寒冷及兵力不能機動兩大難關方可。然南宋並無力量克服此三大困難。尤以後二項爲天然之障礙，更不能以當時之人爲方法補救之。是以高宗時有秦檜等極力主和，孝宗時有史浩湯思退等極力主和。秦檜等倡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論；史浩主張放秦檜等，築城於江南岸之說，皆本此三項爲着眼耳，茲詳其原由如下：

甲、南宋無優勢兵力以爲後備

高宗南渡，開元帥府于南京，募兵萬人，皆收潰卒羣盜以充之。既都臨安，乃立御營五軍，繼改爲行營四護軍，以張浚爲前軍，韓世忠爲後軍，岳飛爲左軍，劉光世爲右軍。建炎（高宗初即位之年號）後，諸將之兵寢增，時張浚卑臨安，劉光世屯鎮江，池州，太平等地，韓世忠駐江

陸；岳飛成宜興，蔣山（今南京紫金山），史稱四大鎮，然總額僅十九萬四千人，皆爲召募者也。秦檜在北地多年，曾目覩金人全國皆兵之實況，返國後再以南宋之兵力與北金比，直如滄海之一粟，而宋廷並未謀恢復徵兵制度，尙侈言收復失地，自然遭秦檜之非議。及彼一登台，不必以孝悌之說動高宗，即以敵我實力比較一說動高宗，亦足能使高宗放棄恢復之志。及孝宗卽位，起用張浚，再興北伐之師，初期尙稱順利，迨金主力一至，立遭敗績之恥，史所謂李（顯忠）卽（宏淵）符離之潰是也。孝宗亦不得已再遣求和之使，張浚亦引咎再罷相位。吾人讀史至此，常恨兩宋文臣誤國，卽何不積極恢復徵兵制是也。因上述之故，南宋不得不屈其膝以求和焉。

乙、南宋之人不能克服北方之寒冷

凡動物對於氣候之感應性最敏，非久成習慣，鮮有不生疾病或因而致死亡者，人雖爲萬物之靈，而其對於氣候之適應力頗爲薄弱，北人至南方，在昔日無奎寧克服瘧疾之時，十人常剩一二生還；南人至北方，如爲經商或服不重要之職務，尙能着重裘以渡寒季，惟以大量作戰之時，不僅不慣於着重裘（着則限制其活動性），卽着之，如使其在室外服長時間之勤務，則必發生凍傷，因而凍死者亦常有之。故南人在北方渡冬季，幾乎失掉戶外之活動性，此爲秦檜王倫等輩在東

北所身經體受者也。是以一則倡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論，一則力主和議，吾人認爲秦檜或許感覺南方人在氣候上無法應付。因爲無法應付，始非主和議不可。設此言果確，則亦爲南宋屈膝之第二因也。

丙、南宋無馬不能編成大騎兵部隊以與金人逐利

自燕雲十六州淪陷，西夏獨立之後，五代兩宋卽失馬之來源，神宗時雖經王安石提倡保馬法，求馬匹自給，並開川陝邊關茶馬市，以茶換蕃人之馬，然每年不過一二萬匹，且體質遠遜於北馬。南宋以無大騎兵部隊，可與金兵爭雄。亦爲造成屈膝政策之第三因也。

(四) 結言

兩宋重文輕武之策成功，而中國大好山河不保，從有理學創始，然與民族獨立生存無干。是以文治雖爲國家常典，而武備亦不能置之度外，有宋之世足可爲戒。元主能入主中國不亦有所以上之條件乎？

第七章 成吉思汗戰役（參閱附圖第八）

世人有以成吉思汗嗜殺似人間魔鬼之說，其說當否，則爲另一問題，成吉思汗恰爲黃帝及堯舜以降之武功繼承人，則爲事實，今依史而述其大要，以證明是說之正確性焉。彼生於北蒙古鄂

嫩河克魯倫河附近，及長，征服四鄰。以後越萬里長城而征中國。更掃平中亞細亞。又進而侵略歐羅巴，以建設空前之大帝國。震駭世界，羣起警戒，最後卒於六盤山，其子孫尙能維持帝業於不墜，蓋爲黃帝四千年後之再世也。

彼蠻族何故企圖如斯大征服之偉業乎？此決非僅爲侵略慾所驅，以此爲樂事者，夫亞歷山大王及拿破崙等之事業，或於某點上爲自己功名之野心所驅使，而欲大有所爲，尤覺其有不憚征戰之感，然成吉思汗未必亦有此想。當完全視爲人口過剩及生活困難之結果，遂行此大遠征之偉大企圖也。

成吉思汗幼時，其附近領民約四萬戶，人口有二十萬左右。因漸次繁殖，食糧缺乏，生活困難，遂有不得不向四鄰掠奪之趨勢，蓋彼等欲求生路，必須覓求發展之地，或爲物資之掠奪，於二者之中不可不撰擇其一也。是以彼南進首先而經略中國。

第一節 第一次征伐中國

當時，中國南方有宋，北方有金，其西北部有西夏。此中以金爲最強，西夏日漸衰頹。成吉思汗欲伐金，一二一一年三月自首都和林出發，其兵力號稱二十萬。其四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均從之，皆有獨當一面之雄才者也。成吉思汗直向金都北京進軍。戰略上或恐滿洲軍衝

其側面。故迂回跋涉西方大沙漠而向北京城之西北方進軍。雖到處屠殺郡府而近迫北京，因城池堅固欲力攻之，犧牲必甚大。是以暫攻略其四圍，使彼陷於獨立。自率主力劫掠今之山西太原府，以一部謁興安嶺而侵略遼東，嗣後相合，復蹂躪今之河北山東。又連陷西安開封濟南等城邑，遂九十以上之多。金主遂屈服請和。成吉思汗雖允許之，然憤其懷有二心，遂攻圍北京城而焚燒之，時在一二一五年，然金兵在各處抵抗。尙未能完全征服，其間，蒙古忽起內亂，彼乃留一軍而自歸本國焉，總之此次遠征中國，雖已征服金地之大部份，尙未殲滅其全部而中止。然蒙古民族之發展力膨脹力。未有止境。若不能向中國南部發展。則其勢力不得不在另一處求一出口。故遂向西方迸發。即中亞細亞之遠征是也。

第二節 遠征中亞細亞

是時成吉思汗之領土。東自日本海，南至黃河，西至鹹海東邊，有廣大之地域，威震四隣。其西鄰有花剌子模國，其主摩訶末，都撒馬爾罕城。威勢頗盛。偶因蒙古商隊四百餘人入其國，彼以爲間諜而殺害之。成吉思汗大怒，遂興問罪之師。但此乃藉口耳，實蒙古勢力如上所述，早晚必向該方面發展也，此商隊被殺事件不過在此必然之趨勢中，作導火線而已。時在一二一八年

成吉思汗統師三十五萬大軍，自本國出發，至翌年夏至也兒的石河駐軍以待。秋來即向花刺子模國如疾風之衝進。敵將花刺子模國主摩訶末，當時雖擁兵四十萬，既不能出而迎擊蒙古軍，又不能退守色爾達里雅河，或阿母河據險以決戰，徒將兵力分置於各城邑，便爲各個防禦，王自已防守撒馬爾罕城。命其子札蘭丁防守烏爾肯特城。

成吉思汗偵知敵軍配備之大概，欲將敵人各個擊破，命長子朮赤攻略色爾達里雅河下流沿岸諸城，并向札蘭丁所居之烏爾肯特城進攻，另派一軍攻擊色爾達里雅河上流之郅城，彼自以主力由中央向敵之撒馬爾罕都城進攻。

長子朮赤漸次攻略色爾達里雅河沿岸之郅城，雖乘勢進攻烏爾肯特城，然城兵善防，攻城七月餘經苦戰之後始陷落之，札蘭丁逃至南方。朮赤嗣後至鹹海北方以掩護警戒成吉思汗之右側背，且嗣後與自裏海西方北進之智伯及速不台互遙爲策應。

成吉思汗以主方向撒馬爾罕城攻城，守兵十萬防備頗嚴，汗乃立攻城計畫，或驅俘虜在前頭突貫，或詐退設伏，誘殺城兵，或以反間苦肉之計離間城兵。盡所有手段以攻城。因此城將率同最高官吏出城投降，國主摩訶末遁走，城遂陷。時在一二二〇年四月。成吉思汗命智伯速不台兩將率兵三萬，使追擊之。二將渡阿母河向西急進，雖進入裏海南方（今之波斯地方），然摩訶

末遁至裏海內之島嶼而死，遂不能擒獲，乃在其附近一帶大肆劫掠。之後侵入裏海西側地區，復屠殺各郡城，更北進而入俄境，因此而與俄軍開其戰端，此事俟後述之。

成吉思汗如上述命智伯追擊摩訶末，自率兵追擊札蘭丁，出撒馬爾罕城向西南前進，蹂躪今之阿富汗國，攻陷赫拉特府及喀布爾府，擊破各處之札蘭丁軍，而到印度河畔。札蘭丁渡河逃至印度德利府，失其蹤跡，汗乃停止追擊，然後欲沿印度河北上，經西藏歸國，以積雪甚深，且樹木叢雜，不能行軍，乃轉道再至撒馬爾罕駐屯。以後與在南俄方面獲勝之速不台軍相合，乃凱旋蒙古本國。時在一二二五年二月，即遠征出發以來之第八年也。

成吉思汗遠征中亞細亞，其所以獲得全勝者，其主要之原因有三：即因花刺子模帝國之內政紊亂，與國內人種不一，及宗教互相傾軋，乘此三弊故勝也。汗又特別保護敵國之僧侶，及有名望之人氏，且與花刺子模敵國之回教主結托訂交，以收政治上之利益，使無遺漏焉。至其戰略則以疾風閃電之勢，常出於敵人意料之外，使其應接不暇。汗常注意在初戰獲勝，以振起全軍之志氣，誠雄才大略之俊傑也，次爲第一次侵略歐洲。

第三節 第一次侵略歐洲

前述智伯速不台所率追擊摩訶末，而遁出於裏海西側之蒙古軍，一二二二年秋斷然越高加索

山脈，討伐在裏海北方之欽察部，欲除新領土花刺子模北側之隱憂。然住居高加索山北麓之阿蘭族等，與欽察部同盟而抵抗蒙古軍，其勢最強，不易令其降服，故蒙古軍用反間苦肉之計，遣密使至欽察部，謂「欽察部原與我蒙古族爲同一血族，今何爲與毫無因緣之阿蘭人等同盟而戮討伐我乎？宜與我結爲友好，若果允我必壓卿等之所望。」欽察部被此甘言所欺騙，遂與阿蘭人絕交，而解除兵備，於是蒙古軍乘此機先擊破阿蘭人，然後以疾風之勢殺到欽察部，欽察王至此始爲甘言所欺，然已遲矣，力戰而亡。其兄忽灘出奔俄國之伽里赤王處，蓋伽里赤王乃其婿云。

蒙古軍乘勝於次年冬攻陷有名之阿斯脫刺罕市，獲有夥多財物。之後，更分爲二軍即向西方前進，命第一軍向頓河方面前進，命第二軍自亞速夫海之南渡克里米亞半島以劫掠速答黑商港，與北上之第一軍相合，欲攻擊俄軍。

在俄國方面欽察部王之兄忽灘至伽里赤請求援兵，伽里赤王飛檄於俄國諸侯，謂宜共擊蒙古軍，諸侯皆從之。於是基輔王，拆尼哥夫王，莫斯科王，斯摩稜斯克王，佛拉德米爾王等諸軍，相聯合而會於聶伯河右岸，號稱兵力約二十八萬，當時俄國人關於蒙古人情形毫無智識，僅作種種想像，亦甚恐怖也。

俄軍先鋒伽里赤王雖一時不明敵情，然將自己運命委之於天，獨力前進，與蒙古先鋒隊會戰

。惟此一戰俄軍大勝。彼等重氣頓驕。以爲蒙古亦易與耳。遂大舉全軍渡勒勒河，向迦勒迦河前進，於是引起迦勒河畔之激戰。

迦勒河畔之戰，實所謂決戰也。伽里赤王先已得勝，今欲獨自進擊，以立殊功，自率麾下之軍渡迦勒河，攻擊敵人。然不料遭蒙古之猛烈之逆襲，雖然奮戰，忽遭失敗，伽里赤軍以慘敗潰亂之狀而退走。而在後方之俄軍毫不知此事，今忽見友軍敗退而大驚。此時復遣騎兵之大襲擊，因以前全未準備，致局勢狼狽不知所措。於是全軍東奔西竄。悉被蒙古軍所蹂躪，殆至全滅，時在一二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其死傷不下二十萬。

蒙古軍乘勝在附近一帶大肆劫掠，凡鐵蹄所至之處，悉被蹂躪，到達勒勒河畔遂停止進擊，撤退而歸。是年冬渡過頓及窩丸（倭爾加）兩河之冰，而至烏拉山麓，擊破不里阿耳人之大軍，再南轉截定坎庫里地方。一二二四年至鹹海東方之鄂特拉爾附近始與首將成吉思汗之軍相會，而凱旋蒙古本國。

第四節 第二次征伐中國

一二二五年春成吉思汗已征服中亞細亞而凱旋。乃再起軍企圖征服肥沃之中國。且彼已征服中亞細亞及南俄，今欲將南鄰之中國入自己掌握之中，此自然之欲望也，於是彼於一二二六年先

移入西夏，到處縱火殺戮，大肆掠奪，整年攻陷其首府等夏城，進而圍攻平涼城。時天氣酷熱，暫在六盤山避暑，遂得病，八日薨死，時在一二二七年八月，享年七十三，謚稱爲太祖。因此蒙古軍暫時收軍歸國。嗣後羣臣會議，推戴第三子窩闊台（太宗）爲後嗣而即汗位。窩闊台亦有偉略，宣示積極飛躍之政策，不唯繼承父王之遺業，且更欲大展經綸焉。一二三〇年先欲征服中國，自率大軍渡黃河上流經托克托城，沿途攻陷敵人堡壘六十餘處，圍攻鳳翔城降之，然後分兵二路，命弟拖雷率兵三萬由漢中方面迂迴，以衝金都之汴京，窩闊台自以主力渡黃河南下向汴京前進，金人聞蒙古軍自南北大舉來攻，大驚，招集軍事會議，配置約二十萬兵於天險潼關，以對由黃河方面南下之窩闊台，又配置約十五萬兵於鄆城，以對自漢中方面迂迴而來之拖雷軍，更以三萬兵守備汴京，以防蒙古軍，時在一二三〇年一月也。

拖雷自漢中方面迂迴，巧於利用騎兵，到處獲勝，使敵人心膽俱寒。金主驚駭，乃將潼關守兵調回汴京。於是此守兵十二萬開始急向汴京東進，斯時窩闊台渡黃河南下，方進出於陝城方面，正與潼關守兵之赴汴京者相衝突，於是窩闊台立即攻擊奮戰破之，進至濟關而佔領之，南獲多數戰利品，然後留一部在該處，更以主力東進，而向汴京。一方拖雷亦將鄆城之金兵十五萬擊破，追擊前進中，而與窩闊台軍相連絡，今則兩軍合力攻擊汴京矣。

汴京城周圍四十五里，守兵十萬，防備極嚴。蒙古軍雖返覆強攻奇襲，然其城堅固難陷，乃籌劃長圍之策，欲俟城兵饑餓而攻陷之。時城中惡疫流行，死者無數，棺柩送出城之數至九十萬之多，守兵糧盡力竭遂降，時在一二三年。城內慘狀目不忍視，金主遁至蔡州城，窩闊台攻之，復與宋兵協同夾擊，城兵雖善戰，然寡衆不敵，遂陷，金主勢窮乃縊死，至此金國亡矣。於是蒙古領有南至黃河西至裏海廣大之版圖焉。

窩闊台之征金，唯繼續父王之偉業，彼決不以此爲滿足，今蒙古有名相耶律楚材者，憂內政財政之不足，而舉目望西方新附之地，尙未見統治之實，以爲此際宜乘餘威，舉全力完成西征之雄圖焉。窩闊台於是企圖第二次侵略歐洲。

第五節 第二次侵略歐洲

其一 寇掠俄羅斯

蒙古即以鐵歷東歐之叛亂爲名，於一二三六年春下西征之動員令，應召集中於烏拉阿畔者約六十萬人，蒙古軍總督爲拔都（太宗兄朮赤之子）老將速不台爲參謀，拔都于是年終旗鼓堂堂劫掠烏拉河上流地方，并屠不里阿耳國首府薩麻拉市而至頓河畔，更北上近迫利森城。一二三七年十二月圍之，遣使勸其投降。城主也利森公，期以死守，曰「俟吾等死後，聽汝等自由可也」。

於是拔都猛攻強擊，六晝夜而後陷之，硝烟火光漫於北歐之天空，多數市民在黑烟濛濛之中悉遭焚燬之厄運，歎痛恨之淚而歸天。

嗣後拔都復屠殺附近都市，以如潮湧之勢進擊莫斯科，并捕其守將，大肆劫掠，如此名城亦付之一炬。更轉向東方進攻佛拉德米爾府而屠之，佛拉德米爾大公向北逃走，拔都急追之，在摩基力赤市附近激戰，幾將敵人殲滅殆盡，大公遂死於亂軍之中，戰場最慘之景象，今該市居民尙能傳說云。拔都乘勢更向西北前進。一二三八年三月間正到達距北俄大都諾佛哥羅德約百五十里之處，此時因彼處不久雪地融化，泥濘甚深，騎兵行動不便，復慮後方土民威脅背後，雖立即回軍而向裏海北岸之阿斯脫刺罕前進，然在途中遭遇科察爾斯克府人民之抵抗，不得已費六週間之攻擊而陷之，又轉途而到達頓河口之鄂爾那赤市，復遭該處人民之抵抗，拔都大怒乃以水攻該市，使之全滅，暫駐軍於該處準備再舉。

拔都至一二三九年自頓河口之鄂爾那赤市出發，向俄第一都市基輔進軍。基輔大都集拜佔庭（君士坦丁堡）文明之精華，伽藍寺塔聳立雲霄，金色燦爛，與硃紅碧瓦之色相輝映，頗呈雄壯之大觀，拔都雖迫近該城促其出降，然城主米開爾大公頑強不應。於是開始猛烈攻擊，不分府內兵民，悉遭殺戮，聶伯河積屍斷流，河水悉變血色，傷心慘目已極，城兵雖多方奮戰卒被陷落，

至此俄國已被征服。此後拔都復向波蘭匈牙利進軍以征討焉。以上俄國之所遭意外脆弱屈服者，畢竟由於各侯伯互相反目，不能團結之結果耳。雖自利森城佛拉德米爾城基輔城以及其他都市固
有勇敢奮戰者，然無何等聯合作戰援之處置，此爲戰敗之主因也。

其二 寇掠波蘭

蒙古軍以平定俄國，僅達到其最初步之目的，是以彼等不能停止其侵略之大欲，於是拔都復分軍爲二，自率主力征伐匈牙利，其他一軍命拜答兒爲主將征討波蘭。

拜答兒軍以十五萬兵力自基輔出發，首先攻陷盧布林城，渡維斯杜拉河而占領珊多密爾府，更進而近迫波蘭之要鎮克拉克城，波蘭王博勒思志四世在城中努力防戰，此時蒙古軍拔都之主力軍亦來協力攻擊，至一二四一年三月有名之堅城遂陷落，全市歸於灰燼，王偕左右出城逃向南方匈牙利，其後拔都未即侵入匈牙利，與拜答兒軍渡奧得河而向布累斯勞城進攻，城兵雖一時防戰卒自放火遁走，遂陷該城，此後拔都更向本來之目標匈牙利侵略，拜答兒馬兒西逃，於是引起有名利格尼茲之一大血戰。

西里西亞王亨利二世，欲迎擊蒙古軍，而爲中歐諸侯之盟主，集合近鄰之兵大戰於利格尼茲附近。亨利二世將三萬兵分爲三梯隊，拜答兒所率之蒙古軍則將十五萬人分爲五隊，隊首三萬，

取橫廣隊形，欲包圍亨利王之聯軍，蒙古軍行其大兵得意之戰，百發百中，頗爲善戰，而對方之聯軍則武裝既不整齊，又着重甲，行動復遲滯，因此雖著名之條頓騎士團，遭蒙古兵如雨之亂射，亦致人馬倒斃，遂成總崩潰，亨利王亦死於亂軍之中焉，蒙古軍大勝後，縱火燒其街市，掠奪其附近，漸漸迫近阿里木次城，此城有波希米亞王及勇將牙羅思志之死守，蒙古軍亦稍稍爲之辟易，會守將牙羅思志乘蒙古軍警備稍懈之際，勇敢夜襲，卒斬拜答兒之首而歸，蒙古深夜聞此凶變，致受非常之驚駭與打擊，因主將已失，遂解阿里木次城之圍，欲與總帥拔都相合，乃向匈牙利方面轉進，波蘭方面之侵略至此而止，其次則爲匈牙利方面之侵略。

其三 寇掠匈牙利

拔都以本軍約四十萬侵入匈牙利，其部署大概如左：

- 一、拔都自率主力由右翼加里西亞州方面。
- 一、速不台軍亦由加里西亞州方面
- 一、合丹軍由摩爾達維亞州方面
- 一、不塞克親王軍由左翼窩黎尼亞州方面

按以上部署，拔都在波蘭方面前進之拜答兒軍之後方續進，屠殺克拉科城，并布累斯勞城之

後，南下而進入匈牙利；欲圍攻首府布達佩斯。國王別刺四世善能防戰，且諸候來援之軍日見增加，拔都圍攻兩月，一旦解圍直向東北方而去，別刺見之大喜，欲一舉以決勝敗，遠追拔都之後，別刺此次追擊大爲失計，彼退到撒岳河之河岸附近，判斷敵人已遠退，遂將警戒弛懈。拔都有人潛伏於對岸附近，令偵知此敵情，立即回軍，神速徒涉撒岳河，急襲別刺之陣營。王軍大驚，周章狼狽不戰而氣餒，士兵四散，悉被殺戮，王乘駿馬僅以身免，遂攻陷布達佩斯都城，時已在夏秋之間，命軍隊暫駐，休養兵馬，并掠奪附近糧食。其間拜答兒速不台軍合丹軍等前來相合，更整頓軍備，以待一二四年冬期再圖攻擊格蘭城。

格蘭城之攻擊爲合丹親王所統帥者。親王乃以拔石器及其他所有各種攻城法，猛攻，遂陷之，更進而圍攻其附近之城邑。歐洲諸國震駭。羅馬法皇飛檄各國，將欲共起十字軍，此時忽接到蒙古大王窩濶會（太宗）之計音，拔都乃留合丹親王命其追擊別刺王，其他皆收軍回國。

合丹親王追擊別刺王至維也納東方附近，更轉進侵入達爾馬提亞州，雖延至亞特里亞海岸，終不能獲別刺王，乃大掠所到之城邑，復進過塞爾維亞及保加利亞州而回，追及拔都軍一同凱旋。

拔都使其軍大部回國，爲石達新附屬之諸國起見，乃在倭爾加河畔之薩亦依莫部，建立欽察

國。爾後俄國在其管領之下約有二百年之久。以上蒙古侵略歐州之行動至此告終。

第六節 戰役所感

蒙古軍始終爲戰勝者，且事實亦由於彼之勢強。然歐州軍中有所謂歐州武士道之精華之德國騎士團焉，此騎士軍所以亦遭慘敗者，固有着若干原因，但吾人欲在黃人與白人之優劣上比較觀之。

今列舉蒙古軍戰勝之原因，則有各種優點：（一）因蒙古人平素之生活戰爭之生活也；（二）因彼等善於騎射，歐軍則以槍爲戰也，（三）彼等軍紀嚴肅，軍之編成組織井然，歐軍則不統一，且互相傾軋也；（四）歐州都市人民日趨逸樂，而壓惡戰爭也。然事實上歐州軍之所以大敗，蒙古軍之所以大勝者，畢竟在蒙古人智勇之優越，即不得不謂爲優等之人種，而蒙古人偉力之優越，其後且繼續至二百年之久焉。然則吾人不可不於此等以熟思深慮矣。夫如此優秀之蒙古人，今成如何之狀態乎？現在蒙古人之大多數可謂野蠻低級無智識之標本，從前優質之彼等，目下已爲退化之人，此殆所謂玉不磨則無光歟？抑受滿清政府蠱惑政策之毒害歟？！

歐人常云蒙古雖戰勝，然於世界上文化并無何等新貢獻，不過屠殺人民，破壞都會，完全爲掠奪之狼羣而已。史家評論雖然如此，而未必盡然也。夫以上破壞縱令皆爲暴君之所行，然由此

破壞而見有若干創造，促成許多革新進步焉。（一）開東西之交通也；（二）謀東西文化之交換也；（三）統一小國分立，互相反目之俄國，以創造偉大專制之俄國也；（四）由蒙古將歐洲文化傳播於中國也；（五）歷史有名之馬可波羅將東洋宣傳於世界，而因此使哥倫布發見美洲之新大陸也。以上固爲其犖犖大端也。若由此觀之，則可謂因蒙古人之破壞作用，而爲東西文明交通之媒介，始能發見美洲。更進一步言之，亦可謂現代世界係由蒙古人之力而展開。故不可僅因其一面之破壞，而埋沒其全局之結果也。

附記——日本人所記元兵征討日本經過之概況

成吉思汗及其後裔以不屈不撓之精神，橫行歐亞兩大洲，其豐功偉績，大致如上所述。另有成吉思汗之孫名忽必烈者，繼憲宗蒙哥之後，即位於燕京，建國號曰元，廟號曰世祖。目視南宋君臨臣專，吏貪民情，遂啓兼併之心，大舉南下。

當時南宋以臨安爲首都，因素日無防禦設施，元兵一至，即鳥獸散，致使元兵如入無人之境，不久便進抵浙南濱海地區。雖有陸秀夫文天祥等忠貞之臣謀與元兵相抗，然惜大勢已去，獨木難支。文天祥被擄，南宋遂亡（參閱附圖第八其十），時在西歷一千二百七十九年。

忽必烈統一中國之後，發見日本遠處海中，尙未歸服，遂兩次派兵東征，皆以風波險惡無功。

而遠。日本原以中國爲不可侵犯之天朝大國，但自元兵失敗之後，遂啓以易與之念。於是所謂豐臣秀吉之狂妄計劃，遂深印於日人之腦海，而明朝之沿海倭寇，亦由於元兵失敗之所招至也。至於元兵征日究因何失敗？言人人殊，茲特將日人所記之「元寇」概況介紹如次，以明當時之真像焉。

中外古代戰史

元寇

伊藤政之助撰

九州因與朝鮮滿洲中國本部等接近，自古即多關係外國之問題。考察史傳，神功皇后之征伐三韓，物部蠱火之討平九州，天智天皇時代之放棄朝鮮政策，可想見爲外交困難之關頭，所以設立太宰府官署，整頓防守，儲存糧食，以防備外寇。是以九州地方從無大受外寇侵襲之事。迨至元寇，實爲我國開關以來創見之敵軍來襲焉。因敵爲世界第一強國之軍，我國上下皆戰慄驚愕，莫可名狀，當此直接之大國雖，不獨泰然不驚，且進而拖定征伐朝鮮之雄志者，蓋我國當時之執政北條時宗也。而時宗乃二十歲左右之青年，恃其大膽作戰，始將元寇之國雖根本消滅云。

原來我國對外方針，自神武功皇后以來，雖常保持積極進取之政策，然自唐朝之勢力東漸，我軍與敵不利，情勢一轉，遂採消極守勢之政策。爾來蹈襲數百年於茲矣。突然元寇犯境，乘此機會，時宗乃昌言征伐朝鮮，表示積極政策之鋒芒，可謂在我外交史上吐氣之材料矣。

其一 元寇之原因

大略言之，謂爲忽必烈英雄之行徑，頗爲至當。當時之元朝，承成吉思汗之後，兵燹地廣，雖幾乎征服歐亞兩洲，然尙未壓其欲望。顧瞻四方，忽然發現膏腴之日本，遂欲從日本下此毒手。彼無何等理想，亦無主意，不過爲其征服欲所驅使而出此暴舉耳。

彼蒙古者，原爲無海戰經驗之民族，而有強大之陸軍，然偶有朝鮮僧某晉謁忽必烈，欲得其歡心，說以征服日本。野心勃勃之忽必烈，因此動其食指，亦非無因也。於是欲先勸說我國歸服。

第一次文永三年（公元一二六六年）派遣將軍黑的爲全權使節，來日本，在巨濟島附近遭遇風濤，徒勞而歸。

第二次文永五年元主忽必烈責黑的的空還，再遣其來日，遞送國書，於太宰府廳。此書以驛傳送至鎌倉幕府，於是幕府奏明朝廷，奉朝諭將覆書交下幕府，然執政時宗憤敵之無禮，以爲不如不答，覆奏不可之狀，未與回答。故元使在博多滯留四個月不得要領而歸。

第三次文永六年，黑的將軍又奉使來對馬要求覆文，日本拒絕之，彼乃捕兩日人而歸。

第四次文永七年元朝以僧人子曇爲使，前來，然亦因日本不答而歸，此時元朝與朝鮮協力著著籌劃遠征日本之準備。

第五次文永八年元朝派趙良弼爲使臣來太宰府，然日本依然緘默，徒勞而還。

第六次文永九年元遣使者高麗人前來日本，後乃逐還之。

第七次文永十年復派趙良弼來太宰府，帶來類似最後通牒之談判。時宗大怒，遂命其歸國，

同時命警備筑肥沿海之要害，然防備程度比較似乎輕微。

如前所述，元雖執拗自文永三年至十年在此七年間前後遣使七次至日本，然其真意非求國際之修好，乃爲征服慾所驅使，固不待言。遇敵人如此執拗，而我時宗亦竭力澈底排斥之，採取緘默遜讓等之強硬手段。據史稱當元使趙良弼數次前來日本觀察而其判斷我國情之一節中有云：「日本人武勇絕倫，喜戰好殺，縱令征之，亦難統治，且地形狹隘，缺乏耕地，又少富源，况渡海攻擊成算難期，故日本不可伐。」蓋洞中肯綮之論也。然元主忽必烈不聽，文永十一年更派出日本遠征軍。於是引起文永之役。

其二 文永之役（參閱附圖第八其十一）

文永十一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十月三日蒙古將官忻都，率兵約三萬，戰艦九百隻，發自朝鮮合浦（馬山浦附近）五日日落時到達對島之佐須浦。島守宗助聞之，立刻統率八十餘騎發自國府，以夜行軍，翌晨到佐須浦，詰敵何故來侵，敵不答強行登岸。助國父子乃擊之，遂爲悲壯之戰死，敵在對島大劫掠，掠虜殺盡據約一星期，十四日午後轉攻壹岐，島守平經以百餘騎當之，衆寡不敵遂戰死，城陷。敵既取奪二島，士氣極旺，於十六十七日更襲擊肥前之沿海，松浦黨之將士防守之，雖奮戰死亡者頗多，然敵不能深入而退，更轉他道而向博多方面，十九日賊之三

部在今津灣附近登岸，立即由陸路向博多前進，其主力自二十日早晨在博多而隣自道原附近登岸，九州各地之日本軍聞警來集，大宰少貳經資爲將，其兵數不下十萬，於是日本軍乃轉爲攻勢，在赤板附近戰鬥，雖破敵而追擊之，然敵人不久增援逆襲而來，在鹿原附近引起激烈之戰鬥，不幸我軍勝北，以主力退水城，以一部守宇美，欲以拒止敵人，敵兵在箱崎八幡功及附近放火，因日沒遂未來追擊，皆歸還船中。當夜忽起大風暴雨，賊船多觸岩礁粉碎，覆沒者無數，二十一日我方出兵海上，不見敵船隻影，乃立刻追擊，在志賀島捕獲敵艦一隻，斬其百餘人，此日之戰鬥敵人死傷約一萬五千人云。敵人倉皇退走，十月中旬始歸舟浦張渡地，當時敵人使用短弓長槍利斧火雷及鉄砲等兵器，我兵器極劣，尤其對於敵人之鉄砲，雖我鎌倉之勇士亦驚駭不已。且敵之戰鬥法亦較我之單騎交戰進步，而爲整齊密集之團體戰術也。

文永戰後，彼此皆竭力爲再戰之準備，建治元年（文永戰後第廿年公元一二七五年）。元使杜世忠何文著等五人又來長門，太宰府則送之鎌倉，時宗責其無禮，牽出龍之口斬首，其後五年元使周福樂忠等復奉太宰府，時宗又令將彼等斬首於博多之浦，時宗此等果斷，敵我皆爲懾伏，時宗預料元軍之再侵，欲先急襲高麗，立作戰之計劃，并整理各種準備，皆因他事尙未實行而中止，然沿海防備更爲嚴密，一般同仇敵愾之心亦頗旺盛，諸將士未參與文永之戰者，此次亦志願從

軍，意氣飛揚，於是引起弘安之決戰。

其三、弘安之役（參閱附圖第八頁十一）

是時特以北條實政爲鎮西探題，使至博多督理軍事，沿筑前、瀨、帶、播、築、島、丈、津、長約七十五公里之石疊，博多今津關更爲堅固，漸漸敵有來侵之報，九州山陽四國諸軍，皆集於太宰府，配置守兵於岸之石疊內，夜間以燎火互相警戒，使賊無登岸之餘地。

當時元滅宋而統一中國，欲乘勢征服日本，弘安四年（公元一二八〇年）大舉來襲，此實爲日本一大國難，元軍身爲二軍，一曰東路軍，自朝鮮起程，一曰江南軍自揚子江進發，其編成之兵力大略如左。

總司令官 先爲阿刺罕 後易阿塔海

一、東路軍司令 兀都

副司令 洪茶丘

兵力約四萬二千人

二、江南軍司令 范文虎

兵力約七萬二千人

戰艦約六百艘

合計兵力十一萬五千人

戰艦約千五百艘

右二軍以攻擊太宰府爲作戰之目標。

弘安四年五月東路軍亦如文永之役，自朝鮮合浦港進發，攜帶三個月之糧秣及器具農具等，期在必勝，五月下旬到達壹岐，六月五日至志賀島能古島，我軍乃襲擊志賀島之敵而破之，副司令泷茶丘逃走。爾後敵人雖圍在文永役上陸點之博多附近，或其北方之宗形沿岸登陸。然因我軍防備嚴密不愆達到其目的，不得已佔領志賀能古二島，以待江南軍之到來，此爲敵於登陸作戰之初期，先受第一之蹉跌也。我軍對於日軍之敵，血湧肉跳不能忍上，乃駕輕舟以試行奇襲，其間豪傑使敵之心膽俱寒者不少，因大船發揮壯烈之攻擊精神，然因敵艦以鐵鏈連繫而悉被我艦爲大，且舷側備有砲位，無論如何不能得手，誠可惜也。時有伊豫人河野通有者，派士兵乘兩小舟在敵人猛射之下前進，因敵艦過高，難以攀登，乃上桅柱投以鈎繩而躍過敵艦，揮刀左右亂砍，斬殺無數，乃擒敵將而歸，敵意萎靡，除長期空待江南軍之到來外無他策也。

所謂江南軍之情形如何，該軍在豫定後一個月，始到東路停泊之志賀能古一島附近投錨，大

張軍容，筑肥海上全爲敵艦所遮，呈最淒涼之壯觀，我軍對之乃由各地不時奇襲或衝殺等，前後約六十餘次，并斬殺敵將忽都，軍威大震，敵人遂不能登岸而退守懸島，乃天佑我國，自七月三十日夜半至閏七月朔，俄然起大颶風，海濤澎湃，有天地欲崩之勢，敵艦破碎覆沒，溺死者無數，遺留海上之積屍如山，且流屍隨朝夕而入港，港爲之塞，我軍乘此掩襲，將敵人殲滅殆盡，生還者僅三人，此捷報傳至京師，朝野始開愁眉而呼萬歲矣。時宗雖勝而不驕，且更詰誡將士嚴加警備，乃論功行賞焉。元主聞此大敗，憤恚已極，欲再大舉來侵，以終無勝算而止，爾後亦未復伺，我國因此弘安之役結局我軍卒獲大勝。一說敵之江南軍在懸島，東路軍在傳多灣，均遭颶風而覆沒云。

其四 戰役所感

敵敗之原因有五：（其一）八月時爲玄海灘方面颶風來襲之節季，敵人之不避此誤於天時者。（其二）爲全軍中堅勇敢之蒙古兵，不諳海戰。（其三）敵將士多係宋朝降兵，皆無真正戰意，故缺乏人和。（其四）敵軍由蒙古人漢人朝鮮人三種而成，指揮命令不統一。（其五）選定與文永時同一上陸地點，觀其直衝我石壘，此可知地形不明者，此即缺乏天時地利人和之三要素，故其作戰致敗可謂當然耳。

在此戰役龜山上皇亦深爲憂慮，且躬詣石清水祈禱達旦，復派權大納言藤原經任至伊勢，奉聖上御筆祈文，在伊勢大廟禱告，願以身代國難，此等事實爲我國體之真髓，足以表現我軍民一體，君臣父子忠孝一貫具體之精華，誠可感激者也。世界無論何處，欲覓爲臣民起見，而如此不惜犧牲萬乘之軀者蓋寡，宜乎其爲大君哉，嗚呼爲我國之優點，我國之強處，我皇室之天壤無窮，我大和民族義勇奉公殉國之念如焚，皆在乎此也。龜山上皇御製詩云

捨身救世誠不惜

上帝照臨手朕心

西海之浪推且久

春風吹向大和魂

夫蒙古——元朝爲世界之大國，其國之大較現今之中美俄諸國且數倍，彼吞金滅宋，略取中亞細亞，復伸手侵歐羅巴，所謂世界霸王，而有新進之勢力者也。日本不過東海一小島耳，其大小比較，若中日戰爭之中國與日本，日俄戰爭之日本與俄國，猶遠過之，然而我日本乃得大勝者，何故歟？蓋上有天皇之盛德，中有執政時宗之膽略，下有國民之忠勇，此三者一體，是以殲滅元寇，挽救國難，而成大業也。

第八章 明朝之武功

第一節 太祖起義及開國

元世祖拓地東南，用兵西北，連年從事戰爭，以是國用不給，特發交鈔，以救一時財政。然所發過多，其價貶落，至順帝時至全不能使用，物價騰貴，諸民困苦。且喇嘛橫行，民不堪命。於是羣雄崛起，元室遂成分崩之勢。

韓山童者以妖術集愚民起亂，詐稱宋後，於公元一三五一年橫行於河北各地，軍敗被執。其部將劉福通遁河南，奉山童子韓林兒爲宋帝，名曰紅巾賊，山東，山西，陝西各地多應之。於是李二，張士誠等叛於江蘇；郭子興佔安徽，徐壽輝略湖北湖南；方國珍據浙江，海內沸亂。

郭子興部將朱元璋得士卒心，遂代子興領其衆，公元一三五六年前下據金陵。徐壽輝部將陳友諒者殺壽輝領其衆，踞據湖南湖北及江西；欲併江東，遂與張士誠約，東西夾擊朱元璋。公元一二三六三年元璋先發制人，大破友諒於鄱陽湖，殺之，悉奪其地。

朱元璋乘勢，更移兵破張士誠於蘇州！收江淮地，又南降方國珍，大江南北一帶，概爲元璋所有。於是涿元之役以起。

第二節 涿元之戰（參閱附圖第九其一）

朱元璋既平定大江南北各地，遂於一三六八年即位金陵，國號曰明，是爲太祖。同時使胡廷瑞等南定福建兩廣之地；徐達常遇春等北伐元室。徐達等先略山東，取河南，陷潼關，遂渡河北

，所至破元軍，遂四進以逼大都。大都者今日之北平也。

先是，元丞相脫脫出征，平李二，破張士誠頗有戰功。帝寵臣哈麻素者與脫脫有隙，因譏之代爲丞相，勸帝宴樂，而自長國政。及搠思監繼爲丞相，與宦者相表裏，壅塞四方警報，益養成禍亂。有老的沙者劾之。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嫌老的沙，乃與搠思監謀斥之，老的沙走依大固之主將孛羅帖木兒。時河南主將擴郭帖木兒與孛羅帖木兒不相善，皇太子及搠思監欲引之，以除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先發逼大郡，迫皇太子出奔上郡（今多倫諾爾），殺搠思監，而代爲丞相以專國政。已而皇太子與擴郭帖木兒合兵攻大郡，大郡朝臣應，殺孛羅帖木兒。順帝遂拜擴郭帖木兒爲丞相兼天下兵馬總元帥，使征定南方。

擴郭帖木兒，欲帝制自爲，負勢叛於太原。元順帝更遣諸將西向討擴郭帖木兒。是時徐達等正逼大郡，元軍防戰無暇，順帝奔上郡，自世祖建國凡九十八年而元亡。明肅清元軍之後，繼之乃有拓地之戰發生。

第三節 拓地之戰（參閱附圖第九其一）

明太祖概略統一中國本部，然元軍尚以上郡爲根據地，不時出沒長城附近，以圖恢復。四川、貴州，雲南亦有稱帝稱王不服明者，明乃向北兩方以經略之。

其一、掃北之役

元將擴郭帖木兒已殺順帝赦罪，以太原爲根據，領山西，陝西，甘肅兵，謀恢復大都。明將徐達破其軍。時順帝亦爲明將常遇春所逐，由上都遁於應昌（今多倫之東），遂死其地。太子愛猷識里達臘避明軍，稱大汗於喀喇和林。於是擴郭帖木兒，收敗兵，往喀喇和林與大汗會，新募大軍，圖南下。明太祖遣徐達擊破之，徐達與擴郭帖木兒戰於士拉河畔，因補給不足，無功而還。時公元一三七二年也。

元大汗死，弟脫古思帖木兒繼爲大汗，乃使納哈出召集吉林地方之蒙古諸族入遼東。公元一三八八年明將馮勝蓋玉等將兵二十萬破元將納哈出於金山（今遼寧開原西北）；翌年進襲脫古思帖木兒於捕魚兒湖畔，擒其皇子妃嬪。脫古思帖木兒奔喀喇和林，至士拉河畔爲長子也速迭兒所弑。於是蒙古都屬全潰，漠南以及東北三省之地，皆歸明版圖。

其二、征南之役

太祖既經略北方，又用兵西南。初，陳友諒之殺徐壽輝也，壽輝部將明玉珍入四川，據成都稱夏帝。玉珍死，子明昇嗣，公元一三七一年明將湯和傅友德等分由巴東，陝南兩地進兵攻降之。再進軍向雲南貴州。時元之宗族把匝剌瓦爾密王雲南，防戰敗死。友德更下大理金齒等雲南西

部諸蠻。於是西南境悉平。時公元一三八二年也。

第四節 國防設施

太祖既定南北，於是外則於遼東，大寧，大同，開平，甘州，貴州，洮州（今甘肅鞏昌）等邊要地，置行都指揮使司，以嚴國防；內則革元末諸弊，輕租稅，明賞罰，官制，刑法，概復唐代舊觀。太祖又因宋郡縣制，懲帝孤立，分封諸皇子於要地，以爲帝室屏藩。且許邊藩諸王以專行征伐之權。因漸成尾大不掉之勢。太祖死，卒釀成祖舉兵南下奪位之亂。

第五節 倭寇朝鮮之役

公元一三九八年明洪武三十一年，太祖死，太孫惠帝立，恐諸王強大，與黃子澄等謀滅藩王之權，諸王乃不自安。藩王朱棣，惠帝之叔父也，據燕京鎮北邊，夙有重望，元之降卒多歸附之，勢力益強，竊懷不忠之志。乘惠帝與諸王不相善，乃叛，以除君側爲名擁兵南下，陷金陵，惠帝出奔，不知去向，燕王即帝位，是爲成祖，時在公元一四〇二年也。成祖徙都於元故都，名曰北京，以舊都金陵爲南京。

成祖有雄志，北則親出塞外，破元遺族；南則乘安南內亂滅之；又疑惠帝逃亡海外，於公元二四〇五年命宦者鄭和率大船六十艘，水兵四萬，使遍訪南海諸國，有不服者征之，及明併安南

國威加於海外，因之，琉球，真獵（東浦寨），暹邏，滿刺加渤泥，蘇門答臘，爪哇，榜葛刺等三十餘國皆來明朝貢，鄭和仕成祖，仁宗，宣宗三朝，使南海者凡七次，故明中葉以後，雖國威寢衰，而南海諸國交通如舊，彼此之往來極繁云。

自元朝征倭失敗還，啓倭人以易與之心，故有明以來，沿海倭患無日無之。及明中葉倭寇熾，遂發生倭寇及朝鮮之役。

其一、戚繼光滅倭寇於平海衛之役

A、倭寇之概況

明太祖即位之時，倭寇屢剽掠山東、浙江、福建沿岸，公元一三七〇年，太祖遣使日本，請禁邊寇，然不得要領，乃沿海設防倭衛所，稍鎮壓之。己而日本足利義滿，統一南北朝，公元一四〇〇年（明惠帝建文二年）遣使於明，請修邦交。明成祖封足利爲日本國王。爾後足利氏與明交通不絕，邊陲諸候亦各自通於明，得其免券，從事於貿易。明之奸商等，與朝臣結託，屢始日本商民，購其物品不給錢，日本商民咸怨。公元一五〇七年（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以來，復剽掠中國沿岸。時足利氏已衰，四方不逞之徒，頻赴明沿岸，明臣民之怨政府者，亦來投倭寇，於是勢益猖獗，江南北沿岸，連年蒙其害者匪淺。故俞大猷戚繼光等出剿，始逐漸以蕩平焉。

B、戚繼光平倭於福建各地之役（參閱附圖第九其二）

戚繼光號元敬，定遠人，嘉靖間官浙江參將。適倭寇於嘉靖四十年由浙江轉擾福建各地，人民所受之痛苦，極爲悲慘。於是胡宗憲調戚繼光赴閩擔任清剿之任。

離寧德十里之處有一橫嶼市者，四面環水，甚是險要。倭寇之大本營即設於該處。官軍亦對之莫敢奈何。戚繼光到福建，知橫嶼地最爲重要，擬以奇襲攻取該地，遂使部下人携稻草一束，填成堤道，乘倭寇未加防範，襲而陷之，是役殺倭二千六百餘人。乘勝又到福清，殺敗牛田之寇。適東營澳附近又有新寇登陸，戚氏即予以迎頭痛擊，殺死二百餘人。戚氏始率部回福州整訓，並立碑以誌其功。

但是戚繼光返浙江不久，倭寇又攻陷福州之興化。二個月後又攻倭平海衛，聲勢浩大，較前尤爲猖獗。公元一五六三年（明嘉靖四十一年）四月，戚繼光率領浙兵馳至，其他援軍亦陸續到齊。於是巡撫譚綸以戚繼光爲中軍，劉顯仕左，俞大猷在右，合力攻擊躡據平海衛之寇。戚繼光奮勇直前，最先登城，左右亦各中軍得勢，繼續登城。倭寇設法抵禦，殺死倭寇一千餘人，始將平海衛克復。同時興化亦被我克服，救出擄去之良民三千餘人，寇患始平。是役以戚氏之功最大，嘉靖皇帝爲此事特於郊祭告廟大典，並且叙功授爵，陞戚繼光爲都督同知，子孫世襲千戶。

次年二月倭寇又糾合餘黨萬餘人，圍攻仙遊。三月戚氏率兵行第四次之掃蕩，倭寇節節大敗，只得解圍遁走。戚氏直追至王倉坪，殺死數百人。甚多倭寇逃至絕崖山谷，無路可逃，墜谷死者不少。其餘逃至漳浦蔡丕嶺，據險死守。戚繼光分五路哨兵，一鼓蕩平之，以後永無倭寇之患矣。

C、戚繼光於軍事上之創造及成就

吾國以武功立國，故自黃帝至唐代以前，亦以武力衛國。及唐玄宗時廢府兵制，而國防力因之以弱；自科舉取士制度興，而重文輕武之惡習以成。是以至五代兩宋之世，已由人服而變爲服人，由外人向我朝貢而變爲向人輸款，大失「漢族」「唐人」之臉面矣。終至成吉思汗之子孫，以游牧民族之文化入主中國。世運之急轉直下，尙有甚於五代兩宋之世運者乎？

及朱明遞興，逐胡元而統一中國，重取唐貞觀時代之制度，並令太學置較射一科，提倡尙武精神。此措施雖未收效於當時，但明中葉以後，許多文學之士，不僅喜談兵，且曾以武功於于世者有之，例如胡宗憲，王守仁（陽明先生），袁崇煥等皆爲最著名者也。戚繼光雖爲世襲武職，但在明朝提倡文武並重精神之下，遂以其文學根抵，將軍事上之創造，宣之於口，筆之於書，流傳今世；使吾人得知軍事教程——典範令，不是由西洋人發明，而吾國早已有之。如戚氏之紀效

新書，練兵實紀，實爲現行典範令之嚆矢也。

戚氏編紀效新書之動機，在其自序中，業經表露無遺，例如序中有云：「天下之難事者多矣，至於兵則難之尤者也。世有視弓馬爲末藝，等行伍爲愚民者，是豈知本之論哉。……數年間予承乏浙東，乃知孫武之法，綱領精微，爲莫加矣，策於下手詳細節目，則無一及焉，猶禪家所謂上乘之教也，下學者何由以措。於是乃集所練士卒條目，自選畎畝民丁，以至號令，戰法，行營，武藝，守哨，水戰，間擇其實用有效者，分別教練，先後次第之，各爲一卷，以誨諸三軍俾習焉……」，是爲戚氏刊行紀效新書之宗旨。邇今吾人所通用之典範令，不亦「誨諸三軍俾習焉」之課本乎？

戚氏作戰之基本陣式有二，一爲鴛鴦陣，一爲三才陣。所謂鴛鴦陣者，有縱深而無橫廣，用於正面突擊之隊形也；所謂三才陣者，有橫廣而無縱深，用於側擊之隊形也。如地形平坦開闊，雖爲側擊，亦用鴛鴦陣，如地形陝隘，雖爲正面突擊，亦用三才陣。以上二陣奇奇正正變化無窮，而其最後着眼，在包圍攻擊殲滅敵人，此實爲戚氏於作戰上唯一之主張也。

戚氏以上述之以事創造，卒練成一百戰百勝之師，號曰戚家軍。以之平倭，而倭寇就殲，以之防蒙古而蒙古不敢犯邊，皆爲其最大最顯著之成就。惜國人重文輕武之風，已成習慣，敵至則

思良將，敵去則殺（或黜）良將以平文臣之嫉。是以良將不多見，文臣以口頭充實國防，終至流寇擾於內，滿清侵於外，而明社以墟，是爲國人所犯之通病也。

吾國男女幼年即遭印度（習尙）桎梏，及其至壯而老，仍以桎梏而害其子孫者，約有二事，（一）爲女子纏足，（二）爲童子入私塾讀書是也。女子因纏足而體格弱，且減少其經濟上活動力，直接影響及國計民生；男子因圖科舉成名而讀死書，不僅養成一多病善愁之書獃子，且喪失其英毅尙武之精神，直接影響及國防安全。中國之積弱不振，泰半由此所致。今纏足之風已熄，而科舉制度亦已廢止。國人尙不脫吟哦之習，振刷其尙武精神，欲求不受他國侵凌欺壓之苦，憂憂乎難矣。吾人應步武戚氏之精神，以創造世界上唯一無二之國防良規，造福於後人，方爲一大丈夫也。

其二、赴援朝鮮之役

元世祖用兵日本，後五十餘年，而日本分爲南北兩朝，日相攻伐。及南朝敗，其遺臣或越海侵高麗沿岸，名曰倭寇。九州邊民等亦附之，勢轉強。高麗屢遣使日本，請禁遏之，又嚴其沿岸之備。然侵掠如故卒不已。

高麗自元察及忠烈王時從元軍東征，故財政大乏，且以後元朝對於高麗常干涉廢立之事，故

內訌亦繁，國勢遂不振。及公元一三五二年（元順帝至正十二年），忠烈王從孫恭愍王嗣立，疎大臣，遠宿將，任僧遍照，國政頗紊，倭寇乘之，益掠高麗沿岸。王親征之，大敗，賴李成桂之力始得鎮壓之。

會高麗王位繼承問題起，國內益亂，李成桂夙仕兵間，威望素重，國人擁立之，是為朝鮮太祖，時公元一三九二年，明太祖洪武一十五年也。成桂昔曾結好於明，明德之，冊為朝鮮國王，朝鮮自是為明外藩。

日本自足利氏統一國境，倭寇寢止，又值南北朝爭亂之疲敝，日本海沿岸諸侯，數借外國貿易以豐財政，是以與朝鮮交通頻繁。未幾足利氏敗，倭寇復出沒朝鮮沿岸，彼此往來遑絕。及豐臣秀吉統一日本，促朝鮮進貢，且使為伐明之嚮導，朝鮮拒不聽。於是公元一五九二年（明神宗萬曆二十年）日本起軍征朝鮮。

時太祖八世孫宣祖李昭王朝鮮。日本先鋒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等，連下朝鮮諸城，遂陷京城——平壤，王奔義州（鴨綠江口左岸），頻乞援於明。時明世宗孫神宗在位，應朝鮮之請，出兵助之。於是明與日本之戰以起。

中國自倭寇擾沿海岸各地以來，頗惡日本，及戚繼光破倭寇於中海衛以還，對日本頗有輕視

之意。此次朝鮮類來請饒，神宗使遼陽總兵祖承訓赴援，大敗於平壤。更命李如松率大軍使征復平壤；又敗於碧蹄館（京城北）。神宗懼，遣沈惟敬請和於日本，時公元一五九六年（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也。以和款議未協，日本軍再征朝鮮。曾秀吉死，日本始罷兵歸國。朝鮮王得歸京城。然明之聲威悉墜於地矣。

第六節 明事亡於內憂外患

其一、黨爭誤國

明太祖時力開言路，不問百官布衣，皆得上言論國事，但太祖喜歡指摘宰執之得失而不嘉獻評論皇帝本身。故自英宗以來，雖宦者與權臣柄政，而言朝政得失者頗多。且當時學者沐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等諸儒之感化，崇尚義理，競相可否國事，時神宗皇后王氏無子，神宗寵鄭貴妃，欲立其所生子，故不定太子。羣臣諫者皆得罪，而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輩尤名於時。

憲成已罷歸，會同志講學於東林書院，頗可否朝政，是非人物，元標南星亦各於其鄉講學，遙應憲成，天下學者多就之，朝臣之不得志者，頗附和焉。而當路執政諸人，則藉加排誣。於是遂生東林黨及非東林黨二派。終明之世。互爭不已，及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起，兩黨傾軋愈烈。

大抵東林黨主理論，非東林黨主實勢，競相攻擊。自光宗至熹宗初年，葉向高爲相，任用趙南星以下東林黨，而排斥非東林黨。宦者魏忠賢與熹宗乳母客氏通，因得帝信任。故非東林黨依賴之，悉貶黜東林黨。自是魏忠賢勢愈盛，內外大權歸其手，朝政大坏。因而內亂外寇一時並起，明室以墟。

其二、魏寇猖獗

明自世宗以來常首外患，北有吐魯蕃侵略，南有日本緬甸攻掠，及採朝鮮之役起，國用不支，於是公元一五九六年（明神宗二十四年）神宗遣宦者赴四方開鑛山，以充府庫，奸吏乘之，奪民財。尋又增課鹽茶船舶之稅，天下頗厭苦思亂。公元一六二八年（明思宗禪元年）李自成，張獻忠等，乘年穀不稔，自陝西叛，四方流寇響應，遂至不可抑制。

先是明太祖以要地分封諸子，使備王室屏藩。迨成祖篡位後，恐有效已者，乃捕殺諸王兵力，且當時陝西，山西，河北之兵，概遠戍北邊，一無防禦。故流寇勢益張。張獻忠略四川；李自成定陝西，河南，取山西，遂陷北京。莊烈帝自盡於煤山，李自成稱皇帝，時公元一六四四年（清順治元年）也。明傳位二百七十七年而亡。

李自成陝西米脂縣人，崇禎元年起爲盜，橫行大江南北十七年，至是破北京，自稱皇帝，茲

述其行軍及攻城方法如左，以明其成功及失敗之所以焉；

(A) 李自成之行吳：自成初踞據於湖北時，以其親信大帥二十九人分守所陷郡邑，自成自隨騎吳五營，營精騎二千，步兵十四哨，哨精卒三千，劉宗敏總步，白旺總騎。每屯以騎吳一營，外圍巡徼，晝夜更番，餘營以次休息，警候嚴密，人不得逃逸，逃者追獲，必磔之。營兵不許多攜輜重，吳各攜妻孥，生子棄之，不令舉。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咸掠爲養子，爲奴隸。故每破一邑，衆輒增數萬。每一精兵，則畜役人二十餘，其馱戰馬騾不與焉。衆實五六萬，且百萬也。

雖拔城池，不聽屋居，寢處布幕，彌望穹窿。其中縫紉帛數千重，有至百石，輕而輒，矢鏃鉛丸不能入。每戰一騎兵，必二三馬，數易騎，終日馳驟而馬不疲。嚴寒，則掠茵荐布地，以藉馬足，或割人腹爲馬槽，實以芻菽飼之，飲馬，則牽人貫耳，流血雜水中，馬習見之，遇人則嘶鳴，思飲瞰焉。

行吳倏忽，雖左右不知所向，鷄再鳴，並起蓐食，備馬以俟，百萬之衆，惟自成馬首是瞻，席卷而去。遇大川，則囊土壅上流，雖淮泗諸水，亂流而渡，百萬合營，不攜糧，隨掠而食，飽即棄餘，有斷食斷鹽數月者。臨陣鐵騎三重，反顧則殺之，戰不勝，騎兵佯北，官軍乘之，步兵

拒戰，騎兵繞而合圍，無不勝矣。以牛金星爲謀主，日講經一章，史一通，每有計劃，集衆計之，自成不言可否，陰用其長者，人多不測也。

(B) 李自成之攻城法：自攻城，分晝夜爲三番，以鐵騎布圍，步兵內薄向城，人戴鐵冑，蒙鐵衣，鑿錐斧擊城，得一磚坯即還，易人以進。穴城可容一人，則一人匿之，卷土以出，以次相繼，遂穿空旁側。迤四五步留一主柱，巨索繫之，去城十餘丈牽索倒柱，而城崩矣。

望風降者，不焚殺，守一二日殺十三四；或五六日不下，則必屠矣。殺人數萬，聚屍爲塚，名曰打亮。城將陷，以吳周布據外，絕城者殺之，故城陷必無噍類。掠馬騾爲上功；次軍仗；次幣帛夜服；次珍寶，其金銀僅散棄之，或以代鉛置礮中。屠城則夷其城垣，令後黨與爲守。立投順牌四，凡城破，四面負牌至村落，降者即負牌過別村，否則加兵。牌所至，日蹙千里。

自成性慘酷，斷耳剔目，截指折足，剖心鋸體，日以爲常，談笑對之。性又澹泊，食無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嫗，不蓄奴僕以李雙喜爲養子。雙喜嗜殺更酷於自成。以後降明，保持西南，頗有戰功云。

其三、滿清崛起（參閱附圖第九其三）

自蒙古滅金，通古斯族之勢力久減，然其在長白山附近者尙有覺羅部，世居鄂多理（庫古塔

西南)公元一四〇〇年之頃(明英宗正統五年)，始徙赫圖阿拉——興京(今遼寧新賓)，部族漸蕃。至公元一五八三年(明神宗萬曆十一年)努爾哈赤爲其部長，更得興盛。

當時通古斯族，略分四部：(一)滿洲部，佔今瀋陽之東北，覺羅部實屬之；(二)長白山部，位於覺羅部之東，互朝鮮界以西之間；(三)東海部位於長白部之北，寧古塔之東，日本海以西之間；(四)黑龍江部，位於東海部之西北，黑龍江附近。此外有(一)扈倫部，位於今吉林至遼寧之間；(二)蒙古境之科爾沁部，處於扈倫之西，黑龍江部之南，略當今熱河開魯附近。

努爾哈赤自覺羅部興，統一滿洲。扈倫，長白山及科爾沁諸部，恐遭其侵略，以公元一五九一年(明神宗萬曆十九年)相連合來攻，大敗，前後降於努爾哈赤。於是公元一六一四年(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努爾哈赤，遂稱國號曰滿洲，稱皇帝，是即滿洲之太祖也。

扈倫部中有葉赫部，負強獨不降，公元一六一九年(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太祖自將擊之。葉赫部乞援於明。明恐滿洲強大，遣命楊鶴率大軍三十萬援葉赫部，朝鮮亦派兵二萬來會明師。太祖適擊之，大破並合。於渾河河畔，乘勢滅葉赫部，更進瀋陽，取遼陽，遂都瀋陽。前所稱渾河河畔之戰，即明清薩爾滸之戰是也。

明軍大敗以後，終日以防守爲務，且屢換大將，致軍心動搖，屢次防戰不利，不得不節節退

避，直退至今之錦縣附近，始有長時間之防守。然努爾哈赤乘機由熱河攻陷今之內蒙古全境，及內蒙古平定，更圖號曰清，遂一再由喜峯口侵入內地作戰。明廷爲捍禦清軍，乃以吳三桂爲將，使嚴禦北邊。詎知吳自成陷北京，擄三桂愛妾以去，三桂大怒乞清軍入關平賊，而中國江山遂爲滿清據有。夫吳三桂者誠爲中國千古之罪人也。

其四、士大夫無恥

先是，明太祖初定天下，鑑於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以致亡滅，乃採取重刑罰薄稅歛之策。且日視中國文人以留聖人書，詔事元朝之醜態。心頗賤之，故取清唐以前三公坐論及兩宋不殺大臣之制，對大臣之有過者採取廷杖之刑。是以名雖王公大臣，然稍有過失，則不免廷杖，因而致死者有之。至於謫官看守陵寢之罰，則爲最輕之懲戒耳。

此制一定，王公大臣直同奴隸，日伺主子喜怒之顏，而大敢對國事有何論評，故有志之士，率以隱居山林爲幸，無恥之徒遂充斥於朝廷之間。識者，頗爲憂之。會洪武九年閏九月五星彗度，詔求直言。有山西平遙關導（等於今之教授）葉居昇者上言論用刑太苛，宜加寬宥，中有一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署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偶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經之罪，以鞭笞撻楚爲尋常之辱。……竊見近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

犯者日月相躡，豈下人之不懼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云云。書奏帝怒，逮問繫死獄中，後無敢言者。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死，太孫踐位，是爲建文帝。建文三年燕王朱棣自北平反，率師南下。四年六月朝廷文武俱迎降燕，建文帝落髮爲僧自鬼門出走。以後燕王即位稱帝，死節者，僅方孝孺，鉄鉉，景清，練子寧四人。忠貞之士不多見，觀此可知一般矣。先是燕王之發北平也，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啓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燕王允之。以後爲草即位詔，怒殺孝孺。孝孺死，而有明一代之真正讀書人在朝者，則直如鳳毛麟角，蓋有明各帝不獎勵忠孝節義之士也。

諺云：「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有明各帝既不注重士之操行與廉恥，是以真正有爲之士，率多寧肯老死泉林，而不求仕進。至於夤緣求仕之人，大半爲求升斗之祿者。故宦者劉瑾魏忠賢等輩得勢，宰執皆奔走於宦豎之門；權相嚴嵩得勢，義子乾兒則布滿天下，李闖陷北京，朝服候詔者，頗不乏人。其如洪承疇被清所執，義當死而不肯死；吳三桂爲愛妾被虜，乞清師入關靖難，義當仇而不仇，皆爲有明一代士大夫無恥之寫照也。諺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其然，豈其然歟？

第九章 清朝乾嘉以前之武功

中國民族之混合，自黃帝涿鹿之戰爲第一次；秦始皇統一六國及漢物興爲第二次；隋唐混一字內爲第三次；元明遞嬗爲第四次；至滿清入主中國適爲第五次，亦即中華民族之形成，實自此時始也。

不過滿清入關以後，對於漢人態度大變，前所尊敬者，此時改爲威脅利誘，稍一不如意，則族誅隨之。對於文人，則一方面屢興文字之獄，壓制漢人民族思想；一方面則特別博學宏詞科以籠絡碩學名儒。同時對一般漢人則令薙髮易服，以示歸順之意。當時之漢人，爲文字獄喪生者，不知有幾千幾萬精英之士；爲薙髮易服而遭屠戮者，亦不知有若干萬人。故滿清此一秕政，使漢人時懷復國志。及其權力稍殺，而叛亂隨之。終有幸亥革命之役使清室以墟。

然時至今日，目觀中國版圖之廣大，以及各民族彼此間之協和，縱令暴日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而各族之有力份子仍有傾向中央之表示。是等精神，又不能不歸功於滿清之處置各民族得法，使其養成一種向心力，始克有此種結果也。本此見地，爰述乾嘉以前之武功如次：

清之先世爲蘭州，滿洲居於長白山之東，蓋古女真遺種也。自蒙古滅金後，通古斯族勢力日衰，相傳有布庫里雍順者，以愛新覺羅爲姓，始居吉林北境濛莫之野鄂多里城，建國曰滿洲，是爲清人開國之始祖。由布庫里雍順數傳，而後國內大亂，舉族破散，幼子范察僅以身免；又數傳至都督孟特穆，誘誅仇人，恢復故地，時當明正統景泰之交，始徙居赫圖阿拉，是爲興京，距盛京二百七十里，卽明之建洲右衛也。孟特穆三傳至都督羅滿生覺昌安，盡收蘇克素護河西二百里內諸部落，國勢始大，覺昌安生塔克世，塔克世生二子，長曰努爾哈赤，卽太祖高皇帝也。茲述其開國及發展概況如次。

其一、努爾哈赤之武功（太祖高皇帝）

太祖努爾哈赤，生而英毅有武略，凡所睹記，終身不忘，國人稱之曰聰明貝勒。其開國方略凡六：首統一滿洲諸部，次征服扈倫諸部，次伐明圍撫順，克清河堡，殲薩爾濟之帥，遷都遼瀋，叙次如左：

A、統一滿洲諸部（遠交邊攻之戰例）

滿洲凡六部，曰覺羅部（新賓興京）曰蘇克護河部，曰渾河部（新賓西），曰完顏部（敦化西）曰董鄂部（通化北）曰哲陳部（抑河東）。努爾哈赤爲愛新覺羅部長，外以蘇克護河部爲最

強。先是蘇克護河部有尼堪外蘭者，爲圖倫城主，頗效忠明室，陰與明總兵李成梁合軍攻古將城，其城主阿太章京之妻，爲覺昌安之孫女，努爾哈赤之從姊也，覺昌安聞古將有難，恐孫女被獲，即偕其子塔克世率兵往援，既至，入城助守，而尼堪外蘭適有城民作亂，殺阿太送款於明，並擒覺昌安父子誅之，努爾哈赤時二十有五歲矣。聞之大怒，誓志復仇，先遣使詰明邊使，明謝誤殺罪，歸其祖父之喪，賜敕三十道，馬三十匹，封努爾哈赤爲龍虎將軍建州左衛都督。努爾哈赤曰：「嘗我祖父者尼堪外蘭也，當先滅之。」遂以萬曆十一年，以其遺甲十三副攻圖倫城，尼堪外蘭退保甲版，又被迫走撫順，欲入明邊明邊吏懼啓覺，逐之，遂逃鄂勒勒築城居之，以中隔董鄂河渾河諸部，追兵不能及，努爾哈赤遂改行軍方略，用兵先自近部始。於是首攻蘇克護河部之爪爾佳城，次攻渾河部之貝璉城，哲陳部之託摩城，及董鄂部，皆克之，遂越諸部近迫鄂勒渾。尼堪外蘭復逃入明。努爾哈赤以執付仇人請，明邊吏執尼堪外蘭送努爾哈赤軍斬之，並歲賜銀八百兩，緞十五匹，開撫順渾河寬甸驛陽四口通商，所冀以結其歡心，努爾哈赤復乘勝攻克完顏部。於是五部皆服。越四年又征服長白山之鴨綠江部，兵威益振，駸駸然合大東而奄有之矣。滿洲初起時諸部之位，置如左表。

建州衛——滿洲部——覺羅（遼寧和賓）

蘇克素議河（遼寧柳河縣境）

渾河（遼寧新賓西北）

完顏（吉林敦化縣西）

章鄂（遼寧遼化縣北）

哲陳（遼寧柳河縣東）

長白山部——納殷（遼寧白縣境）

鴨綠江（遼寧鴨綠江河北岸）

珠舍里（遼寧陸江縣北）

海西衛——扈倫部——輝發（遼陽輝南縣北）

哈達（遼寧輝北縣西境）

葉赫（遼寧東遼河區域）

烏拉（吉林省城）

野人衛——東海部——渥拉（吉林寧安東北窩集地）

瓦爾喀（吉林延吉縣北境）

庫爾喀（吉林寧古塔河漢城）

B、征服扈倫諸部（各個擊破戰例）

努爾哈赤之用兵也，先自近部始，其始攻克滿洲各部，繼乃北向與扈倫諸部爭雄，扈倫者明之海西衛地也，海西四部，葉赫最張，爲塞外諸國盟主。努爾哈赤統一滿洲，又收復鴨綠江部，盡有其衆，疆土日擴，赫會長納滿布祿乃糾合扈倫各部，及蒙古之科爾沁，錫伯，外勃察三部，長白山之珠舍里，納殷二部，計共九國聯軍來攻，衆凡三萬，分三路進兵，陣於渾河北岸。努爾哈赤聞聯軍大至，引兵至扎喀城，乘城觀之，謂諸將曰：「烏合之衆，其心不一，殲其前鋒必自退，因而乘之，蔑不勝矣。」乃移軍急馳二百里，至古將山據險而陣，發百騎挑戰。葉赫西城會長布塞，科爾沁會長明安，先衆突進，布塞馬觸木路，努爾哈赤兵即斬之，乘勝長驅，明安陷渾易馬道，聯軍遂大潰，努爾哈赤遂北數十里，斬首四千級，諸部大震，先後屈服。納林布祿不得已納其女以和。此明萬曆十九年事也。未幾葉赫復與哈達同謀抗拒。努爾哈赤怒，乃發兵先擊哈達，克其城滅之，繼又滅烏拉輝暨二部，又北略東海諸部，兵力益強，疆土大拓。萬曆十四年正月朔，滿洲諸員勒大臣奉表勸進，尊努爾哈赤爲覆育列國英明皇帝。立國號曰大金，建元

天命，定都興京。

C、初次伐明之役（作戰日櫻——勢力中心——選於最弱國之戰例）

努爾哈赤既稱帝，於是製國書，定旗制，置理刑廳，設大臣五人，佐者十人，以分治國事。使國民皆兼習兵農，刈穫既畢，則縱牧羶畜於山野。由是國富民殷，歸服者日衆。時海西四國已平其三，惟葉赫特明之援，負固不服。努爾哈赤亦惡之。初明人設邊防也，分南北二關，以哈達爲南關，葉赫爲北關。哈達既沒，南關已失，所恃者惟北關。而北關偏處開原鉄嶺，尤邊疆之屏蔽，薊遼總督蹇達亟上疏陳東方隱憂，不可不備，於是神宗乃屯兵於開原，而以火器兵助葉赫防守，爲犄角之勢。葉赫既恃明之援，與滿洲抗衡，而明亦依葉赫之弱爲遼東之保障。努爾哈赤乃集諸貝勒謀曰：葉赫恃明之援，若先圖葉赫，則明兵擣我之虛，不若大舉伐明，先挫明兵，然後再圖葉赫。諸貝勒曰善。遂於萬曆四十六年興師伐明，臨行以七大恨告天，路曰：我祖父未損明一草一木，明邊吏輕信尼堪外蘭之言，無故啓釁，殺我祖父一也；設碑盟誓，明不遵守，遣兵越界協助葉赫二也，明以擅殺爲詞，拘我使臣，脅取我十人抵罪邊境三也；明助葉赫背約，以其許字滿洲之女改適蒙古四也；我滿洲累世所守疆土，耕田藝穀，明不許刈穫，遣兵驅逐五也；葉赫渝盟召畔，乃偏信其言，遣書詬訾，肆行慢侮六也；哈達助葉赫兩次來侵，既被征服，又脅我

復其國土七也。遂進軍圍撫順，降其首將李永芳，夷其城面還。是年秋復進軍克清河堡，全遼大震。明神宗起楊鎬爲經略，合朝鮮葉赫兵，共四十七萬以禦努爾哈赤之兵。

D、薩爾濟之役（外線作戰者失敗，內線作戰者成功之戰例）

萬曆四十七年春，明遼東經略楊鎬，集兵瀋陽，分四路出師，山海關總兵杜松出中路之左，由渾河入撫順關，廣寧道張銓監之，遼東總兵李如柏出中路之右，由清河入鴨綠關，遼陽道閻鳴泰監之；開原總兵馬林出北路之開原，會葉赫兵出三岔口，開原道潘宗顏監之；遼陽總兵劉綎出南路，會朝鮮兵入寬甸，海蓋道康應乾監之；而以遊擊崖一琦別監朝鮮兵，合趨滿洲都城。號四十七萬，期以三月一日會二道關並進。會大雪兵不能前，師期洩。杜松欲立首功，先期渡渾河，連克三小砦，遂乘勝趨薩爾濟谷口，以三萬衆屯薩爾濟山，一面自引兵二萬界藩。努爾哈赤方築界藩城，夫役萬五千以精騎四百護之，聞松軍至，伏精騎谷口以待，俟松軍過發尾擊之，至界藩渡口，以夫役千人相助反攻，而自率六旗兵直趨薩爾濟山大營，甫戰，日未昃，忽入繡晦，咫尺不相辨，明兵列炬而戰。努爾哈赤自暗擊明，萬矢雨集，發無不中，而騎兵由明擊暗，銃炮皆中樹林，遂乘晦，拔柵掄壘，佔領薩爾濟山，潰其軍三萬。松聞耗來援，山上兵據高馳下，與山下兵夾攻，衝松軍爲數隊，松中矢死，全軍盡覆，此中路左軍也。北路馬林兵出三岔口，聞松軍

賊，結營自固，努爾哈赤乘高奮擊，林大敗遁走開原，潘宗顏力戰死之。楊鎬聞耗，立撤止如柏劉綏兩軍。如柏至虎欄關，滿洲守兵二十人見之，登山鳴螺作大軍追擊狀，如柏軍大潰，奔走相蹙死者數千人。時劉綏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克三砦，不知松軍之覆沒也，整隊前進，至登阿布達里岡，會努爾哈赤兵亦登岡出其上，而別以一軍趨西，岡上自高墮下，趨綏西者復從旁夾擊，已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以紿綏，綏軍大亂，力戰死。綏驍將也，既戰死，明師喪氣，康應乾及朝鮮兵營富察之野，努爾哈赤移師邀擊，大破之，應乾僅以數百騎免，一琦敗走朝鮮營，朝鮮帥懼，率衆降，一琦投崖死。時馬林走開原，努爾哈赤移師攻之，乘勝遂取開原鐵嶺。是年八月努爾哈赤復進兵葉赫，葉赫不能支，遂被滅。於是言語相同之國，悉歸於一，疆域西至遼，南至朝鮮，東際海，北抵黑龍江矣。

其二、遷都瀋陽（明末不明持久作戰之利害致遭失敗之戰例）

初楊鎬既敗，明廷遽鑄治罪，以熊廷弼代之。廷弼有文武才，善用兵，熟邊事，集大軍十八萬分佈諸要隘，倡固守之策。努爾哈赤以此按兵不進者年餘。天啓初，明臣忌廷弼者爭劾其不職，廷弼遂乞罷，以袁應泰代之，應泰故循吏非治邊才，且不知兵，會蒙古大飢，諸藩多入塞乞食，應泰奏請收撫，招降萬餘人，分處遼瀋兩城，優其廩食，與民雜居欲倚爲助。而此降入轉爲滿

洲耳目。天命六年春，努爾哈赤率兵攻瀋陽克之，總兵賀世賢戰死，三月攻遼陽，應泰集諸軍分陣固守，滿洲兵冒炮火登城，據其一隅，城中遂大亂，應泰自焚死，城陷，蓋降人爲之也。努爾哈赤既克遼瀋二城，分兵四略，於是遼河以東之堡寨營驛，及海蓋金復諸州大小六十餘城，以次俱下，遂由興京徙都遼陽。明年渡河進取廣寧，又連陷四十餘城，明兵退入山海關，遂由遼陽遷都盛京（即今之遼寧瀋陽縣也）。越數年努爾哈赤復率大兵攻寧遠，明巡撫袁崇煥守之，火器砲石齊下，不能克，乃嘆曰朕自二十五歲興兵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此寧遠城竟不能下，豈非天耶，因不憚者累日，旋以病卒，其第八子皇太極嗣位，改先天聰，是爲太宗文皇帝。

第二節 太宗文皇帝之武功

太宗既嗣位，雄武英毅，不讓太祖，其開國方略凡四：首征服東海諸部，次平定內蒙古，次征服朝鮮，再次則爲六次伐明之役，茲分別言之：

其一、征服東海諸部（遠交近攻）

方太祖之併有屬倫也，同時復經略東海諸部。東海者明之野人衛地也，其部凡三，皆在吉林寧古塔以東。東南濱日本海有瓦爾喀者，當今烏蘇里江上流，至綏芬河以西濱海一帶，皆其部落，與朝鮮道畿相隣。太祖嘗屢攻之，收其地，降其人，又以瓦爾喀部衆有流寓朝鮮者請於明，

明諭朝鮮放還千餘戶，然猶未盡服也。迨太宗時復分兵四路，各攜糧導遼海，次第收其濱海島丁，自是瓦喀爾部衆皆服。瓦喀爾西北有庫爾哈者，佔虎爾河流域。太祖時嘗遣額亦都俘其扎庫塔人，未幾其部長以百戶來歸，太祖善遇之，部衆踵至。至是太祖復遣阿爾津等征服其部落之居黑龍江下流者，俘其衆而歸。於是庫哈亦平，庫爾哈之東有渾集部，太祖時命額亦都征其衆萬餘。至是全部來歸。於是東海之部悉平。其餘諸小部，若諾羅哈，若諾哲，若薩哈連路，若鄂倫春皆先後歸服。而兵威以及直抵海中庫頁島。於是自黑龍江以南，圖們江以北，濱海諸部及其附近大小羣島，盡入版圖矣。是時黑龍江上流北岸及外興安嶺之麓復有索倫部，其部嘗入貢，太宗聞其俗善騎射，遣勒會蘭率兵渡江，收其壯丁，厥後叛服無常，因遣程什哈等征之，俘獲甚多，又調蒙古兵平其衆。於是遼陰以來散居東北境之鮮卑部落，悉統於滿洲。

其二、平定內蒙古（攻昧兼弱）

蒙古部族八別爲四：曰內蒙古，曰外蒙古，曰厄魯特蒙古，曰青海蒙古是也。內蒙古部落甚多，最著者有七：曰科爾沁，曰奈曼，曰放漢，曰察哈爾，曰土默特，曰喀喇沁，曰鄂爾多斯。科爾沁在今遼寧之北，黑龍江之南，爲內蒙古東部，察哈爾包有今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特別區域，爲內蒙古部，而鄂爾多斯則在內蒙西部，居河套中，所謂河套蒙古是也。此七部中察哈爾最强，

而科爾沁初曾與扈倫諸部九國聯軍合攻滿洲，爲清太祖所敗，遂震其兵威，與奈曼敖漢諸部相率附。崇禎初不服，其酋林丹汗，尤雄傑，士馬強盛，嘗自稱爲統領四十萬衆蒙古國王巴圖魯成吉思汗，而所稱太祖努爾哈齊亦爲水濱三萬衆滿洲國主貽書以辱之，又自恃其兵力，侵陵兩族諸部，破哈爾沁，滅土默特，東西驅逐，所至掠奪，諸部不堪其虐，相率走避。其北走者，渡額爾齊斯河，依喀爾喀，其東走者，則依科爾沁。林丹汗惡科爾沁之降服滿洲也，悉帥攻之，科爾沁不能支，乞援滿洲，願以明人方面守遼西，以林丹汗百餘萬爲屏蔽。林丹汗因助明攻滿洲之遼東地。明太祖已死，太宗嗣位，怒林丹汗之無能侵擾也，亦數遣師襲察哈爾邊境，雖未大勝，而林丹汗之威勢漸衰。及天聰六年，太宗率大軍征察哈爾，會遼河漲溢，軍士冒遼河晝夜行，乘林丹汗不備，踰與安插千三百里，至其庭，林丹汗謀拒戰，而所部俱崩體，遂從其人畜十餘萬衆，由歸化城渡河西去，沿途離散，僅存一之二，及至青海之大草灘，林丹汗忽病痘死，其子額哲擁衆萬餘居河套外，越明年太宗命睿親王多爾袞再率師西征以逼之，額哲欲以河套中之鄂爾多斯，而鄂爾多斯反攘其部衆千餘戶，降於清。於是額哲知不可抗，乃率其衆奉傳國璽以降，傳國璽石元王中原時所得也，太宗以額哲爲元室嫡裔，封爲親王，內蒙古之大部遂平，自元人北去，其遺裔邊邊與明代相終始，至是始歸平滅云。

其三、征服朝鮮（失去後顧之憂）

天聰九年四月諸王貝勒以太宗功德隆盛，且前歲滅蒙古，得其傳國璽，知天命已歸，於是奉表恭上尊號曰寬溫仁聖皇帝，改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是爲大清建國之始，時帝年四十有八，舉前代遼金元舊部，悉歸統一，根本既固，乃得一意從事於中原。然欲從事中原，而其東鄰有爲梗阻者，則朝鮮是也。於是先有征服朝鮮之役。

初朝鮮自李成桂得國，受明太祖冊封後，世世臣服於明，萬歷時日本攻朝鮮，朝鮮幾亡，賴明援得全，故德明益深。薩爾濟之役，朝鮮這將姜宏烈率帥助明，及戰敗，宏烈以殘衆五千降滿洲，太祖納之，使其部將以書歸諭朝鮮王，令其自審去就。而朝鮮王以不忘明德，故不報謝，仍助明將毛文龍守皮島，攻滿洲之後。太祖御之。及太宗卽位，有朝鮮叛人韓潤鄭梅者，亡走滿洲，請爲嚮導，以攻朝鮮，太宗從之，遣人貝勒阿敏率帥伐朝鮮。先破毛文龍兵於鐵山，又進陷義州諸城，渡大同江，長驅深入，直逼其國都。朝鮮王李倅挈妻子遁江華島，乞援於明。同時毛文龍之衆爲滿洲兵所牽制，不能赴援，乃遣使乞和，而滿洲以無船舶不能渡海襲擊，亦許之，遂約爲兄弟國，訂盟而還，此天聰元年事也。及崇德元年春，太宗受尊號改建國號，遣使徵聘於朝鮮，而朝鮮王倅事明猶父，始終不貳，與清廷抗禮，不肯推戴。太宗賜書索送質子，又不報，太宗怒，

是年十一月親率大軍再伐朝鮮，渡漢江克其郛城，徐奔南漢山，告急於明。明舟師出海，守風不敢渡，而太宗圍南漢山城急，破朝鮮諸道援兵，獲倭妻子於江華島，徐懼始遣使乞降，乘兵械，服朝服，獻明室所給封冊，而躬自來朝。太宗見之於漢江東岸之三田渡，自是朝鮮世為臣僕百有二年，百四十餘年，朝鮮盡服，皮島勢孤，太宗遣兵與朝鮮夾攻取之，田是明失東方之大臂助。

其四、六次伐明之役（明清正式衝突開始）

先是太祖之下遼海也，諸貝勒欲取中原，太祖不可，曰昔金以蒙古，不居其國，而入主中夏，致易世之後，子孫皆習成漢俗，寔以衰弱，吾欲聽漢人居山海關之西，我自居山海關以東，滿漢各自為國，不亦可乎。及太宗即位，恪遵祖訓，一以止戈息民為念，不欲與明輕啓邊釁。天聰元年春，明寧遠巡撫袁崇煥，遣使來弔賞，並議修好事，太宗欣然答書，願尊明為帝，自降號為汗，低明帝一格，然崇煥非真欲與清議和也，特藉是，覘其虛實，故國書三任，和議卒不就。是時清兵方有事於朝鮮，崇煥待以之間，修築大凌河及錦州諸城，陰為恢復計，會清兵征朝鮮歸，局勢一變。是年五月太宗親率入兵攻寧遠，崇煥力拒之，回攻錦州亦不能克，毀其大小凌河二城而還，是為太宗初次伐明之役。已簡明宦官魏忠賢留國，以崇煥不救錦州論之，迨崇禎帝立忠賢伏誅，復起用崇煥督師薊遼，崇煥以皮島大將毛文龍驕蹇不用命，設計誅之，文龍部將孔有德欺

佈昭尙可喜三人叛而降濟。太宗大喜，以爲得天之助，特傳封王爵，時稱爲漢三王是也。時太宗
崇煥甚，即用此機大舉伐明，然以崇煥之扼守寧遠也，乃議良道蒙古拊直隸之背，一面由喜峯
口毀邊牆入，趨遵化，入龍井關，直瀋京師，一面縱反間謂與崇煥有密約，引之深入。崇禎帝怒
，以崇煥前殺毛文龍，已疑其有異志，至是不暇窮究，立逮崇煥下獄殺之，以孫承宗代爲督師，
駐兵山海關。太宗知中原未可據定，不欲窮武，乃爲議和書，分置永定德勝諸門外，而移師東歸
，時天聰三年十二月也，是爲二次伐明之役。太宗既退，孫承宗相機引兵收復關內遵化永平遷安
灤州四城，清阿敏貝勒退走。四城既復，而後山海關方面乃可守，論者以其恢復之功，比諸岳武
穆之朱仙鎮焉。天聰五年春太宗以明兵制勝之道在西洋大砲，乃設計招徠明砲工，鑄紅夷大砲，
而令降將演習之。是年秋復舉兵伐明，即以紅夷大砲攻大凌城，克之，明將祖大壽降。孫承宗亦
罷歸。是爲三次伐明之役，崇德元年七月，復大舉伐明，命英武郡王阿濟格，分路進兵，踰獨石
口，入層巒，過昌平，直逼燕京，兵至保定，凡克十二城，五十六戰皆捷，俘人畜十有八萬。明
督師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皆按兵不敢戰，日服大黃求死。九月始由建昌冷口引兵東歸，是
爲四次伐明之役。崇德三年八月清師再舉，太宗自率大兵由山海關，而令睿親王多爾袞由密雲縣
北毀薊子嶺而入，會于涿州，分兵八道，由蘆溝橋，進趨良鄉，下四十八縣。孫承宗致任在藉，

關門死之。督師盧象昇馳援，宰相楊嗣昌忌象昇，扼之，兵軍餉缺，遂戰死。清兵由德州渡河，下山東州縣十六城，克濟南，執德王由樞去，是爲五次伐明之役。崇德六年春，太宗以大兵數入中原，終不能得有尺寸地，蓋山海關爲之隔阻也，而欲圖山海關，非先下關外四城不可，關外四城者，錦州，松山、杏山、及塔山也。於是決計先攻錦州，築長圍以困之，並扼松杏援師之路，期以必克。明督師洪承疇及總兵吳三桂，率師往援，以兵十三萬環松山三面而軍。太宗聞之親率軍圍攻，苦戰逾年，城中食盡，三桂敗走，承疇被擒，請降，松山遂克，錦州杏山塔山三城相繼亦陷，先後死者五萬八千人，薩爾濟戰後此爲最烈焉，是爲六次伐明之役。自此役後，明之元氣大喪，明年癸未秋太宗皇太極殂，子福臨即位，是爲世祖章皇帝。世祖即位之明年，關賊肆逆，燕京失陷，明崇禎帝殉國煤山，吳三桂乞清兵入關平賊，而天下遂爲清有矣。

第三節 破李自成於山海關之戰

初，明以流寇內逼，用薊遼總督王永吉議，盡築關外四城，召寧遠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統邊兵入關，衛京師。三桂奉詔，徙甯遠兵民五十萬徙而西，抵豐潤，聞京師已爲李自成所陷，猶豫不敢進。自成執其父吳襄合作書招三桂。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姬爲劉宗敏掠去，大憤。遞易稿素，稱先帝遺德，以復仇討賊之旨布告軍中。疾歸山海關。部署軍事。襲破賊衆萬餘人。

李自成大怒，執吳襄於軍，親率精銳十餘萬，東攻三桂於山海關，以別將領一萬騎從一片石（關名在撫寧縣東北）繞出關外夾擊之。

吳三桂懼，遣書滿清乞降，請合軍討賊，時清攝政王多爾袞，略地關外，尙未至甯遠，得三桂書，即遣使還報。三桂復促之，多爾袞偕洪承疇等，兼程而行，疾馳至沙河，距山海關僅十里，而通路已爲賊軍攻關外者所梗。多爾袞命英王阿濟格，豫王多鐸名將萬騎，由東西水關分道而入，自引大軍繼進，賊敗前鋒於一片石，三桂復發大砲開路，自率親兵五百開關出迎多爾袞，即於軍中薙髮設誓，固請入關討賊自爲前驅。

時李自成軍百戰之後，驍悍無比。多爾袞慮不可輕敵，乃命三桂爲前驅，開關嘗敵，而自齎精銳以待。三桂兵各以白布繫肩爲號，開關出陣擊敵，傷殺相當。

翌日大戰。李自成來自北山橫亘至海，列陣以待者二十餘萬。清與三桂兵對李軍加陣，尙不及李軍之半。多爾袞命三桂先戰，衝其前鋒。是日自成挾明太子及諸王於西山，立馬觀戰，李軍張兩翼，圍三桂數匝。三桂軍，人人血戰，衝蕩數十合，呼聲振海嶠。及午，戰方酣，忽風發塵起，怒若奔雷，兩軍不相辨。清將河濟格，多鐸，率鐵騎乘勢突出，橫躍入陣，衝李軍中堅。李軍自相踐踏，俄而風塵門，李軍見中而辨髮者驚曰：「滿州兵至矣！」自成策馬下崗先走，羣

乘望之皆潰散。

清軍追擊數十里，斬獲數萬，下令關內兵民皆薙髮，而命吳三桂以步騎二萬前驅李軍。自成走永平，三桂追至永平，自成遣使詣三桂車請和，三桂不許。自成乃殺吳襄，還京師屠三桂家，即皇帝位後出走。多爾袞進三桂爵平西王。此後有熱血之漢族皆無噍類矣。

第四節 平定中國之戰

李自成既焚北京奔陝西，清軍助三桂追之，遂將山西，河北地一舉克服。自成昔日之强悍氣勢完全喪盡，而三桂昔日之懦弱心理，一變而為剛強之氣。蓋在滿清軍隊助威，遂使同為明朝之臣子，立轉其強弱之勢，明朝人民奴性十足之概況，由此可見一般。諺云：「狗仗人勢」；如吳三桂可謂此等人物之上選矣。

清世祖既定中國北部，乃遷都北京；又使阿濟格與明降將吳三桂平李自成於陝西；使多鐸為將經略河南山東。於是與明之江南政府發生正面衝突，前所謂割疆而治之主張，則完全放棄矣。

明思宗殉國消息傳出後，明之遺臣擁立神宗之孫福王於南京，史可法督兵以防清之南下。福王庸闇，將士不服，多鐸乘之，破史可法，渡江陷南京，福王降，時明之王族存者尚多，魯王據江浙；永甯王據江西；唐王又據位於福建。然各自為政，不相一政。清軍以各個擊破之策略，先

殺永寧王，次破魯王，又其次虜唐王，於是全滅。明遺臣更擁立神宗孫桂王於廣西，請援於安南。安南方苦內訌，不能出軍。及清軍侵廣西，桂王遂入雲南。

昔吳三桂從清軍破李自成於陝西，尋殺張獻忠於四川。至是復定貴州，進窺雲南，桂王奔緬甸。緬甸奉桂王於赭經之地，而與木邦騰越等雲南諸蠻部併力阻清軍。清軍下伊洛瓦底江逼其國都阿瓦，以葡裔牙人高緬甸者善防戰，乃引還。緬甸國人恐清軍再侵，不悅國王納明遺族，王弟巴哇刺達姆摩遂弑王篡位，捕桂王送清，時公元一六六二年清康熙元年也。

昔魯王由浙江敗走時，走廈門依鄭成功。成功乃海賊鄭芝龍子，其母日本長崎人也。以後與其父共降於明，一意以恢復明室爲志，恃廈門爲根據地，頻攻沿海。及魯王來投，軍氣大振，乘清廷有事於雲南，復浙江，下南京，更期北侵。尋失利，奉魯王退台灣。

先是明之末季，日本人之劫掠中國沿岸者，佔台灣爲根據地，及荷蘭人經商于中國沿海，於公元一六二四年（明熹宗天啟四年）逐日人而奪其地，設學校，建教堂，盡力輸入西歐文化。其後公元一六六一年（清順治十八年），鄭成功等奉魯王來台灣，悉逐荷蘭人，又遣使向日本乞援。是時日本德川氏方主鎖國之策，不與外國交涉，遂不成。翌年魯王及成功前後歿，成功子鄭經據台灣，不暇於清。

清世祖時，明室雖亡，然其遺臣，以及甘心隱沒於泉林之士，目覩祖國滅亡之慘，悉起而抵杭清軍，尤其江南一隅，最難平定。聖祖（康熙）即位，乃封明降將吳三桂於雲南；尚可喜於廣東；耿繼茂於福建；使各鎮其封地，握兵馬財致之權，殆似獨立國焉。

然就中吳三桂功最高兵亦強，及魯王死，桂王爲虜，天下已一統，聖祖漸憂三藩強大，竊爲之備。三藩亦自不安，公元一六七三年（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先叛侵四川貴州，耿茂子精忠，尙可喜子之信等尋各舉兵反。先是清一統中國下辮髮之令，使從滿俗，漢族不悅，于是所在兵起，響應三藩，江南全沒於漢。三柱自四川陷漢中隴西（今甘肅），又招鄭經使攻略沿海。

聖祖命圖海向關中（今陝西）；岳樂，傑書等平江南。時耿精忠與鄭經不協，互競權利之事，聞傑書大軍至，恐，遂投誠。尙之信亦望風降。且其時圖海已復隴西，岳樂亦定江西。吳三桂勢日促，未幾死，孫世璠嗣。雖固守雲南，貴州，四川，湖南之地，而次第衰微，至公元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西南戰事全平定，已費時約八年矣。

雲南之亂既定，聖祖欲取台灣除後患，以公元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遣施琅征之。時鄭經已死，子克塽嗣，克塽幼弱，將士不服，施琅來攻遂出降。

夫滿清以東北不滿二十萬人之部落，竟於一六四四年開始，至一六八三年止，約三十九年之

歲月，而平定中國全部，據最近史學家研究所得，係以二宗武器戰勝漢族：（一）以高官厚祿克服漢人觀望之心。（二）以紅夷大砲克服漢人抵抗之志。此二者俱爲明廷所有，而明廷不善用之以亡，滿清不費一文取而利用之，以征服中國。成功與失敗僅爲一紙之隔，聰明與糊塗僅爲一念之差。國人，曷速醒諸！

第三節 底定西北之戰（參閱附圖第十其二）

其一 準噶爾部之崛起

自元世祖（忽必烈）拜教思巴爲帝師，其後嗣世轄西藏之喇嘛，其衣帽尙紅色，名曰紅教喇嘛，紅教喇嘛以密呪爲旨，蓄妻子，多弊害；且以迄及明初得中國朝廷尊仰，頗流於侈惰。方是時宗喀巴出世，乃於喇嘛教中復另創新派焉。

宗喀巴以公元一四一七年（明永樂十五年）生於西寧（今青海省會），排幻術，禁娶妻，務除紅教喇嘛之積弊，自創新教。因着黃帽黃衣以示別，故有黃教喇嘛之稱。及黃教興，世人大加歡迎。未幾，其勢與紅教頡頏。宗喀巴於公元一四七九年（明憲宗成化十五年）圓寂，其最高弟子爲達賴喇嘛，居西藏首府拉薩，次高弟子爲班禪喇嘛居拉薩之西扎什倫布，分管黃教喇嘛。宗喀巴既禁娶妻，故特創嗣續之法，謂達賴班禪兩喇嘛不死，惟爲呼畢爾罕（化身之義）輾轉出現

，以濟度衆生云。

公元一五四三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三世達賴喇嘛立，有高德，漸得蒙古諸部尊信，遂從俺答，黃台士等懇請，親往今之內蒙古布教。及俺答曾孫繼爲四世達賴喇嘛，黃教勢力益張于內外蒙古，及伊犁地方。公元一六〇四年（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於土拉河畔之庫倫，置一大喇嘛以處理其他之教務。然黃教勢增，紅教喇嘛妬惡甚，遂欲引拉達克（西藏西陲）之首長藏巴汗，以制壓黃教。五世達賴喇嘛乃招致衛拉部以拒之。

衛拉部（瓦拉部）舊屬蒙古。及蒙古大帝國衰亡，佔據外蒙古之西部及天山北路，後有也先專政，屢寇明北邊，且嘗虜明英宗北去。自也先死後，久不振，月即別部襲其西陲，土默特部據其東境。然明不河初，乘蒙古諸部衰微，勢復強。當時衛拉部，更分三部：（一）曰準噶爾部，居伊犁；（二）曰都爾伯特部，居額爾齊斯河上；（三）曰土爾扈部，居塔爾巴哈台附近；（四）曰和碩部，居烏魯木齊附近。及受五世達賴喇嘛命，於是和碩部長回部汗，藉其餘三部之援，自青海入西藏，擊度巴汗殺之。紅喇嘛遁，不丹，尼泊爾地方。西藏全土遂歸黃教喇嘛，實爲公元一六四三年明思宗崇禎十六年之事也。固斯汗子孫，以後據青海地方，握西藏兵權，又屢遣使清廷以通好焉。

達賴班禪喇嘛，唯纏於宗教之事，其他事務悉委之於他喇嘛名曰「篤巴」者。時有桑結魯爲篤巴，以爲係五世達賴喇嘛近親故威勢頗強，欲絕和碩部之干涉，竊招準噶爾部。

公元一六〇〇年（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頃）巴圖爾渾台士爲準噶爾部長征服土爾扈部及都爾伯部，勢威漸強。渾台士長子僧格嗣立，未幾被弑，其弟噶爾丹，當時方爲喇嘛，在藏西歸而靖亂，爲準噶爾部長，時爲公元一六七三年（清康熙十二年）。先是噶爾丹之在西藏時，與桑結魯交，及長準噶爾部，欲替桑結魯和碩部。以和碩部納準噶爾部叛衆爲名，於公元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大破固斯汗之子達顏汗。噶爾丹既服青海，西藏，尋又兼併天山南路。

先是，今新疆天山南路有喀什噶爾汗者，至吉思兒時，臣服於帖木兒，及帖木兒死，中央亞細亞騷亂，故其後嗣乘之，浙西拓地，公元一五三一年頃，拉西朵嗣，類用兵東向，殆併天山南路，公元一五七二年拉西朵死，喀什噶爾汗威勢全衰。當喀什噶爾盛時，中亞之回教士，來居天山南路者頗多，名曰和卓，得喀什噶爾汗尊信，拉西朵尤崇奉之，故其勢日強。

及喀什噶爾汗衰，乃代握天山南路政權，其間復生黑山，白山兩派，彼此相爭。白山派之亞巴克爲黑山派之伊上摩兒所逐，奔西藏，乞援於五世達賴喇嘛。噶爾丹奉達賴命，擊破黑山派，擁立亞巴克於喀什噶爾，時公元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也。爾後八十年間，天山南路全歸準

噶爾部所有。噶爾丹既統一天山南路，又征服青海西藏，乃東出兵擊喀爾喀部於外蒙古，於是與清廷之量起。

其二 清與喀爾喀部及準噶爾部之關係

a. 喀爾喀與內蒙古之由來

自元順帝之次子脫古思帖木兒於土位河畔，爲其長子也速迭兒所弑，於是蒙古部屬全潰，時有成吉思汗之另一支子孫，名帖木兒者崛起於中央亞細亞，蒙古王族大部投於該方面，僅有一部殘留于漠北之地。以後五傳至脫古思帖木兒之孫坤帖木兒立，有鬼力赤者弑之，乃去蒙古國號，自稱韃靼可汗，部民不服，成吉思汗弟搠只之後裔阿魯台者，殺鬼力赤靖亂。時有坤帖木兒弟本雅失里避亂居撒馬爾罕，乃迎立爲可汗。時公元一四〇五年（明永樂二年）也。明成祖聞之招致本雅失里，不應，命大將邱福擊之於克魯倫河畔，大敗而還，於是成祖於公元一四〇九年自率大軍五十萬，破本雅失里於幹難河畔，瓦拉（兩位）部長馬哈木乘機殺本雅失里擁立其子吞里巴，自尊政權。阿魯台素與馬哈木不睦，遂率韃靼餘衆降明。前述瓦拉部長馬哈木之子脫歡亦於此時乘機崛起，破韃靼以脫古思曾孫脫脫不花爲韃靼可汗，脫歡挾之以合諸部，而屢寇明之北邊焉。

脫脫不花既受脫歡挾持，無法脫身，終日設計謀之。會脫歡死，子也先繼爲權相，日以征伐

爲事，疑脫脫不花與明通弑之，自稱爲大元天聖可汗，暴虐益甚。公元一四五四年（明景宗景泰四年），其重臣阿剌殺之代領其衆，韃靼部長孛來又擊破阿剌，乃與毛里駭共主立脫脫不花之子麻兒可兒爲可汗，於是瓦拉勢衰（見前第五節其一），明之北邊暫得無事。

公元一四七〇年（明憲宗成化六年），脫古思帖木兒六世孫達延爲可汗，有雄略，恢復以往舊觀，號大元大可汗。乘明衰微，南下略河套（鄂爾多斯）之地。公元一五〇一年（明孝宗弘治二年）大舉陷寧夏。乃於當時分其屬土爲漠南漠北兩部以封諸子。

甲、封末子札賚爾於漠北蒙古（外蒙古），名曰喀爾喀部。

乙、以二子巴爾巴爲吉囊（義爲副王）在漠南蒙古（內蒙古）之西半。

丙、自己直轄漠南蒙古之東半，名曰插漢兒（今察哈爾義爲直隸）。喀達延死，適孫卜赤繼爲可汗，遂東移以插漢兒部爲其領土矣。

巴爾巴死，子究弼哩克嗣其父爲吉囊，定居河套，是爲鄂爾多斯部之始祖。其弟俺答據其北陰山附近，是爲土默特部之始祖。公元一五三二年（明世宗嘉靖十年）以降，屢寇明之北邊，明以嚴嵩爲相之故，邊將無能防之者。會俺答皈依黃衣喇嘛教，始厭殺戮，不復寇邊。清初乃舉全土降於清。

b 喀爾喀與準噶爾之交惡

喀爾喀部既居漠北，故與明朝無交涉。自扎賚爾死，後更分爲三部，（一）扎薩克圖汗，在其西，佔抗愛山西麓一帶；（二）土謝圖汗，在其中，據土拉河流域地；（三）車臣汗在其東，領克魯倫河流域地。喀爾喀部以西，天山北路一帶地屬衛拉（瓦拉）部。兩部以土壤相接，素不相善（見前段）。及準噶爾部之噶爾丹已統一衛拉部，更欲東襲喀爾喀部。乘喀爾喀部之三汗不和，乃以公元一六八八年（康熙一十七年），大舉侵入喀爾喀部。蒙古地方之喇嘛等皆應之。三汗部落土崩瓦解，乃東走，途遇清使索額圖，遂乞滿清保護。

c. 清聖祖之親征噶爾丹

康熙帝諭噶爾丹，使收兵還侵地，不聽，反長驅逼內蒙古東部。公元一六九〇年（康熙二十九年），聖祖命王兄福全，皇子允禔等逆擊之於西喇木倫（遼河上游）附近。但彼仍優外蒙一帶。於是聖祖於一六九六年率軍親征，溯克魯倫河，連追噶爾丹，大敗之於昭莫多（土拉河之南）。

昔噶爾丹之長準噶爾部時，欲殲其兄僧格遺族，以絕後患。故僧格子策妄阿拉布坦，遁於巴爾喀什湖畔避禍。此時乘機歸伊犁，糾衆通好於清。噶爾丹腹背受敵，遂自殺。聖祖留守備兵於

科布多，使鎮漠北，乃還軍。青海之和碩部，聞噶爾丹敗死，遂叛準噶爾部，復降清室。

D、聖祖與高宗之平西藏及準噶爾部

(一) 平西藏之亂

西藏之第巴桑結，先因噶爾丹之助，逐和碩部，故其威權遍西藏。及公元一六八一年五世達賴死，秘不發喪，自擁立六世達賴，益擅權勢。會噶爾丹敗亡，故和碩部長達顏之子孫拉藏汗，欲恢復祖宗遺業，遂以公元一七〇五年（康熙四十四年）入拉薩，殺桑結，且囚六世達賴，而立新六世達賴，清聖祖夙惡桑結之通噶爾丹，故保護拉藏汗，使鎮西藏。

西藏之喇嘛，不悅拉藏汗，蒙古諸部亦不服彼所立之達賴，而另選達賴奉之於西寧。準噶爾部之策妄阿拉布坦，因乘機侵西藏。阿拉布坦當武略，有大志，自領準噶爾部以來，頻年出兵破吉利吉斯族，大拓疆宇。以西藏紛擾之機，於公元一七一九年（康熙五十八年）大舉襲拉薩，殺拉藏汗，西藏喇嘛藏應之。聖祖開變命皇子允禔回西藏進兵，準噶爾退至伊犁。清軍於拉薩，迎西寧之達賴，凡通於準噶爾部之喇嘛，悉予誅殺，時爲一七二〇年也。自是清之威力，振於西藏。

青海之和碩部嫉清廷之威震西藏，乘清世宗（雍正）新立，煽動青海西藏諸喇嘛作亂。世宗

發四川陝西兵擊破之，叛衆多投北方準噶爾部。世宗自是以鎮撫西藏保護喇嘛爲名，派兵二千，置駐藏大臣於拉薩，時公元一七二四年（雍正二年）也。

（二）征服準噶爾部

準噶爾部之策妄阿拉布坦，自敗於西藏後，屢與俄羅斯用兵，俄帝彼得世聞天山南路多沙金，欲遣哥薩克兵探之，阿拉布坦拒不許，公元一七二〇年（康熙五十九年）兩軍大戰於額爾齊斯河上流，尋講和，復納和碩部叛衆，專抗清廷。公元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子噶爾丹策零立，紹其遺志，以公元一七三一年（雍正九年）遂科布多清兵，侵略喀爾喀部。三音諾顏部長策凌大敗之於鄂爾坤河畔，乃請和於清世宗，金策凌與策零會，以阿爾泰山，爲喀爾喀部與準噶爾部兩部之界，約彼此不得相越。三音諾顏部者，扎賚爾曾孫丹津刺麻諾們罕之後，故隸土爾圖汗，聖祖以來，其部長策凌屢破準噶爾部有大功，公元一七二五年，世宗命之獨立，使鎮色楞格河流之地，喀爾喀自是始分四大部焉。

公元一七三五年世宗死，子高宗（乾隆）嗣位，是時噶爾丹策零死，庶子達爾扎立，多戮朕衆，國以大亂。有阿睦爾撒納者廢之，另立阿拉布坦從孫達瓦齊。達負擁立功，驕暴日甚，爲達瓦齊所逐，來奔於清，言伊犁可取。

高宗聞言入喜，於公元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遣其弟與阿睦爾撒納伐達瓦齊，使平定準噶爾部。及平定準噶爾部，阿睦爾撒納以功得領該部。但彼更望繼管衛拉四部。高宗懲噶爾丹族之跋扈，拒之。因大怒，俟其兵歸，乃聚兵於天山北路，一時天山南路和卓等並趕兵應之，勢頗猖獗。

噶爾丹向助白山派遂黑山派，及阿拉布坦爲準噶爾部長乃屏白山派而使黑山派統天山南路。達瓦齊時準噶爾部有內亂。黑山派之和卓等以在浩罕及布哈拉後援之約，遂圖獨立，悉逐準噶爾守兵。及阿睦爾撒納領準噶爾部，乃使黑山派擁立白山派之布羅尼特於喀什噶爾。至是布羅尼特等附和卓助圖謀撤納以抗清。

高宗於公元一七五七年遣兆惠，成昆扎布等以擊阿睦爾撒納，彼不久敗死，天山北路之地全平定。清將兆惠，富德等進入天山南路，陷庫車，阿克蘇，遂圍和卓根據地之喀什噶爾及葉爾羌，布羅尼特防戰不利，遁於巴一克山，途次被殺。時公元一七六〇年（乾隆二十五年）也。於是天山南北二路，全歸清版圖，清廷威勢振於葱嶺以西，浩罕，阿富汗諸國，亦前後仰清保護云。

第六節 清高宗之經略西南方

睿祖以來，世宗高宗之間，專用力於西北，然其於西南經略，亦未嘗忽。蓋雲南貴州之在中

國本部中也。該地歸清版圖不久，即有吳三桂之亂，清廷威勢未遍其地，是以苗蠻往往擾邊。世宗和鄂爾泰鎮撫之。及清與準噶爾部有事，公元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貴州南部生苗亂，附近熟苗處之，勢頗猖獗。世宗命張廣西悉勘定，唯大小金川（今西康康定附近）蠻族，恃其地僻險，反復異常，高宗使阿桂伐之，至公元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悉征服。清既征服西南夷，與緬甸暹邏，廓爾喀，安南等之交涉起。

其一與緬甸及暹邏之關係

緬甸自本克他利後，內亂相繼，自古部乘之獨立，勢力日強，公元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遂陷其國都阿瓦，於是伊洛瓦底江上游諸蠻部，多爲所羈屬。獨木疏（阿瓦北二百公里）部長暨精牙抗之，並恢復阿瓦建緬甸國，公元一七五三年又征服自古部，下阿薩密，遂乘勢伐暹邏。

暹邏昔日雖脫緬甸羈縻，然其國之繼承法，向多係兄終弟及制，是以內亂永無底止。外人流寓其地者，常乘機護取萬位，公元一六一〇年頃（明光宗泰昌元年前後），日本人曾以功得暹邏王寵之爲貴族，並娶之以王女，其後五十年有希臘人君士坦丁者來暹邏，娶日本女子爲妻，亦得暹邏王信任，握執政大權，盡力傳播基督教，後君士坦丁思固已勢，乃說王請法國保護，法王路易十四喜而應之，於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遣法兵若干赴暹邏，民固不喜基督教，

且疑法之遣兵另有陰謀，遂於公元一六八九年叛亂起，殺君士坦丁，逐法兵出境，暹羅國威遂以不振。緬甸王璽精牙及其子孟駁等屢寇暹境，於公元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陷其國都猶地並，留守兵而凱旋。

緬甸既得勢，故屢擾雲南西南部，清軍因氣候不良故，防戰常失敗，將軍明瑞陣亡。於是公元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傅恆奉高宗命，自雲南永昌府（今保山縣）水陸並進，將向阿瓦。孟駁知難敵，且恐清軍與暹羅通，乃請和。高宗亦慮將士病瘴瘧許之。

暹羅之敗於緬甸也，有國人僑居暹羅之鄭昭者，慕同志，固守海濱地，乘緬甸與清攻戰，乃得安南真臘二國之援，再興暹羅國，始都今之盤谷。公元一七六七年緬甸復用兵暹羅，然無功而去，未幾，鄭昭因內亂被弑，其婿法亞查克利新以公元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爲暹羅王，通好於清，高宗封爲暹羅國王，即今暹羅王家之始祖也。

其二 清與安南之關係

先是安南之黎利建大越國，公元一四六〇年（明英宗天順四年）其孫黎灝爲王，有武略，先滅佔城，尋降老撾，大拓版圖。黎灝死未幾，內亂起，莫登庸者，以鎮定內亂功，頗得勢，公元一五二五年（明嘉靖七年）篡王位。有阮金者以得老撾之援，奉黎灝曾孫據清華州，安南乃分兩

部，莫氏王於北，黎氏王於南，時公元一五三一年（明嘉靖十年）也。

南北對峙者六十五年，而南黎氏之將鄭松滅北莫氏，一統安南，負功專權，阮淦子惡之，據西都順化府，國號廣南，將擊鄭松；松擁黎氏據東京交都，更稱國號曰大越以當之，於是安南復爲大越廣西二部。

廣南一時南略真臘，頗爲得勢，其後一百八十年有阮文岳者，與弟文惠共舉兵，先滅廣南，又併大越，遂統一安南，時公元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也。黎氏之裔黎維祁奔清乞援，公元一七八八年（乾隆三十三年）高宗遣孫士毅恢復東京，反爲阮文惠所敗。然文惠恐有後患，請降，高宗懲前敗，許其請。

其三 與廓爾喀部之關係

喜馬拉雅山南麓之蠻民，建爲無數之獨立部，就中尼伯爾部最強，後分三部，自相爭雄。其西鄰廓爾喀部，以公元一七六〇年（乾隆五十二年）滅尼泊爾部勢日強，寢凌四鄰。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遂侵西藏，大掠而還。高宗得報，使福康安追擊之，道陷其國都加得山都，廓爾喀遂請降，福康安命納貢幣，返掠品，然後還軍。

廓爾喀邦之南即印度，此時已屬於英，當廓爾迫部之見迫於清軍時，屢請援於英之印度總督

故清廷頗疑英人。嗣後禁西藏與四境交通，其於印度之方尤禁之，且增駐藏兵以嚴守備。

第十章 中英鴉片之戰（參閱附圖第十其四其五）

中國自黃帝涿鹿之戰起，至中英鴉片戰爭止，約四千五百餘年，雖不絕有蠻夷華夏種族之爭，此仆彼起之演變，但始終未出黃色皮膚種族間之範圍，迄今言之，不過同族間之鬭家務耳。惟至十九世紀東亞局勢爲之一變，西方忽來一白色種族，彼等之文化雖學自亞非兩洲民族之所有者，但經過若干年後，彼已吸收消化變成自己獨創一格之文明，絕非東亞匈奴，鮮卑，契丹，女真，蒙古之可比。是以中西兩種文化系統一相接觸，中國遂吃虧甚大，初則不服，繼則默認，終放棄自己所有之一切，追隨歐美文明而模倣之。此種巨變實由鴉片之戰開其端，吾人不能不以此爲中國畫時代之戰爭。故另闢專章以說明焉，是爲鴉片戰役。

第一節 西力東漸

中西奴主之倒轉，雖自鴉片戰役起，而中西發生關係之時代，則自東漢已開始。自蒙古統一亞細亞，東西兩洋之交通日便，而交涉亦日繁，黑海沿岸之克里米亞半島，君士坦丁堡等爲重要貿易場。及公元一三四〇年（元順帝時）頃土耳其帝國興，握黑海航海權，於是赴東洋者必另尋新航路。且當蒙古時遠遊東方之旅客，頻言支那印度之富庶，及日本人之多金銀珠玉，歐洲人士

，聞之注意東方者漸多。及創興羅針盤，歐人勇敢冒險之志，風靡一世，乃陸續航遊東洋，就中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吉利四國，以臨海故，長於駕駛術，故較諸國，獨着先鞭。就中英國與吾國之交涉最影響於世運，此外有帝俄者亦由西北大陸上逐漸東下，與東亞各國發生交涉，遂使無風無浪之太平洋從此不太平，終發生一九三七年開始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十九世紀西方東漸實爲一遠因也。茲一述二國與東亞之交涉如次；

其一 帖木兒後之中亞形勢及莫臥兒帝國之盛衰

成吉思汗於西亞所建之察合台，伊兒，欽察三汗國，就中尤以察合台汗於公元一三五九年（元順帝十九年）已成分崩之勢，此時有蒙古疎族帖木兒者，乘機崛起，平定中央亞細亞，莫都撒馬爾罕，欲襲成吉思汗遺志，再統一世界，遂以武功威震西亞東歐。方欲乘勢東下伐明，至訛打兒（今蘇聯塔什干北阿姆河畔）病死，時公元一四〇五年（明太宗永樂三年）也。末子沙合魯繼位。

沙合魯數傳至公元一五〇二年（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回教薩費王家建波斯國；一五一五年（明武宗正德十年）有昔班疎族義爾巴士者建基華汗國。帖木兒後裔則退至阿富汗而謀向印度發展，及公元一五二八年（明世宗嘉靖七年）帖木兒後裔曰拜兒者陷印度德里，滅阿富汗人所建之路提土

家，又征服近傍之喇諦善特種族，遂建立一大阿富汗國，及白拜兒死，子福馬融立，其弟卡姆蘭叛於北境，未几平，再侵印度，福馬融死，子亞克 嗣，都阿固拉（今德里之東南）、與喇提善特族之諸侯通婚，並免非回教人之稅，乃得印度溫都教人之援助，以征服阿富汗人所建之諸回教國，於是阿母河以南，賓都耶山以北，乃有莫臥兒帝國興焉。又經三代印度全土，悉歸莫臥兒帝國版圖，然衰北亦啓於此時，至公元一七〇七年（康熙四十六年），各地紛紛獨立，一七三八年有波斯人那的兒者遂侵入莫臥兒帝國，大肆掠奪，莫臥兒帝防戰不利，遂請和親。當是時莫臥兒內憂外患，一時並至，英人乘之，遂定侵略印度之策。

其二、英人侵略印度之概況

公元一四九八年（明孝宗弘治十一年）葡萄牙人首至印度，以臥亞（果阿）為根據地；公元一六〇二年（明神宗萬曆三十年）荷蘭人繼至設東印度商會，取葡人之勢力而代之；時英人於公元一五八八年方破西班牙葡萄牙海軍未久，故亦向東遠航，於公元一六〇〇年創設東印度商會，戰勝葡人，漸為溫都教徒所尊信。迄公元一六三九年（明崇禎十二年）以馬德拉斯為根據，西於孟買，東於加爾各答，俱開商館以營貿易。英人鑑於葡人覆轍，而不先侵略土地。然印度自有摩索大同盟以來，擾亂相踵，英商務大損，東印度公司遂於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決議佔據土地，

以圖保安，是實爲英人侵略印度之濫觴也。未幾與法人之交涉起。

法人於公元一六〇四年（明萬曆三十二年）始設印度商會，以從事遠東貿易。法於印度之根據地與英人之根據地相距甚近，故競爭甚烈。且當時英法於歐洲正有戰爭，兩國於殖民地亦屢生齟齬，計自公元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起，至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止，英人卒收最後勝利，取法人而代之，悉爲東印度商會一書記克雷飛之功也。及公元一七六五年改印度知事爲駐印總督，以海士固清爲首任總督，至公元一八〇四年（嘉慶九年）德里之莫臥兒帝全仰英國保護；（公元一八五七年咸豐七年莫臥兒帝國亡，自亞克八建國凡三〇二年），英人乃爲印度之主權者云。

其三、俄人之東侵西伯利亞及中亞

A、東下被阻

當葡人荷人以下諸海國，南方航行東洋之時，其間俄羅斯崛起於北方（詳情見第三篇第五章）。公元一五八〇年（明萬曆八年）有哥薩克首領換馬克爾者，破悉峯兒汗國之克邱姆汗（一譯庫爾汗）略西伯利亞地，獻之於伊凡四世。以後不斷東進，至一六一八年（明萬曆四十六年）於葉尼塞河畔建城堡，後十年又於上東古斯科河畔築堡壘，其地之俄士恰克通古斯族漸服其衆。

配。公元一六四三年以後乃沿黑龍江漸侵滿洲北部，時清軍方有事於南方，不遑北顧，北滿守兵屢爲哥薩克所敗。

聖祖既平吳三桂，下台灣，南方略定，乃欲攘哥薩克，增置墨爾根，齊齊哈爾（今黑龍江省會）守備兵。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遣彭春率水陸兵一萬五千人，攻哥薩克兵於雅克薩城，陷之。未爲幾哥薩克兵所恢復。聖祖遂介荷蘭人致書俄羅斯，請定邊境。俄帝彼得一世允之，遣使費羅多羅，聖祖亦命索額圖偕天主教徒徐日昇，張誠赴色楞格河岸與之會。是時準噶爾部方與喀爾喀部構兵，外蒙古大擾，乃自中途而還，更會於厄布楚，議定疆界，吾國公使，護衛兵頗多，且以天主教徒相持甚厲，費羅多羅不能與爭，乃以外興安嶺以南地，悉歸吾國，時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也。聖祖新於黑龍江沿岸置屯田兵，以嚴守備，俄羅斯遂不能由黑龍江方面南下。

B、再事南下

中亞基華汗國原屬布哈拉汗，及其獨立，兩汗國各不相容，乃時啓爭端。公元一六九〇年（康熙中）基華汗連敗，乃屢遣使於俄求保護。時彼得一世方逐其姊而親政，聞阿母河畔及其上流葉爾羌附近多蘆金沙，夙抱南下之志，至是即應其請，於公元一七一四年以來（康熙五十三年）

屢出兵基華，使人偵察中央亞細亞。已而基華汗國疑俄人有陰謀，遂襲之。殲俄人頗衆。顧當時俄以侵略波斯軍事方殷，遂不能征基華汗。

伊犁西北錫爾河東北各地，當公元一七三〇年前後，實爲吉利吉斯族之窟宅，以後衛拉部及準噶爾部振勢伊犁，吉利吉斯族被逐，乃離故土而徙於錫爾河下游，以至烏拉爾河之間。公元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始仰俄人保護。當時吉利吉斯族，分大中小三部，最西之小吉利吉斯部先服俄國，尋中吉利吉斯部亦降俄，乃次第築鄂木斯克，烏拉爾斯克，奧倫堡等新城堡，以統御邊民。吉利吉斯族本游牧之民，故時或南徙基華汗或浩罕境內，以是俄與二國常有邊境糾紛，及中亞各國勢力不振，則俄國乘機南下，滅之而收入俄之版圖焉。

其四、英人逕叩中國之關門

當英人於公元一八〇四年收印度於已勢力範圍之內時，適爲英人工業革命完成時期。拿破崙二世，不明歷史潮流之急變，仍以英國爲敵，遂於一八一四——一五兩年一敗塗地，而被英人流放於大西洋聖海勒拿島以終。英人即以戰勝之勢，由印度再向遠東發展，遂與中國滿清政府屢起交涉，英人最初之目的，亦不過求吾允許通商而已。

西洋人正以兼大野心來叩吾國關門，而吾國卻無心接待彼輩。西方世界正在日新月異遂日進

步之中，而吾國尚以故步自封之心理，度着古老之生活。英國不問中國人對彼如何卑視，不斷以物質賄買中國官吏，希冀得中國皇帝允許其通商。不過英人所向國人通商之貨物，係鴉片病種之鴉片，故滿清政府毅然限制其貿易。於是中英鴉片戰役以起。

第二節中英鴉片戰役概況

鴉片戰役其範圍雖小，然將兩事顯明暴露於歷史上焉，其一為英國極不人道之經商行為，其二為滿清政府之內容如何是也。

其一 戰役起因

英商以前在廣東大賣罉片於中國，國人嗜之。且鴉片之為物，吸後精神油然煥發，如夢遊仙境，有無窮愉快，雖為天下第一解消憂之具，然因壞血損神，使人羸弱墮落，清廷嚴禁輸入，此國家當然之處置也。然除牟利外無正義人道之英人，更不守其禁令，由印度方面將鴉片踴躍輸運而來，售與國人。中國不能漠視，乃將所有沒收之鴉片數萬箱焚燬，以示懲戒。英人對此事毫不介意，依然以其非人道之不法行為，公然輸入。新任廣東總督林則徐以強硬態度臨之，將英商藏匿之鴉片二萬餘箱沒收燒毀，且禁止其通商。於是英國領事約翰義律以下英人大憤，悉退至廈門，乘軍艦三隻入廣東，要求恢復通商。林則徐嚴拒之。英人以未允所請，大憤，突然發砲沉中

國兵船三隻，既乃遠去港外。若公平觀察以上事實，其是非曲直，不言而喻。倘使中英易地而處，則英國果取如何處置乎？乃以此原因英國竟起征清之軍，時在一八四〇年六月也。英國昔日之侵略史，總之如上所述，常以兵艦大砲其澈不講理之主張而已。

其二、戰役經過

英國陸軍將官伯麥率陸軍一萬五千人，海軍提督喬治義律（約翰義律之姪）率軍艦二十六隻，共向中國進發。義律雖爲領事，然夙抱遠征之志，乃隻身漫遊中國之怪物。在英國侵略之始，雖必須重用此等人物，此亦彼細大不捐之傳統商略向如是也。是年七月英艦封鎖廣東廈門，進而攻路舟山羣島之定海，侵寧波，陷乍浦，義律提督乘勢另率一艦隊欲直搗北京進至白河。清廷聞之，上下失色，乃倉卒商議籌策，佯爲請和，罷林則徐以琦善代之，使至廣東商議。義律提督信之。十二月至廣東要求割讓香港。

然清廷非真有議和之心，乃施其慣用手段，一面以酒色買義律之歡心，其間以皇弟綿璉親王爲大將軍，率兵五萬赴廣東，再復林則徐廣東總督之職，欲使擊退英軍。義律因在廣東旅館，將爲所捕，勉強始得逃歸軍艦之上焉。

於是英國大怒，新任臥烏古將軍爲陸軍司令，復任巴爾克提督爲海軍司令，統率大軍前來。

五月先以一萬陸軍襲擊廣東佔領之，八月更進而攻陷廈門，更屠舟山島之定海，攻陷鎮海寧波等浦等。清國諸將相續戰敗。英軍勢如破竹，乃以該處爲根據地，入揚子江，攻陷吳淞，殲清之驍將陳化成，其間更由本國運到大批之援軍，威勢益盛，七十三隻大艦隊舳舻相接，而溯航揚子江，直向鎮江。惟鎮江爲最樞要之地，清軍亦竭力整頓防禦，兵數亦多，翌一八四二年七月英軍在此地上陸，以一軍當城外之敵，以主力担任攻城，海軍亦在江上掩護之。首先破壞東南岸上之砲台，并焚毀城外之敵營。屯在城外之清兵，以其勢可畏，悉皆逃遁。英軍全部近逼城下，放火箭燒毀城樓，更向火中發射榴彈，欲破壞城門侵入。城將齊慎，海齡，確祥雲等統將，雖竭力奮戰，然英軍亦踐越死屍，衝進城內，奮鬥血戰，縱橫攻擊城兵。城將齊慎身負重傷，海齡燒死，確祥雲投水，餘衆亦皆戰死。此戰英軍死傷約二百名，請軍死傷雖不詳，大抵在數千以上，蓋此戰爲鴉片戰爭中最激烈之戰鬥也。

英軍攻陷鎮江之後，即向南京進發。於是清廷大驚，遂派欽差大臣耆英到南京，與英國全權樸鼎查議和，時在一八四二年，所謂南京條約是也。其結果吾國賠償英國兵費二千六百萬兩，且割讓香港，更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與外國通商，戰爭於是終結。

其三、戰役結果

此戰雖爲局部又局部，小而又小之戰，然中國之紙老虎由此戳破，紙燈籠式之國防，由此失效，而鎖國政策乃由此終止，割地賠款之悲劇遂一再演出。惟國人由此失敗以後，逐漸覺悟，驅釀革命，實行革命，終於今日列於四強之林，亦爲鴉片戰爭之所賜也。

其四、本戰役吾國失敗之原因

A、政府昧於世界大勢

中國人不問任何時代，向以天朝自居，向以文明古國自詡，對其祖民族概以夷狄野蠻民族視之。及至鴉片戰役屢戰屢敗，始予中國人每一人心理上，投一深刻之暗影。即番邦外國不好惹，彼等皆有神人所授之法寶，即不點火自響之榴，不沉之戰艦，中國人無法抵禦，有之亦確有聖母（國人於小說中常引証之）之法寶而已。此爲普通人民之所常談論者也。

然滿清政府之王公大臣，其知識之淺陋，並不下於一般國民，故其始也傲，其終也，曾給外人留下許多可恥可笑之話柄。國人所以致此地步者，乃素犯自大狂之病，不肯虛心聽取中國籍習洋務人員之所言，及其覺悟必須重用熟習洋務人員時，固賢愚不分，一律用之。迄今仍處於非中非洋之渾沌局面中者，亦爲所食鴉片戰後滿清政府王公大臣臨時拘抱佛脚之惡果也。

B、軍備落伍及指揮拙劣

吾國黃帝之能戰勝蚩尤，係以巧妙之戰法及嶄新之武器獲致之；秦始皇之能吞併六國，係以巧妙之政略戰略配合，而以大軍施行閃擊獲致之；漢武帝之能蕩平匈奴開發西域，係以神武騎兵及堅甲強弩獲致之，唐太宗高宗之能平東北定西北，係以巧妙戰術及霹靂砲獲致之；成吉思汗之能雄飛歐亞二洲，係以巧妙戰略，獨創之戰術，有效之堅甲利兵獲致之；滿清之能平定中國之威及四夷，係以巧妙之政略，戰術，戰略，再伴以無畏之紅夷大砲獲致之。

以上六代皆爲武功最大之君主，其成功之法並無二致，即軍備精良，指揮巧妙。今當鴉片戰亂，軍備不及拿破崙，指揮術不及拿破崙，而拿破崙尙敗於英將之手，中國對此戰役之命運如何，亦可知焉。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吾人只要氣不餒志不挫，默學他人之長斯可矣吾於一百零五年後，卒戰勝暴日，豈非鴉片戰失利之後而收獲乎？西哲云「失敗爲成功之母」，信不誣也。

其三宋遼金西夏國境變遷圖



其一五代初期東北形勢圖



口夕已十第史附屬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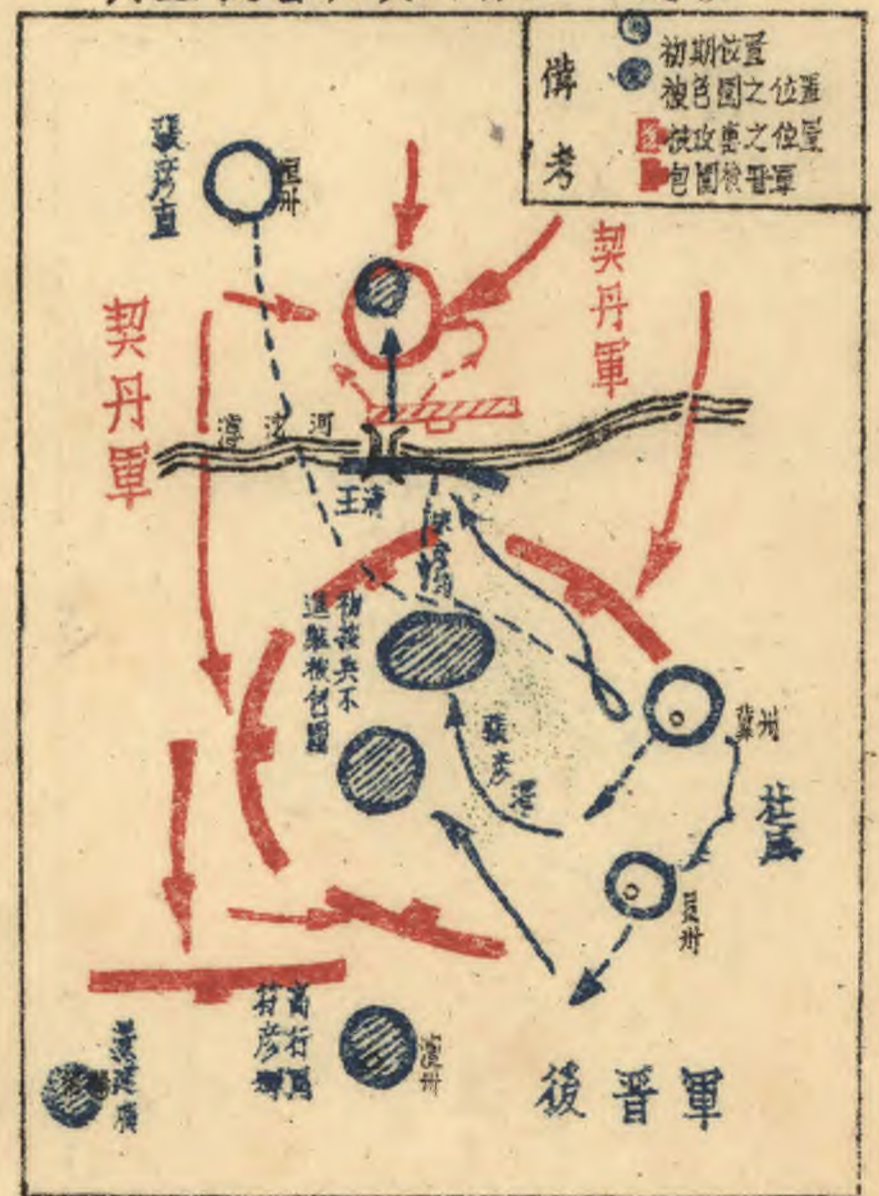
其四岳飛及韓世忠之戰績



乙鄜城及朱仙鎮之役要圖



其二後晉與契丹瀋沱河之戰



其一蒙古之第一回征伐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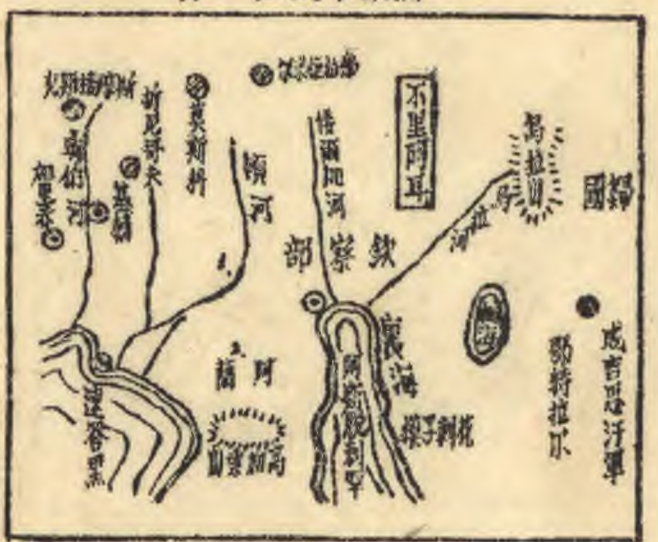
其二蒙古西征前亞洲之形勢



其三征伐中亞西細亞



第一回侵略歐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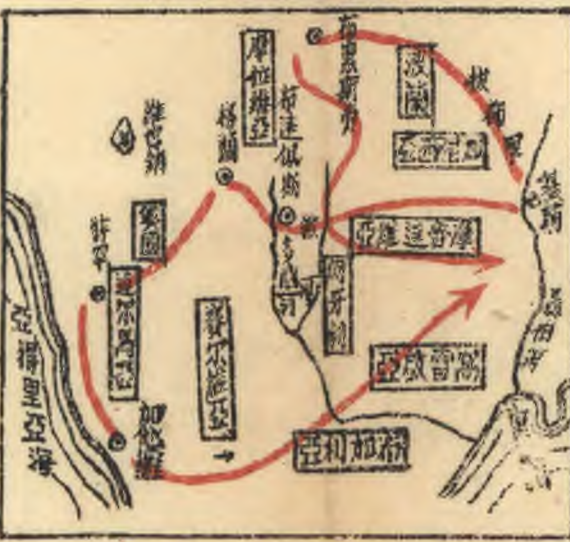
其五第二回征伐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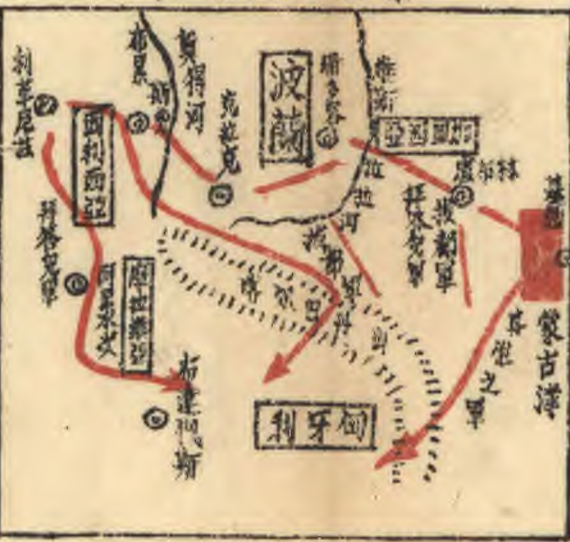
其六侵畧俄國



其八侵略匈牙利



其七侵略波蘭



其九蒙古大帝國



其十元滅南宋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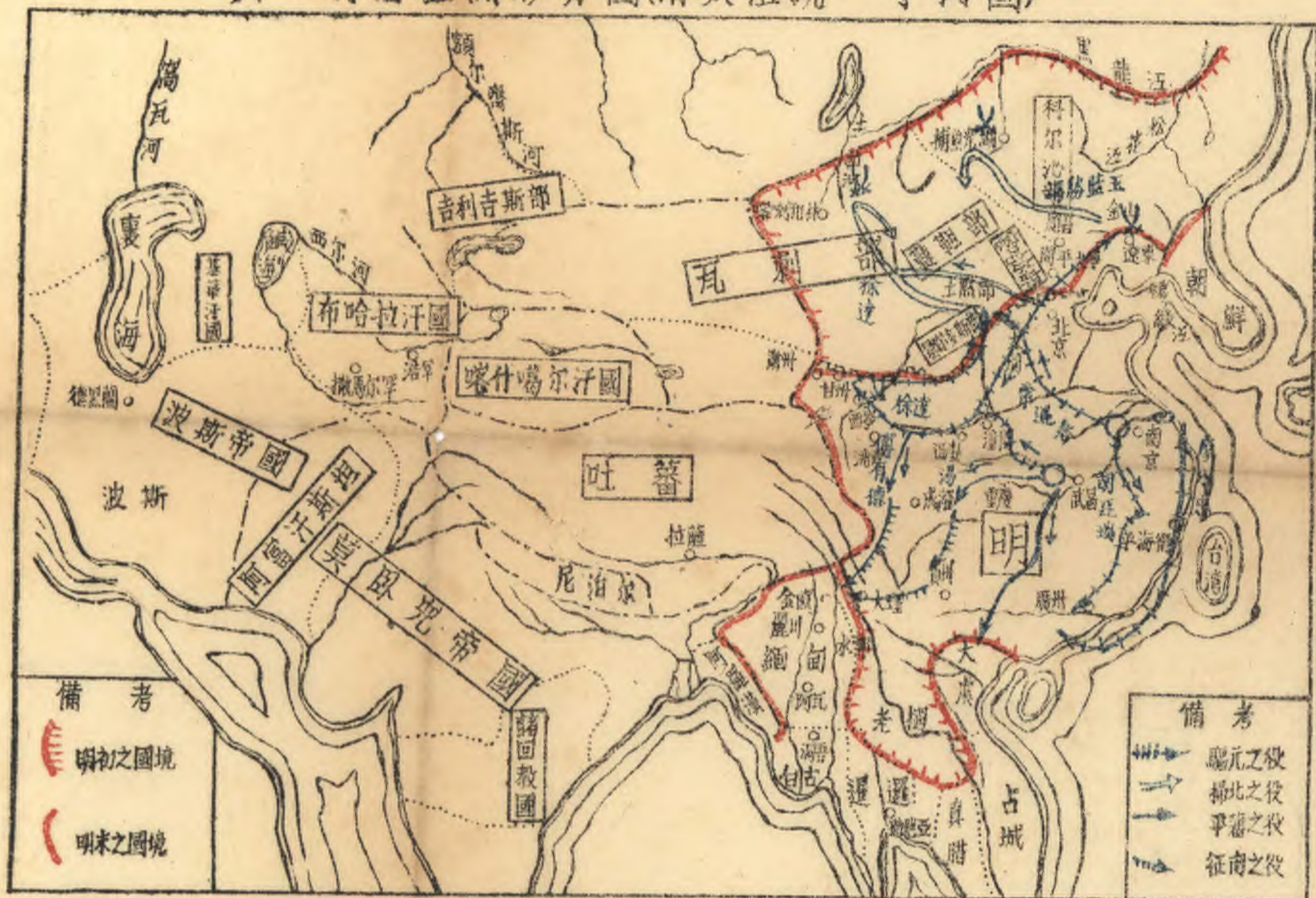
其十一文永之役(元征日本)



其十二弘安之役(元征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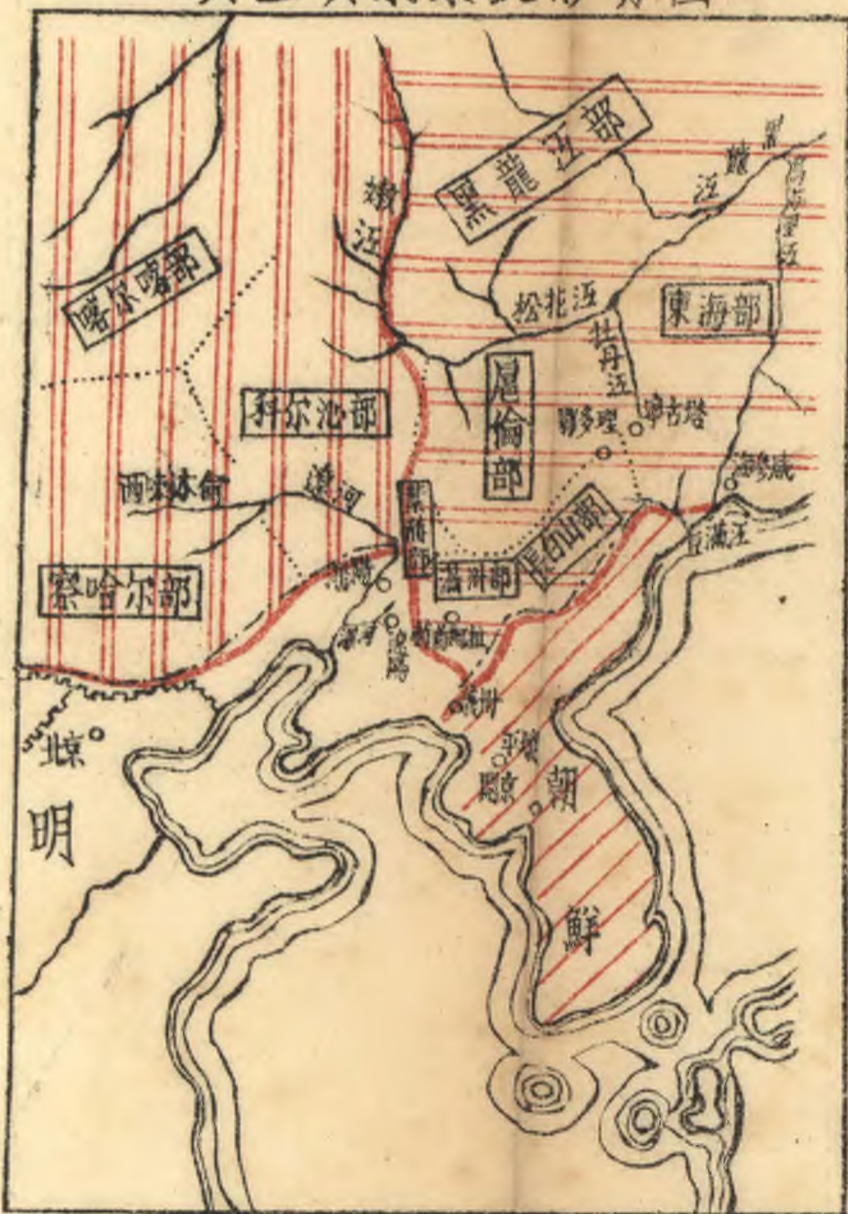


其一明朝亞洲形勢圖(附太祖統一宇內圖)



中外古代戰史附圖第九

其三明末東北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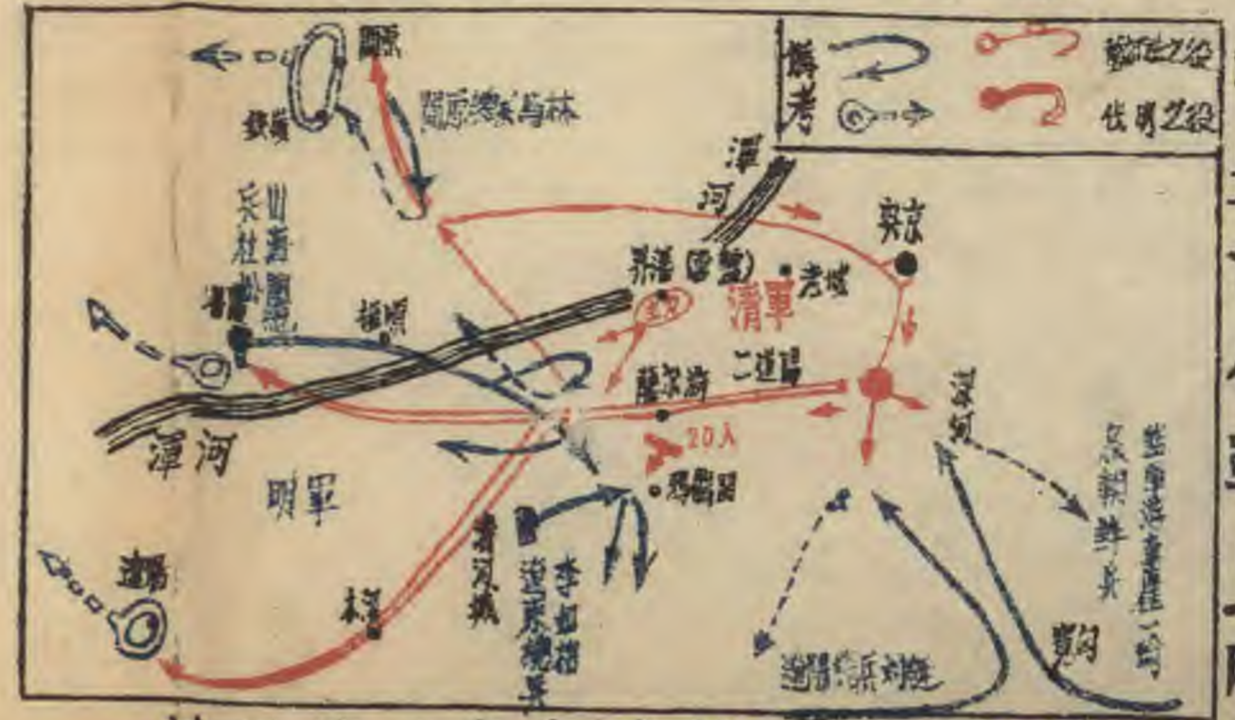
其二戚繼光於福建平倭圖



其三 清朝亞洲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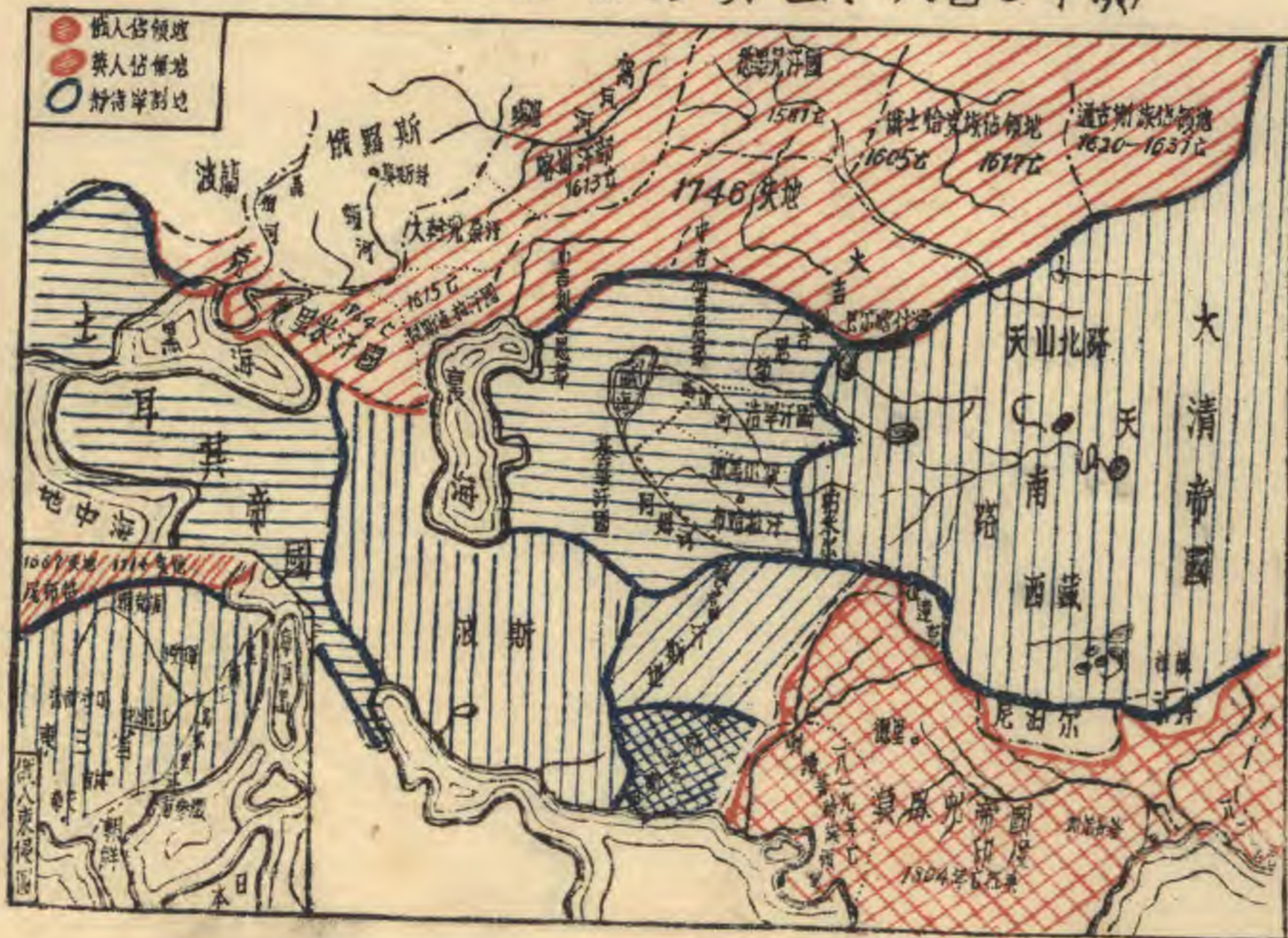
其一 明清薩爾滸之戰



其二 清破李自成於山海關之戰



其四 西力東漸形勢圖(一八四〇年頃)



其五 鴉片戰爭概況圖



其六 鴉片戰前後印度支那形勢圖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4919B

